

旧参  
I 246.4  
W 2.8-2

上海社會真相



網蛛生著

# 人心大變

西神題



旧参

I 246.4

V 2: B-2

著 生 蛛 網

社 會  
小 說

第 三 集

人 心 大 變

民 國 十 七 年 出 版

天 津 市 人 民 圖 書 館  
藏 書 圖 章

中 央 書 店 發 行

藏 書 圖 章

272897

民國十七年夏  
中央書店印行

# 力心大變

## —— 目 回 集 三 第 ——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盪氣回腸幽情懷俊侶 | 飛符調將長跪見親兒 |
| 第二十二回 | 豔妾傷春賢甥充代表 | 女嬃報德介弟出風頭 |
| 第二十三回 | 刮垢磨光評量蒸氣浴 | 伐毛洗髓試演按摩方 |
| 第二十四回 | 玉簫嗚咽樓上舞天魔 | 水戰淋漓人間遊地獄 |
| 第二十五回 | 狠心施毒計斷送蛾眉 | 努力闢蠶叢生開鳥道 |
| 第二十六回 | 撲朔迷離文人充房侍 | 風流放誕名妓罵書生 |
| 第二十七回 | 豔福難銷春痕濃似酒 | 墜歡重拾綺夢暖於雲 |
| 第二十八回 | 血本換貂裘驚心動魄 | 酥胸凝瑞雪盪氣回腸 |
| 第二十九回 | 月影娑婆吳姬入侍  | 韓莊鑿戰名士捐軀  |
| 第三十回  | 計設連環佳人飛玉掌 | 券分真假市僧喪金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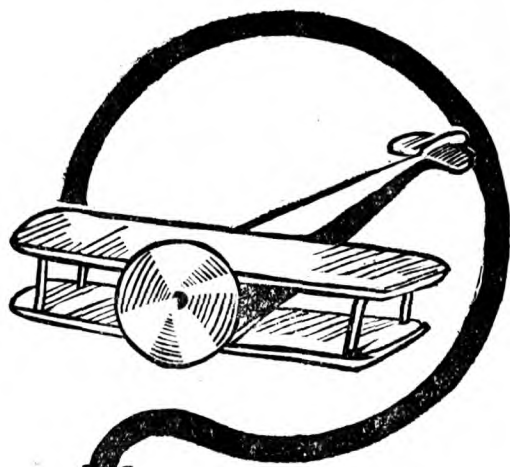
\*\*\*\*\*

\*\*\*\*\*

\*\*\*\*\*







# 飛機牌

是 耐久堅固

本發行所兼辦華洋百貨化妝用品冬夏時貨毛冷織品

絲襪所有之榮譽

上海五馬路石路裕豐襪廠獨家經理

電話中央  
九四八一

# 袁 製 骨 痛 精

董康題

功效 祛風散寒 去濕除痰 止痛活血 舒筋活絡

主治 寒濕凝筋 骨節酸痛 偏正頭暈 腦脊刺痛 邪風感冒 手足拘攣 筋絡牽痛 肩背腰痛

上海英租界西首濟華堂藥房發行

分設 鎮江新街口 蘇州石路中市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函購寄費加一

# 調經 種子 女界寶

婦女年久不育 服之一定種子  
婦女胎養不良 服之養血安胎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 天 下 馳 名

哈蘭士 內服 六零六 藥

治花柳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癩瘰癧疽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半

哈蘭士 外搽 六零六 膏

治梅毒腐爛濕癬癢疥癩脚爛一切皮膚破爛聖品 每盒一元 樣盒二角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總發行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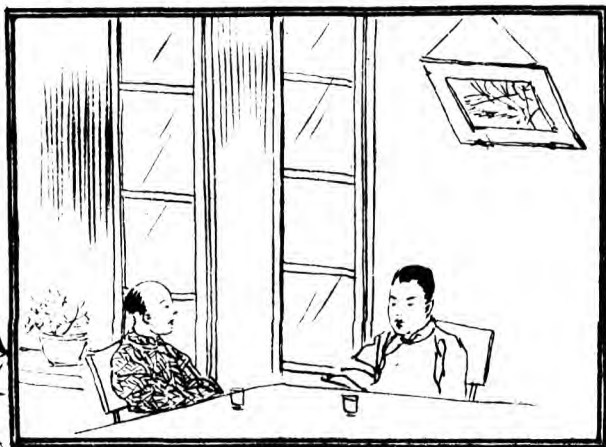
要知社會上有趣消息的：不可不讀福報  
要洞悉種種奇聞秘史的：不可不讀福報  
要明白各界一切黑暗内幕的：不可不讀福報

◎ 因為福報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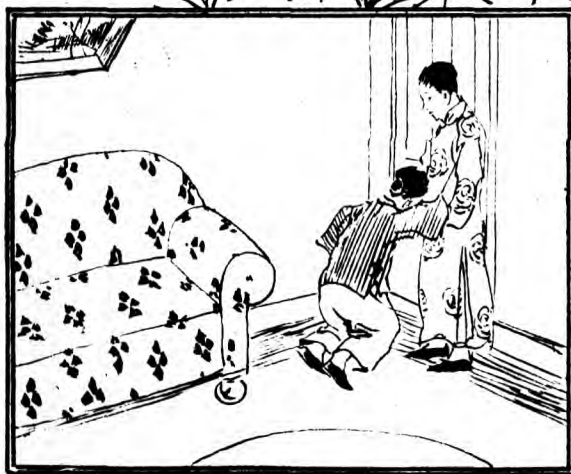
最流行·最精采·最勇敢的三日刊

上海西藏路二馬路口福報館啓

盪氣回腸  
幽情懷俊侶



飛符調將  
長跪見親娘



人心大變 第二十一回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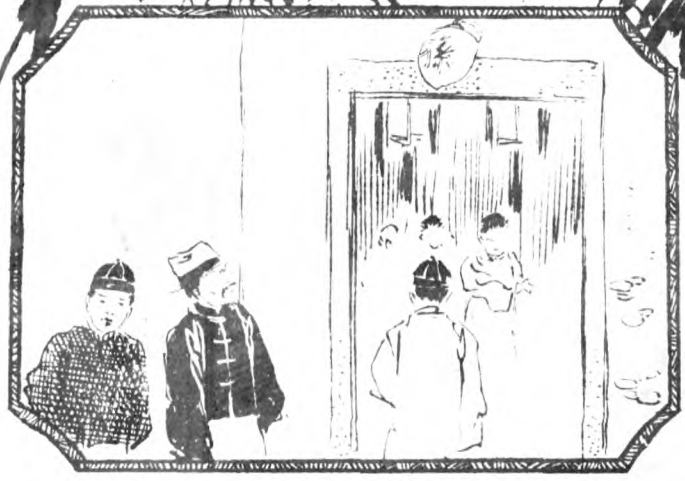
張荻寒繪

人心大變 第二十二回掉圖

張荻寒繪



豔妾傷春 歐陽充代表



女須報德 介弟出風頭

刮垢磨光  
評量蒸氣浴



伐毛洗髓  
試演按摩方

人心大變

第二十三回挿圖

張荻寒繪

人心大變

第二十四回掉國

張敦寒繪

玉簫嗚咽  
樓上舞天魔



水戰淋漓  
人間遊地獄



狼心施毒計  
斷送蛾眉



努力闢蕪叢  
生開烏道

人心大變

第二十五回掉圖

張荻寒繪



人心大變 第二十六回 揮圖

張荻寒繪

撲朔迷離  
文人充房侍



風流放誕  
名妓罵書生

福 豔 難 春 濃 酒  
 似 痕 銷 難



堅 重 綺 暖 雲  
 勸 拾 夢 於

人心大變 第二十七回挿圖

張秋寒繪

# 血本換貂裘驚心動魄

人心大變 第二十八回插圖

張荻寒繪



酥胸凝瑞雪  
盪氣迴腸

月影婆娑  
吳姬入侍



韓莊鏖戰  
名士捐軀

人心大變

第二十九回插圖

張荻寒繪



計設連環  
佳人飛玉掌



券分真假  
市僧喪金錢

社會小說

# 人心大變 第三集

網蛛生著

## 第二十一回 盪氣回腸幽情懷俊侶 飛符調將長跪見親兒

上海有兩位大名鼎鼎的律師。一位叫文漢英，是意大利人。一位叫合華度，是英國人。他們到中國來執行律務，最早所以我們中國社會上的風俗習慣，他們都很瞭解，都很熟悉。尤其是文漢英律師和我們政府裏幾位要人十分接近，和租界上幾位領事非常融洽。並且和一位意大利領事兒女親家。因此他的勢力浩大，在法界裏面算得是個頭兒。腦兒的律師。一件案子經他辦理，有七分勝券。可操那合華度律師呢？資格也很老鍊。法學知識非常精深。公堂上也很有面子。同文漢英兩人好算一對天地牌。再沒有別的律師比得上他們的了。那文漢英公館裏有一位當翻譯的姓秦名珩，表字霖生。此人年紀不滿四十，心細如髮，辦事十分精明。跟文律師辦案已有多年。家產也已積下十多萬。文律師有甚麼重大案子都要請他上堂翻譯。他交游廣闊。上海地方的富商豪賈多半認識霖生。家庭中發生了甚麼分產離婚的事，免不得和霖生商

量霖生介紹給文漢英律師辦理總使當事人滿意而去因此秦霖生的名氣也跟隨着文律師一同響起來了有一天上午十點鐘光景霖生在家裏還沒有起身家人走上樓來通報說有一位牛先生特地來拜訪霖生問道可是那個湖州人牛老七麼家人說不錯聽他說話是湖州口音霖生心想老七來約我無非約我賭錢也許向我借欸決沒有甚麼生意經來請教我於是慢條廝理的穿衣起身洗過臉吃過點心下樓進會客室見了牛老七點一點頭道七兄近來忙得怎樣今天難得你來老七道一點沒有甚麼事今天乘便來望望老哥驚醒老哥好夢很對不起霖生道算甚麼話我本來要起身了當下自有僕役送茶敬烟老七喝了一口茶閉上一閉眼睛半吞半吐的說道文律師這幾天大概很忙霖生道也未見得他辦案子不比別人小案子不接手的他辦一起案子的律費要抵到小律師一年的收入所以別人見他很閑散他的收入正不差咧老七道當然文漢英好算得當今律師中的大王法界裏那個不艷羨他現在我有一件案子要想委托他不知他肯接手不肯接手霖生冷冷的道老兄有甚麼事情委托他老七楞了一楞道我沒有甚麼事情朋友的事要我介紹霖生說誰的



事呀。甚麼案子分家呢。離婚還是錢債案子。老七道不是不是。霖生說難道有甚麼產權。轆不成。老七只管搖頭說不出話來……這時候門外忽又走進一男一女。霖生見男的是老友范純士女的丰度翩翩却不認識。招呼他們坐下一旁。純士便道老哥起身得早。我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來有件事情同老哥商量。我那位親戚密昔司孫她想委托文漢英律師辦一件案子。要請老哥介紹介紹。霖生道甚麼事情呀。純士湊上一步輕輕說道。這位孫太太原籍杭州。娘家姓陳叫玉梅。父母都已過世。兄弟也沒有一個。三年前嫁給這里。闍北姓孫的孫敏齋。做繼室並沒有生養。今年正月裏因為受丈夫的凌虐不堪。苦楚暫避在娘家。現在仍舊想回轉孫家。如果孫家拒絕她。她想委托文漢英律師代表向孫敏齋提出離婚的條件。要求他拿出一筆瞻養費來。老哥。你道可以不可以。霖生道當然可以。不知孫家有多少產業。拿出多少瞻養費。純士道孫敏齋開着好幾處茶葉棧。手裏也有五六十萬銀子。至少要他拿出五萬銀子。瞻養費來。霖生道假使他一錢不肯。拿出那麼孫太太預備多少銀子和他涉訟呢。純士繃着眉頭道。便是這上面為難。孫太太目前景况很窘。要她預備了錢打官司。那



就辦不到。最好費心。老哥同文律師商量一個樹上開花的辦法。如果她進宅不發坐。問題講好多少。律費要她如數取出。進宅不成。拿到多少。瞻養費彼此怎樣一個分拆。不妨預先講明。老哥。你道好辦不好辦。霖生微微搖首道。文律師他就沒有這種樹上開花的辦法……純士默然片晌。霖生又道。這件案子最好讓姓孫的做原告。我們這方面要求上去。要她貼多少。瞻養費較爲順手。純士道。現在姓孫的早把她置之度外。他那里肯先動手。起訴她呢。霖生道。須得想個方法出來。弄得他不得不起訴。才能夠一擊命中。純士道。這個方法從何想起。要請老哥指教。指教讓她做去。霖生笑了笑道。我先要問你。你和孫太太關係。甚麼親誼。純士面上微微紅了一陣。說道。我也不過遠親罷了。霖生道。既然不十分切己。我以爲你也不必管甚麼閑帳。純士站起身來。扯霖生到裏面房間內。密密切切談了一陣。霖生免不得替純士想了一個扼要的方法。純士喜得眉開眼笑。謝了霖生。同玉梅忽忽出門。這裏牛老七尙沒有說出甚麼案情。經霖生問了兩遍。才說和剛才那人說的大同小異。霖生驚着道。也是婦人背夫潛逃了。要回轉。夫家不成。老七道。一點也不錯。霖生蹬足怒罵道。這種淫奔的女子。原情度。

理。箇。直。可。惡。已。極。莫。怪。當。年。朱。買。臣。發。狠。起。來。要。馬。前。潑。水。像。這。種。忘。恩。負。義。的。婦。人。我。以。爲。死。有。餘。辜。丈。夫。決。不。好。再。收。留。她。的。了。……老。七。聽。說。面。上。紅。紅。的。道。這。也。不。可。一。例。而。論。像。我。認。識。的。那。人。事。實。又。是。不。同。……霖。生。道。哦。你。認。識。的。那。人。怎。麼。不。同。你。講。呢。你。講。呢。老。七。只。是。吶。吶。的。說。道。我。那。當。事。人。逃。了。出。去。十。三。年。現。在。捨。不。得。她。親。生。的。骨。肉。一。心。想。回。轉。夫。家。霖。生。笑。道。她。當。初。淫。奔。的。時。候。難。道。就。捨。得。親。生。的。骨。肉。不。成。這。種。藉。口。的。話。我。總。不。要。聽。大。概。那。個。同。逃。的。姘。夫。死。了。或。者。失。戀。了。一。時。感。到。生。活。的。困。難。要。想。回。轉。夫。家。這。種。婦。人。一。言。以。蔽。之。是。淫。賤。成。性。廉。恥。盡。喪。也。是。丈。夫。沒。感。化。父。兄。沒。家。教。放。任。她。到。這。般。地。步。七。兄。你。道。我。的。話。對。不。對。老。七。一。時。接。不。下。口。訕。訕。的。道。理。論。是。不。錯。的。事。實。也。許。不。同。我。那。當。事。人。她。也。有。不。得。不。回。家。的。苦。衷。我。們。總。得。替。她。想。一。個。轉。圜。的。方。法。霖。生。問。道。你。那。當。事。人。究。竟。是。誰。家。裏。有。幾。個。錢。沒。有。事。實。上。辦。得。到。回。宅。不。成。老。七。嚥。了。一。口。涎。沫。道。講。到。她。夫。家。大。大。有。名。上。海。算。得。一。個。首。富。能。否。回。宅。我。們。就。要。研。究。這。個。問。題。霖。生。精。神。一。振。挨。近。老。七。面。前。問。道。你。說。的。究。竟。是。誰。老。七。道。就。是。大。名。鼎鼎。濱。遜。老。四。的。娘。霖。生。吃。了。一。驚。道。濱。生。

老四不是一位富翁麼。老七道不錯。老四的爺原姓席。是沈家螟蛉子。養下老四不多幾年就死的。他夫人一時受人誘惑。逃往日本。當逃亡時。家裏只留兩歲一個小孩。家產不下五六百萬。都是那些鬧熱地方的房產地皮。還有銀行裏許多股票。那時弄得無人管理。公堂上派定席家兩位公正家族做老四保護人。管理這筆財產。現在老四已經成人。長大了。不久將要結婚。他娘新近從日本回來。要回進老四家裏。又恐怕兒子不承認。保護人爲難。所以請律師商量。一個妥善方法。霖生聽得道。原來如此。方法那里會得沒有。濱遜老四的娘有誠意。要辦還是空談。老七道她有誠意。要辦的。請老哥同文漢英律師商量。商量那邊呢。有合華度律師的法律顧問。一旦涉訟。公庭合華度律師必定親自出馬。所以我們要預先佈好了陣圖。才好進攻。霖生付了一回。又問老七道。你老哥怎樣會得認識那個濱遜老四的娘呢。老七吞吐其詞道。我……我認識得久了。霖生又問道。她出身甚麼地方。家裏有親族沒有。怎麼她親族不出面替她想法。要你老哥替她想法呢。老七面上紅紅的說道。不瞞老兄說。那婦人牛氏。便是小弟的胞姊。霖生吃了一驚。站起身來對老七拱拱手道。失言失言。那真對不起老

哥老七訕訕的說道：「那里話來不知者不罪，老哥剛才不知就是家姊，我怎麼好怪老哥呢？」霖生重復坐下，老七一並說道：「令姊既然有意思還宅，也是大道理俗語的。」高千尋落葉歸根，一點不錯，況且兒子已經成年，應該回家享福安坐，而食老七道是呀！我一力勸她回去，況且她年紀已近五十，飄蕩在外邊，總不是事。霖生道：「不知令姊如今可在府上？」老七道：「她在我家裏住下，已有一個多月了。我想不是養她一世的，事總得替她想個老來歸宿的處所。」霖生道：「那麼這樣吧！今天待我同文漢英律師商量好了，明天給你回音。你明天仍舊來找我聽回音，就是老七站起身來說：『總總費心，律費一層……』」霖生打着哈哈道：「你老哥的事講甚麼律費不律費，辦好了這案子再談，就是老七當即別了。霖生自回家去，霖生吃過飯才到文漢英律師公館約略同文漢英講起濱遜老四的案情。文漢英道：「這起案子早有人來同我談過，事實上不容易辦。始初那牛氏逃亡的時候，給她捲去現款一百多萬公堂上曾經登報緝拿，她沒有到案。後來指定兩位公正人保護她的產權，將她的兒子撫養到現在，將要成婚，她怎樣好回宅呢？所以我不願意辦這案子。」霖生道：「只消她親生的兒子要她回家事。」

情也就不難辦的文漢英道她兒子現在已有了知識那里肯認這個淫奔之母呢霖  
生道我自○有方法○弄得老四承認他親娘那時候再請文律師出庭辯護想總有把握  
的○了文律師說○那麼你去辦好了我到必要時候允許你出庭就是霖生非常喜悅回  
到家裏第二天一清早起身在會客間裏專等牛老七……原來那牛老七以前也算  
得湖州南潯地方一個富戶因為不善生計揮霍得太厲害了弄得家門衰落在上  
海地方開支浩大沒有甚麼收入感着生活困難想起一位同胞老姊飄泊在外一時  
心動招留在家裏打算送她到濱遜家中自己便好倚靠倚靠多少有些好處當時先  
托一位友人去和文漢英律師商量文律師回絕了那友人那友人還沒有回答牛老  
七老七又來同霖生商量霖生約他第二天聽回音他喜不自勝第二天十點鐘左右  
又來請教霖生見了霖生便問文律師怎樣意見霖生搖着頭道文律師一口說難辦  
因為公堂有老案可翻况且當時又捲了巨款潛逃曾經通緝過的現在怎好貿貿然  
回去呢老七聽說微微嘆了一口氣霖生又道我的意思辦法也未始沒有只覺太麻  
煩一點老七道我們不管他麻煩不麻煩儘力辦去你道如何霖生忖了一回對老七



悄悄地道：「你如非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佈置，就署了我再同你辦去。」老七聽說，喜逐顏開的道：「那真是神妙不測之機，我一定依照老哥的妙計，做到那時候，再來就教說罷。」辭了霖生，回去隔下一星期，那天晚上十點鐘，光景老七又來見霖生，說一切照老哥的囑咐佈置好了，請老哥同去走一遭。霖生也喜不自勝，跟着老七，徑到歐東旅館三百號房間裏面，已先坐下一位四十多歲，衣服穿得很樸素的婦人。霖生對她灣灣身子道：「這位可就是令姊……濱遜老太太……」老七道：「是家姊，那婦人臉子緋紅着，站起身來，笑向霖生說道：「秦先生，這回有勞你一片苦心，以後我能得有一天好日子過，總不忘記秦先生的。」霖生說：「太太言重了，這算甚麼話？」我同七兄像自己手足一般，七兄有甚麼事，我理應幫忙的。」說着，坐下一旁，見那婦人臉上隱隱有些淚痕。霖生心中非常快慰。此時老七又在隔壁開了個大房間，送他姊姊到隔壁房間坐下。然後先打個電話到濱遜老四公館裏問少爺在家沒有。那邊回說：「少爺不在家，有個朋友約他卡登飯店吃夜飯去了。」老七問道：「可是有個性徐的約他去的？」那邊說：「不錯，是徐三老七搖斷了電話，心中十分愉快，仍回進霖生坐下的房間裏，專候徐三引。」

濱遜老四到來……原來牛老七串通了濱遜老四的朋友徐三。徐三設計約老四吃夜飯，乘間引他到歐東旅館來，讓他們母子會面。這一天，徐三在卡登飯店席上陪老四吃大菜，一盃連盃的威司格酒，勸老四呷。老四呷得半醉，眼望着舞場裏捉對成雙的舞侶，默默地出神。徐三好像懂得他心事似的，陪笑說道：「四弟，明年這時候，你也好同你那周夫人到這裏來跳舞了。」老四笑了一臉，指着舞場裏許多舞侶道：「他們也未見得都是夫妻，儘多朋友和情侶在內。我很想結交一個會得跳舞的。交際之花，每天到這裏來跳舞，却也是一樂。」徐三道：「這樣的女子，我却認識幾個。你喜歡結交明天，我就約她們吃飯，介紹給老弟。」老四心花怒放的說道：「那是很感激老哥。不知面孔生得漂亮不漂亮，願意和我軋朋友不成？」徐三道：「她們面孔生得雖不十分漂亮，一種輕盈的態度，苗條的身段，和那優美的舞藝，算得上海獨一。老弟見了，包要心搖神蕩。咧至於同老弟結交，願意不願意，這也不用說了。像老弟這樣，身家老弟這樣漂亮的臉蛋，她們除非沒有耳朵，沒有眼睛，才不願意結交老弟。否則，惟恐巴結老弟不上呢。」老四聽說心中熱辣辣地非常歡喜。一回兒，見那跳舞場裏電燈都熄滅了，幻作星月交

輝的樣子幽淒的樂聲嗚嗚咽咽好像無數美人在那里啜泣老四眼見隔座一位五十多歲的西洋婦人手攬着一位十七八歲的少年一同去跳舞不覺奇怪起來道徐三你看他們算甚麼呀徐三道他們一對兒好好的是母子西洋風俗兒子引母親到舞場裏來跳舞算得一種孝道我們中國人談不到此母親老了就覺得站在人面前討厭恨不得塞進她棺材裏活埋誰願意引她到這種莊嚴華麗的地方來擁抱着她跳舞其實很應該的母親從小珍寶一般捧大了兒子所爲些甚麼只希望老來要兒子扶養她她年紀大了心境總有些悲傷兒子便應該領她到這種地方來尋尋快樂讓她心境暢快一點忘却了悲傷多活幾年年紀多享幾年清福報答她養育的恩典……老四聽到這裏悠悠地嘆了一口氣徐三又勸他呷了一盃威司格老四覺得心中感着不快眼見他們一對母子十分和悅的舞過了幾回那兒子還把母親嚼不爛的一客牛排向西崽換上一客櫻桃梨來用大菜刀將梨一片片切小了再將櫻桃的核一顆顆剝去了然後送到他母親面前他母親慢慢的嚼吃老四這時候不能忍耐對徐三說道我想回去了你送我回去吧徐三道我送你回去也好只不過我有一位



朋友約在歐東旅館。此刻想去探他。一探最好。請你汽車送我。到旅館略坐一下。老四說也好。會過鈔。一同走出卡登飯店。自有汽車夫迎上。車廂老四吩咐到歐東旅館。停一停。然後回去。汽車夫答應一聲。便開到歐東旅館門口。停下。老四說我在車上等候。你好不好。徐三道你不同。我去恐怕朋友拉住我不放。最好請你陪我進去。使我有了。推托。免得多耽擱時間。老四免不得也跟了。徐三走進歐東旅館。當時徐三不慌不忙。走到三百零一號房門口。推開房門。望了一望。假作驚惶道。咦！我那朋友難道換了。房間不成。說時。眼睛對房間裏坐着的那個婦人。瞟了一眼。那婦人連忙走到門口。對老四望了一眼。說道。四少爺請進來。坐坐。我有一句話。同四少爺講。老四呆了。心中忖着。我不認識她。難道她是我們家裏甚麼女僕。當下免不得走進房間。問道。老媽子。你是誰呀。那婦人還沒有答應。徐三一溜烟閃進隔壁房間。這里那婦人砰的一聲。將房門推上了。然後伸着兩隻索索抖的手。搭在老四肩上。張着一雙淚汪汪的眼睛。對着老四凝視了好一回。才說啊！你長成得這麼大了。你還認識我是誰呀。老四驚慌着道。我不認識你啊。你到底是誰。那婦人忍不住雙膝跪落。眼淚像潮水一般的淌將。

出來。嗚咽着道：兒哪！你不認識我了。我是生養你出來的人。我已十三年沒有見你兒子的面了。想我自己不好。你父親死後，我不能安心扶養你成人。長大受了歹人的誘騙，拋撇了你。好兒子到日本住下十二年，直至去年冬天才回到上海。一心望惦你好兒子，只沒有見面的機會。今天賜我們母子見面，我見了好兒子的面，死也口眼閉得上的了。好兒子啊，你還承認我親娘麼？你承認我娘，我也不想享甚麼福。只求你好兒子當我老媽子，老佣人一樣，賜一口薄粥我喝，我就心滿意的了。假使你不承認我娘，我也不怨恨別的，只怨恨自己命苦。今天便死在你兒子面前，一生就算過去。兒啊！我沒有親手扶養你成人，長大我實在是錯的。死後對不起你父親的，只是今日之下，總要望好兒子看着你娘懷胎十月的苦楚，放一條生路我走走才好……說着，哭得像淚人兒一般。老四這時候驚奇得莫可名狀，只道甚麼甚麼，你是我的娘，你姓甚麼，住那里……那婦人又淒然的說道：我母家姓牛，在湖州南潯地方當初嫁給你父親時，只有二十八歲。那時同在牯嶺避暑，彼此認識了。後來回到上海，就定下親不多幾時，借人家花園裏結了婚。婚後約莫二年光景，就生下你。後來不幸你父親

在你三歲那年去世了。撇下我和你兩人。我那時候自己沒有主意。給家裏那個帳房先生姓汪的迷惑了。同他逃往日本。當離開家裏的那一晚。我還記得你一絲不掛。睡在奶姆床上。兩隻小手圈在頸後。當着枕头。小眼睛閉上了。齣齣地打昏那時。我對奶姆說。你好好照顧他。我出門一星期就回來的。我口中這樣說。心中不由得一陣酸痛。好幾點眼淚滴在你紅蘋果似的面頰上。我想到你面頰上的淚珠乾時。我已離開了上海。你已變了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啊！我當時雖然心硬。出門的那晚。一個身體竟像癱軟似的。後來到了日本。總忘不了你。你那圈在頸後的小手。承受我眼淚的面頰。一閉目就呈現在我面前。使我心痛。使我肉顫。但是到這時候。懊悔已來不及了。要想回來。怎由得你回來。便是哭死在東京。也沒有個人來可憐我。好容易忍恥偷生。到現在那姓汪的過世了。我就收拾收拾。回轉家鄉。一心要來見你。只沒有勇氣來見你兒啊！你年紀大了。有主意了。眼兒我娘這樣悲傷。可好收留了我吧……說畢。對老四拜將下去。老四呆呆地將腦筋裏所留的舊觀念。引證了一回。覺得當時自己雖茫然。不知日後人家的談論。所留在腦筋裏的影象。和那婦人所說的話。兩相吻合。不由

得觸發了一片純摯的天性眼眶裏溢出兩點眼淚口中悠悠地叫出一聲我的媽呀……跪在地下的婦人聽得這一聲又熱烈又純摯的叫喚發狂也似的擁抱着老四下肢老四徐徐伸下手抱她起來兩人伏在沙發裏哭作一團……那時候隔壁房間裏的牛老七同秦霖生徐三都在壁子縫裏偷觀面上露出一種說不出的神情一回兒悲慘似的一回兒忻幸似的直到他們哭止了才圍坐着商量辦法……老四哭罷一陣對他娘說道媽呀兒子總願意同媽回去的只因我家裏有兩位保護人權力很大一切地產房產的契據都在他們手裏媽回去怕他們要反對將來不肯交出這東西來怎生弄法那婦人道兒啊不要緊的他們究屬姓席不能強管我們姓沈的事以前因爲你年輕公堂上舉他們出來保管你的產業現在你已成成人長大了應當自立自己有主權管理產業自己有主意收留母親他們就是反對公堂上只問你願意母親回家不願意你只要說我願意她回去的堂上就不再沒有話說了兒啊！你誠心對我說究竟願意我回家不願意老四伏在她娘懷裏很爽利的回答道我願意的牛氏快樂得甚麼似的替老四掠了一回頭髮又道兒啊那時候事情還沒有弄妥娘不能

跟你回去就在這裏住下等事情弄好了娘跟你回去老四道那麼我去了隔幾天來接娘回家說罷站起身來他娘又找了一塊帕子替老四揩拭了一回眼睛送他到門口那時隔壁房間裏也走出徐三來問老四道這裏面那個婦人是誰呀老四吶吶的回答道是我一位親戚徐三也不多問一徑同他下樓送他回家第二天秦霖生開始替牛氏進行訴訟首由文漢英律師代表牛氏請公堂飭令保護人席二席三兩人交還沈姓遺產席二席三不服請合華度律師提出抗訴不承認牛氏雙方對簿公庭席二席三請公堂翻閱舊案略謂牛氏於其夫死後捲款潛逃貴公堂曾經登報懸賞通緝牛氏始終沒有到案是則原告早已失了尊親屬的資格現在不但沒有顧問遺產的權限並且沒有再回沈姓家中的利益請堂撤銷原案治牛氏遺棄家庭捲款潛逃的罪原告律師道被告律師所說的話和事實不符牛氏失蹤是當初給強盜劫掠遠遁的並沒有別情現在原告從盜窟裏逃回上海當然有歸宗的必要况且被告律師所指的是親告罪保護人不過負保護產業的責任不能離間他們骨肉的情感也不能干涉他們家庭的問題應請堂上注意堂上聽了雙方的話不能判斷只問老四道

你承認你母親不承認老四說承認的堂上又問你要你母親回家不要老四說我要她回家的堂上即判牛氏歸宗所有沈姓產業着保護人交還牛氏同她兒子執管……被告席二席三面相覷只得遵判將沈姓全部產業交還牛氏管理濱遜老四便奉養牛氏在家母子和好無間事後牛氏報答了文漢英律師和秦霖生徐三等好幾萬銀子牛老七見胞姊一朝發跡擁着數百萬財產只因為姊弟情誼不能開口索酬於是免不得仍來求教秦霖生秦霖生笑道你只消如此這般一來包管你一世吃着不盡牛老七快活得拍腿而起道准依老哥的計劃做去正是

律士胸中皆妙略 秋娘膝下有黃金

不知秦霖生又想出甚麼計劃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豔妾傷春賢甥充代表 女孃報德介弟出風頭

牛老七依了秦霖生的計劃在胞姊濱遜老太太面前一片花言巧語說得濱遜老太太心動拿出一張道契給牛老七說道這是大馬路逢安里房屋的道契這幾幢房屋要算上海最名貴的產業價值總在五十萬兩銀子左右你拿去向銀行裏抵押了三



十萬元。做去。就是。我年。紀。老。了。管。不。得。許。多。麻。煩。的。事。由。你。全。權。辦。理。好。了。牛。老。七。堆。下。笑。臉。雙。手。接。着。道。契。謝。了。又。謝。走。出。濱。遜。家。裏。又。往。秦。霖。生。的。住。宅。見。了。霖。生。告。知。情。形。就。將。道。契。呈。上。霖。生。見。已。成。事。也。喜。不。自。勝。就。將。一。紙。道。契。向。華。國。銀。行。抵。押。三。十。萬。元。現。銀。拿。了。三。十。萬。元。現。銀。往。見。華。業。公。司。總。理。金。太。太。細。說。一。番。就。把。那。華。業。公。司。開。辦。的。繁。華。世。界。遊。戲。場。收。買。下。來。不。久。雙。方。交。割。清。楚。窮。愁。潦。倒。的。牛。老。七。居。然。做。起。繁。華。世。界。的。總。經。理。來。了。這。也。是。牛。老。七。祖。宗。積。德。生。下。這。樣。有。福。分。的。女。兒。嫁。給。上。海。這。麼。大。的。富。翁。挑。發。了。牛。老。七。也。享。受。這。樣。裙。帶。上。的。福。分。所。以。『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話。古。人。竟。說。得。一。點。不。錯。只。是。那。繁。華。世。界。怎。肯。讓。給。人。家。開。的。呢。其。中。也。有。一。段。歷。史。當。二。十。年。前。上。海。地。方。只。有。戲。院。妓。寮。沒。有。甚。麼。叫。做。遊。戲。場。遊。戲。場。三。字。產。生。在。金。義。山。汪。初。益。兩。個。人。手。裏。當。初。上。海。地。方。的。金。義。山。汪。初。益。彷彿。撲。克。牌。裏。的。(A)和(K)資。格。再。老。沒。有。的。了。那。金。義。山。向。在。大。馬。路。一。家。賣。買。地。產。房。屋。的。營。利。公。司。裏。當。經。理。他。怎。樣。起。家。的。呢。全。憑。着。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既。非。富。商。又。非。紳。士。是。徐。家。匯。那。里。鄉。下。地。方。一。個。保。甲。那。個。保。甲。叫。做。周。大。年。紀。不。滿。三。十。

記憶力十分強健。他在徐家匯北新涇一帶團方數十里之內能夠記得清地皮的區畝地主的姓名道契的有沒有因此人家都叫他做『地屁蟲』他自己也誇口說我彷彿在地皮裏鑽過似的。這數十里內地勢的高低泥土的鬆實我都有數然而他有了這樣的學問經驗有甚麼用處呢在沒有認識金義山以前當真沒有用處一認識了金義山就相得益彰起來。周大只把那里鄉下人家遺失了道契沒有憑據的地皮暗中報告給金義山知道。金義山暗暗去踏勘了一回然後假造一張道契串出一位地主來將這塊地皮出賣那原有的地主不服雙方涉訟公堂總是有道契的勝利那原有的地主只好倒賠訟費將歷代相傳的地皮雙手讓給人家。金義山就在這上面毫不費力的侵占了人家百十畝地皮居然面團團作富家翁了。其時上海雖未光復市面早已興盛。金義山合了汪初益在大馬路繁盛地方開一處小規模的遊戲場取名就叫『雲外樓』。內部百戲雜陳笙歌齊奏引得上海人士遊興勃發。雲外樓頭每天總是塞得水洩不通。不到半年賺下好幾萬銀子。那金義山居心不良見事業發達就將汪初益排除出外。汪初益的股份由義山全數收買了去。從此汪初益英雄無用。



武之地。只在外邊找尋地點。要想另樹一幟。事有湊巧。上海有兩個白相人。趙五六。新近在公園旁邊租下三四畝地皮。向地主訂下合同。也預備起造遊戲場。無如趙五六。王六沒有資本。股份。又一時招不到。因此情願將一紙合同讓給汪初益。初益正求諸不得執了。這紙合同招股開辦。這消息。又給金義山知道了。大起恐慌。向初益情願意加入。兩人合資組織。初益不念舊惡。允許了。義山資本十萬元。各認五萬。權利兩人平分。自從開幕以後。生涯十分發達。每天有人滿之患。大約一個月內。能夠淨賺兩萬塊錢。汪初益和金義山十分歡心。誰知不到一年。義山禍事臨頭。僞造了一張道契。侵占人家的地皮。不料雙方涉訟開審的當兒。那原地主忽然呈上一紙原有的道契。堂上比較之下。真僞立辨。擬科金義山僞造私文書罪。金義山急得無路可走。將所有家資四出運動。化了好幾萬銀子。要想彌補。只彌補不來。心中一急。就此嗚呼哀哉。義山死後。遺有一妻兩妾。沒有兒子。只就兩個女兒。正室妻子懦弱之輩。素來不大露面。只有義山第一個愛妾王氏。十分能幹。王氏十年前是堂子裏一位倌人。在清和坊。應徵名叫舊時燕老六。義山化五千塊錢娶了回來。替她起個芳名。喚做家珍。交際場中帶

進帶出人家稱呼她嫂夫人。義山也總說是內子。內人差不多當她正室。一般自從義山死後，他愛妾王氏恐怕族中人出來爭奪產業，先發制人，嗣立了夫弟禮山一個兒子替他攀親上學，取個學名叫做文麟。文麟年紀那時不過十四五歲，王氏便同汪初益商量要把文麟頂替父職，加入繁華世界董事會開會時候，一同列席參議。汪初益不肯允承，說文麟是個小孩子，怎樣可以參預重要的會議？王氏很不以為然的說道：「不錯，文麟是小孩子，不能列席，那麼我年紀大了，我來列席，你怎樣說法？」初益默然不答。過得幾天，公司開董事會，上午就在文明廳上擺起長方形的大菜臺，鋪着雪白耀眼的臺毯。董事監察總共有十二位，絡繹而至不少一人。汪初益董事長也老早光臨，只少了一個金義山。金義山本來也是董事長，和汪初益分權並立的。向例開會，董事長並肩坐着首座，十二位董事監察團圍坐下。這一天因為大家曉得金義山早已過世，會場上那位茶房就少擺一張椅子，在首座成了一個獨座。汪初益見了，說不對，你只管依照向例陳設，就是我自己有道。理茶房遵命添上一張椅子。初益坐了個上首，正待開議外邊闖進一個澹裝素服的婦人來，就在簽名簿上寫着金王家珍的名字，寫

罷老實不客氣坐下。汪初益一並許多董事、監察等，望着好像一對夫婦，大家掩着口笑。金王家珍雖則妓女出身，在男人身後坐慣的，然而到此地步也覺得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羞慙起來。那時汪初益倏地站起身來，發言道：「今天開董事會，很鄭重，很莊嚴的所有議案，關係公司大局，決不是同堂子裏吃花酒一樣尋开心的事，所以婦人坐在旁邊像叫的堂唱一般，究竟相宜不相宜，請諸君先行解決這個問題才好開議……各位董事、監察聽說大家一闋的笑了起來，弄得金王家珍再忍不住，登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站了起來，說道：「初益，你同我丈夫是好朋友，我丈夫死後，你不該欺侮我。我堂子裏出身，大家曉得的，你今日之下，不該刺我的心，揭我的痛疤，你不容我列席，我也不一定要列席的，就是我脫離這個繁華世界也餓不煞的，隨你怎樣處置我好了。」說着走出坐位，另外叫茶房端張椅子遠遠地坐在一旁。汪初益陪笑的叫聲：「嫂嫂，你不用生氣，我和你們義山生前至好，怎敢欺侮你，只不過今天你嫂嫂莽莽撞撞出席坐在我一並，總覺得不很雅觀，使我不得不發表這層意思……各位董事大家胡着調說不錯，不錯，男女雜坐不雅觀的，況且金太太是個單身了，瓜田李下，總須

自避嫌疑才好……金王家珍聽說只氣得眼淚直進汪初益又道我們開議的事其實沒有甚麼隱情無非爲公司想方法替股東爭權利都是至公無私的事你嫂嫂可以放一百個心無須顧問得假使你嫂嫂不放心的話我們再定妥善辦法說罷就將各項預定的議案逐條開議議到結末初益又臨時提出一條議案來請衆討論就是抬高公司本身的價值公司十萬元資本拾作十六萬元每股一百元的現在值一百六十元如有人要出賣我們公司裏也不妨收買如果公司裏不願意收買我個人來收買……自從這個問題發表後一般董事爲自己利益起見當然一致贊成宣付表決那時金王家珍站起身來發言道既然這樣我名下五百股股票願買給汪先生汪先生要不要初益道當然要的五百股股票依照議案申作八萬塊錢嫂嫂如果不放心我們不願意同我們合作我們免不得償還嫂嫂八萬塊錢金王家珍想了一念道好我就賣了罷初益道嫂嫂願意賣掉就是淨賺三萬塊錢何樂而不爲呢像我同幾位董事監察也有五百股就沒人收買了那里去賺三萬塊錢金王家珍道這種話說他則甚你們靠山喫山靠水喝水將來發財就在眼前初益冷笑道我們這種冒

險的財不願意發你嫂嫂有意思我們儘管讓嫂嫂發財我們只願意太太平平賺三萬塊錢就算了金王家珍轉了一念說道汪先生你說的話算數不算數我給你們八萬塊錢一人獨開也辦得到的你們不用小覷我是個窮寡婦初益笑道那里敢小覷嫂嫂嫂嫂有意思一人獨開只消給我八萬塊錢我們就滾蛋給你看看大丈夫說話一句那里會得不算數呢……金王家珍接着斬釘截鐵的說道說話一句今天議場上衆位都聽得的我姓金的情願拿出八萬塊錢給姓汪的繁華世界全部就算我姓金的了……衆位都說聽得聽得你給我們八萬塊錢馬上讓位……汪初益道但須有個期限在幾天以內交割清楚……金王家珍道限我一個月內交割清楚就是初益等大家贊成在會議簿上列入一條議案各人簽下字然後散席金王家珍回到家裏檢點檢點義山的遺款不過三萬塊錢便是首飾衣服一起在內也湊不到八萬塊錢心裏急得甚麼似的邀同了夫弟禮山外甥章大塊頭等商議善策只沒有路走時光很快忽忽已將匝月金王家珍是個好勝的婦人那里肯坍這樣的臺她就顧不得甚麼將自己住下的一座洋房出賣給教會裏一個外國人那教會裏的外國人買了這



座房子是開辦學校的倒也爽爽快快了。她八萬塊錢金王家珍就將這筆錢如數交給汪初益。汪初益驚出意外只好收集五百股股票交給金王家珍自己退出繁華世界往北京天津找尋地點開闢遊戲場去。這里金王家珍一人獨開了繁華世界只弄得像滿盤的蟹無從着手姑且請出夫弟禮山同外甥章大塊頭經理其事。那個章大塊頭寧波人一向唱唱新戲的那里懂得甚麼遊戲事業對有內部一切計劃正是湯罐裏爇鴨獨出一張嘴他更有一種特性金錢出入無論多少計算不清他往往在店鋪上買東西買三毛錢東西給人家一塊錢人家找他五毛錢他拿了就走這樣子一個糊塗蛋當了經理那繁華世界的發達也就可想而知當下不到半年內部就起了糾紛金禮山同章大塊頭爭權奪利鬧得章大塊頭頭暈腦脹幸虧金王家珍有特別權利給外甥享受外甥看兩位舅母面上也就勞而無怨有時章大塊頭甩紗帽起來摸着道地寧波白說阿拉不幹阿拉不幹金王家珍就叫義山遺下的第二個姨太太翠兒去安慰外甥只消一陣溫言軟語便能使章大塊頭笑得眼睛一條直線似的答應着幹幹原來女子定做是男子的興奮劑尤其是金義山生前有先見之明曉

得身後夫人要獨開繁華世界非得外甥出力不行所以預先娶下一位口齒伶俐眉目清秀的姨太太留給外甥享用做外甥的興奮劑像義山這樣的人真好算得有深謀遠慮的了他外甥章大塊頭呢也能夠體貼人情以身報德見小舅母孀居孤寂就奉養在自己家裏當她甚麼看待作者不知其細總之也是人倫之變：再說那從前失望而去的汪初益到天津北京走了一批覺得內地地方市面總沒有上海來得發達遊戲場只有上海好開因此回到上海來向南潯一位富商張石名租了八仙橋那里好幾畝地皮大規模的開起遊戲場來就叫大千世界開幕以後生涯超過繁華世界好幾倍門口天天總是人山人海湧擠不開這時候繁華世界的老板娘金王家珍免不得見了眼紅同外甥章大塊頭商量要想出個方法來抵制大千世界章大塊頭道方法沒有甚麼好想除非擴充地位在對面租下同樣大小的地皮造成一個西部出入從地底打過一條地道這倒是一種創舉金王家珍聽得動心計劃了好幾天就此開始招股動工建築誰知那西部的地皮是上海巨富申麻皮的其他都肯租借只有沿馬路一家紙烟店的門面不肯租借並非是申家不肯租借因為這幾幢房屋



早已租給一家開外國旅館的大公司裏。那公司裏租了預備開大旅館，不願意轉借給繁華世界。於是金王家珍無法可想，自己去同申家老太太商量。那老太太倒是個忠厚之輩，說我們已經租出了，實在再沒有主權出租。除非要等那外國人的合同年滿了才好。再同金太太訂立合同，或者請金太太同那外國人說通了，把老合同來掉換新合同去，也辦得到。金王家珍見沒有話說，也就退了出來。同外甥等想出了一個挖空心思的辦法。有一天金王家珍去見申老太太，說地皮的事已同那個外國人說通了，請你們訂好了新合同，送到你們常年律師事務所裏去簽字。簽好字，外國人自會送老合同給你們的。申老太太聽說一點不疑，雙方議妥了租金年月，寫好合同。當真同往律師事務所去簽字。律師簽下字，擱在桌子上。那時金王家珍的外甥奔來說：外國人不消片刻，就要將老合同送來了。申老太太同金王家珍一起等候。在律師事務所裏等下好久，一回只見來。那時候申家的賬房先生等也走來講話。章大塊頭趁人多眼花的當兒，將合同看了一遍，向那律師道：這紙合同可是給我們的律師說是的？章大塊頭道：請你給個信封，我套一套律師當真把一個信封給章大塊頭章。

大塊頭就將合同塞在信封裏面。乘人不備，對金王家珍袋裏一塞。金王家珍推托小遺溜之乎也。申老太太又等下好久，一回只不見外國人到來，心中不耐煩，向律師索了合同，要想回去。律師四處找尋不見，申老太太問章大塊頭，章大塊頭推說律師親自交給金太太的。律師說：「我何嘗交給她呢？」章大塊頭道：「我親眼見你交給他的，你還加上一個信封。」律師知己上當，一面打電話叫外國人來，那外國人也說沒有退租的事。當下由律師出面向外國人，和解除容易，取銷這紙老合同。一邊金王家珍半搶似的搶到了一紙合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興工建築起來。等到建築完備，股份始終招不滿十萬，化費倒化費了二十多萬，弄得負債累累，一蹶不振，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寧波人，開藥材店的，姓戈，叫做芹元，請他做經理。墊款他接手辦理之後，專權行政，獨斷獨行。一方面串通了債權，向公司索債；一方面重利盤剝公司，不到二年，戈芹元聲稱墊款十萬元，誰要做經理，誰拿出十萬塊錢來。我情願讓他金王家珍，見不是事，另外又找到一個姓伍的，叫雪古，那伍雪古也是上海混混的人，出身是個米行小夥計。後來讀了一本拍拉麥進一家香烟公司裏當翻譯。此人生性聰敏，作事勤懇，頭腦也

十分清楚而且富有新思想自從進香烟公司很得大板的信仰漸次升到華經理那香烟公司的資本却也不小有一千多萬在上海算得一家大商家當時金王家珍托外甥章大塊頭在一家總會裏和伍雪古商量要將繁華世界全部抵押在香烟公司裏至少三十萬塊錢伍雪古細細一計劃覺得中國遊戲事業還可以辦就是不賺錢不拆本香烟公司借這樣熱鬧地方做個廣告場所收效也一定很大於是回去同外國大板商量了一下便答應章大塊頭願意墊款三十萬元作為暫時抵押如其將來有人拿出三十萬元我們公司裏就全部奉讓章大塊頭十分喜悅雙方訂下合同便將戈芹元墊款還清請他走路從此伍雪古來當經理伍雪古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青年當將繁華世界內部整頓了一回生意倒也蒸蒸日上好算得繁華世界的一個中興時代只是那一批金王家珍手下的董事暮氣冲天見伍雪古這樣精明幹練反覺得相形見拙事事含着嫉妬懷忌的心思那伍雪古見他們妬忌倒也不放他們在眼裏只是我行我素的做去那一批董事見他不理睬益發懷恨要待排斥他非還他三十萬元不能十幾位董事中可是一個個都窮得狗肝出罨咒拿不出三十萬現銀於

是敢怒不敢言。只在外面走門路徵求一批富商豪賈。誰人墊出三十萬元現銀。誰來做繁華世界經理。其中有一位董事認識文漢英大律師的翻譯秦霖生。無意中向霖生說了。霖生自己也不願意做這種事業。事有湊巧。南潯地方的牛老七替他姊姊辦妥了這件覆水重收的案子。因為姊弟情誼不能索取酬勞。便來霖生家中求計。霖生教他在姊姊面前說辦遊戲場有多麼多麼利息。可圖說得她動了心。要她拿出三十萬元來辦去。只消這一來。你不是是一生一世吃着不盡麼。那牛老七照他計劃實行。當真成了事實。把三十萬元交給金王家珍。金王家珍交給了伍雪古。伍雪古只好退出。另開城中世界及遊仙世界去了。這里牛老七接手開辦繁華世界。又弄得一團糟。後來聘了一位在松江吃紙紮店飯的小夥計沈雲泥做經理。愈弄愈糟。益發不能振作。這是後話不提。單表秦霖生自從牛老七開了繁華世界。他就得了一個要職。正是快樂不盡。孰料歡娛生禍。患秦霖生的名望一響。就有宵小乘間覬覦。一天霖生尚未回家。他夫人剛才浴罷。坐在露臺上乘涼。忽地聽得樓下有人敲門。他夫人以為是丈夫回家。忙叫娘姨去開門。娘姨阿金忽忽下樓開了門。只見有三四個雄糾糾的漢子。

口操北音，吆喝着問道：你們老爺在家沒有？阿金嚇慌着，不敢回言，只搖搖頭。那漢子不問情由，衝上樓梯，拔出手槍，逼着霖生夫人要鐵箱上的鑰匙。霖生夫人嚇昏着，逃到樓窗前，向樓窗外奮身跳將下去。登時跌得腦漿直迸，血肉模糊，一縷芳魂，幽幽地向鬼門關上去了。強盜見已闖禍，也不搶什麼東西，紛紛逃走。直到霖生回來，眼見夫人已經跌死，免不得灑了一掬傷心之淚。當下一面重殮安葬，一面報官緝凶。只是終究緝拿不到霖生從此杜門息影，把做事業的心灰了一半。有一天老友范純士來訪，說那孫玉梅一案，我依計行事，現在已經辦妥。她已於前天晚上，給那個茶商孫敏齋迎回本宅去了。這件事，我以為辦得很快，意霖生問他怎麼辦法的，純士詳細講出一番話來。霖生當真說他辦得很敏捷，原來那個孫玉梅自從和汪綺雲失歡之後，天天在遊戲場裏沾花惹草。她原有的姘夫流氓，小朱出門去後，好幾個月沒有還家。大概已棄之如遺的了。玉梅漸次感受到經濟上的困迫，在外面跑跑，一時又跑不到錢。一天又無端勾搭上了范純士。范純士同她一度銷魂之後，探知了她一番傷心歷史。心中十分不忍，要待仿效着古押衙的舉動，送回她。夫家只沒有這般勇氣。那一天來

向秦霖生求計。霖生約略對他說了個計劃。純士便去實行。拿出三百塊錢。替玉梅在馬律師地方租下兩上兩下一處住宅。門燈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孫字。門旁也寫上孫公館字樣。室內一切木器傢生都向店鋪裏租了來。陳列得井井有條。客堂內懸掛着字畫屏聯。琳瑯滿目。一律寫上「敏齋仁兄大人」。「敏齋姻台」的款識。一切佈置完備。然後向育嬰堂裏抱領一個男孩。算玉梅自己養的。用個奶媽撫領着。過得幾天。又印刷了許多紅柬。一律印的是「小兒彌月擇於某月某日。潔樽候光」。下面具名。老實不客氣。是「孫敏齋拜訂」。『席設馬律師馬康里一號本宅』。封袋上面填寫。敏齋所有的親戚。敏齋交往的同行。許多名號。發了出去。連敏齋家裏也發了一份。敏齋見了。驚出意外。到那請客的一天。暗暗派一個家人去察看。那個家人回來說道。老爺太太那裏的房屋收拾得十分整潔。今天的酒菜辦得十分豐腴。親眷朋友光臨的可也不少。那個小兒白白胖胖。却也十分可愛。敏齋聽說呆住了。說不出話來。過了幾天。紛紛親友都來。敏齋跟前說俏皮話。說老兄怎麼養了兒子。辦滿月酒。自己不到。還請下一個非親非族的人做代表。笑話不笑話。敏齋正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苦處。又



隔了幾天。又有人來敏齋面前報告說你太太府上怎麼每夜總是燈燭輝煌的。有人在那里吃酒碰和你老哥難道設下這一個機關搶小花園民和里一帶的堂子生意不成敏齋聽說又氣得目瞪口呆其間有幾個忠實一點的朋友大家勸慰敏齋說老哥你快快把她迎還來吧她究竟是你正式的夫人放在外面坍自己的臺你要起訴她她又沒有甚麼確實憑據落在你手裏你說她捲逃她好好的在你家裏你說以前曾經登過報同她離過婚這是片面之詞她沒有正式同你對質公庭怎肯承認同你離異况且她現在這種舉動後臺一定有人指使那指使的人想出這種方法一定不是善類你要同她打官司未必一定能占勝訴我們以爲老哥還是將計就計把她迎了回來管束管束她再說……敏齋聽得這一番話心中很以爲然當真邀出兩個公親來做調人將玉梅迎回宅中當她母親一般奉養玉梅這時也覺得風塵厭倦跟着敏齋安居度日那玉梅以前的臨時丈夫范純士見馬律師玉梅宅中人去樓空也就退了房屋以爲大功告成所以今天特地走來告訴秦霖生秦霖生非常喜悅稱贊純士辦事敏捷純士得意揚揚而去誰知天下的事真有變幻奇離爲常人猜測不到



的地方。范純士自以爲古押衙黃衫客弄了玉梅回宅。算得一件善舉。那里知道正是葬送了一位青年女子。正是。

不信落花真墮玦 可憐紫玉竟成烟

不知那玉梅怎樣死在丈夫手裏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刮垢磨光評量蒸氣浴 伐毛洗髓試演按摩方

汪綺雲自從在屋頂花園給玉梅搶去呢帽之後。懷着戒心。有一個多月不敢在外邊遊逛。他夫人醒獅女士問起他。一頂呢帽那里去了。綺雲只推托在黃包車上給小癩三搶去的。夫人也不在其意。那時候已是新秋天氣。綺雲新做成了一套淡灰色的秋季洋服。穿在身上。覺得很服貼。對着鏡子照了一回。自己覺得風貌翩翩。是一位濁世佳公子模樣。當下又帶上一頂新買的呢帽。找了一根漆籐的手杖。出門走往大公出版部找尋空冀璧。如閑談。空冀璧如正陪着一位朋友圍坐在一旁聽講。趣事見綺雲走來。璧如嚷着道。老弟快來聽講。一件有趣的故事。綺雲含笑走到他們面前。空冀也帶笑的替一位朋友介紹道。這位就是汪綺雲先生。綺雲對那朋友點點頭。空冀又說。

那位就是范君純士。你們倆雖不認識多少，有些關係。綺雲呆着不懂，空冀話裏的，因由純士面上紅了一陣。璧知道綺雲你坐了聽呢。綺雲免不得坐了下來。這時候純士反而期期艾艾的講不下去，勉強將大略情形講完了。綺雲只聽得純士說：玉梅怎樣怎樣，忽然觸動心境，悄問璧：如道玉梅怎麼一回事呀？璧如將純士講的話怎樣碰見玉梅怎樣去開房間，後來怎樣替她計劃使她丈夫來迎回去了。結這件公案。綺雲聽得又羞慚又驚異，一語不發，呆呆地發怔。空冀打着哈哈道：汪范二君，你們有同靴之誼，不用客氣，彼此結交個朋友吧。璧如笑道：豈但結交朋友，還得稱呼靴兄靴弟咧。空冀道：這樣稱呼不很大方。我說還是稱作先進後進爲妙。說得純士綺雲大家訕訕的不響……這時門外忽地走進一個郵差來，送上幾封掛號信，兩張郵片，店中學徒收了下來，將一張名信片看了，又看只看不懂，授給空冀。空冀見是日本的郵便片，寫上花花綠綠的倭文，除夾着幾個漢文之外，其他一字不識。當下授給純士看道：老兄是日本帝大的文學士，當然認識的。純士只望了一眼，說道：沒有甚麼話。這是日本小石川一家書坊裏向你們要一張最近出版的書目，還問你們批發的價目若干。其餘多

是無關緊要的話。空冀聽說也就將名片對檯上一擱。不在其意。綺雲說道：「今天星期你們幾位預備往那里逛去？」璧如道：「我剛才請范先主作識途老馬引導我們沒有到過的地方走走。他又不肯咧。」純士道：「我怎麼不肯實在沒有甚麼好去處。上海地方除却嫖賭吃看幾處骯髒地方以外其他就沒有去處。」空冀道：「我有一處地方却不在你說的嫖賭吃看範圍以內的。你們願不願跟我去嘗試嘗試？」純士道：「有甚麼地方能夠跳得出這四個字範圍呢？」空冀笑道：「當然有的。你不信跟我走就是。」純士好奇心發站起身來願意同去。空冀也就披件馬褂帶頂帽子引導前往。璧如尚有他事不願同往。綺雲也跟在後面。三人匆匆出門。走到大馬路泥城橋那裏跳上一號電車。徑到北四川路下車。純士奇怪着道：「這地方有甚麼好玩意？」空冀道：「你跟我走就是。包你有一處沒有到過的地方。」純士不問情由跟在空冀背後一路沿北四川路走過虬江路。口約有十幾家門面。見一條小弄由弄內穿進。迎面一座四開間三層樓的洋房。門首一個小天井。種幾株棕樹。青蔥的葉子像摺扇一般。迎風飄拂。從天井裏高矗起一塊白底黑字的招牌。寫着一行英文。空冀引純士綺雲走進門口。純士對招牌上細認一認。

笑道：原來是一家什麼『土耳其浴室』。這有甚麼好玩呢？空翼不響，只管引他們上樓。自有一位僕歐招待着，領進一間很精緻的休息室，裏坐下送上各人一支小雪茄。烟然後陪笑操着英語問道：可是要洗澡？空翼只點了點頭。僕歐走進裏面去，準備空翼對純士綺雲說道：『這裏洗澡很爲特別。二位試一下，包你們嘖嘖稱奇。你們要知道，這裏來洗澡，不但垢膩盡捐，並且百病全除，有甚麼傷風咳嗽等病，不消請醫生服藥。只要到這裏來洗一個澡，包你立刻痊愈。不信你試一下，就知好處。』純士很懷疑似的，點了點頭。綺雲也莫名其妙，姑且一試。不多一回，僕歐又走進休息室，來引三人到裏面一間小房間內，吩咐脫去衣服。三人坐下，三張沙發內，慢條廝理的將身上衣服脫得精光。那時另外走進三個僕歐，來身上都穿着白布衫袴，相連的浴衣，赤着腳，頭上裹一塊白底青條的花布，手中各執着一塊手巾，一塊裹頭髮的花布。一人服待一客，先將毛巾向各人下身一圍，然後把花布將各人的頭髮緊緊一裹，再從房間裏找出三雙木底的拖鞋來，給各人拖着。每人引一客進裏面一間大房間內，吩咐坐下一排黑漆皮櫬上。純士綺雲從沒有見過這種浴室，心中突突的跳着。綺雲打量那間浴室。

裏面陳設很簡單。既沒有浴盆。臉盆。也沒有桌子。椅子。只就長長的一排黑漆皮櫈。一壁靠牆。那里安放著五隻木箱似的東西。比較西式的馬桶箱。大一點。約莫三尺多。見方。好像半口棺材。木箱蓋上有個圓形的洞。周圍面盆底大小。渾像一面木枷。綺雲看得呆了。心想。難道浴盆裝在那隻木箱裏面不成。怎樣一個洗法呢。正在發怔。那僕歐走來。便將三人圍著的毛巾脫下。引到木箱面前。揭開木箱蓋。吩咐站進木箱。綺雲慌著先對木箱裏面望了一眼。見底下並沒有浴盆。只墊著一塊毛巾。當下免不得跨進木箱。覺得木箱裏面暖烘烘地。溫度比較箱外來得高。腳底也軟綿綿地。好像下面有司別令坐墊一般。那時僕歐在那里說。蹲下。綺雲聽不懂。只管直挺挺的站着。僕歐知道他不懂外國話。雙手搭在綺雲肩上。竟硬按了下去。此時綺雲蹲在木箱內。只露出一個頭。誰知道那個僕歐又把一個木枷似的箱蓋。猛向綺雲頭上一罩。真做了囚犯枷號。示衆的模樣。綺雲這一急急得。四肢顫抖起來。回頭望望。純土空糞。也是這般。只露出一個頭。在箱外。才始放下一半心。不多一回。僕歐又將一塊毛巾向綺雲頸子裏一裹。裹得箱內箱外。不通風。綺雲心中詫異。到不可名狀。暗暗忖著。這樣子簡

直是吃官司受罪。那里好算洗澡洗澡。怎麼木箱內一點沒有浴湯的呢……正在忖  
着覺得木箱內的熱度漸漸高將起來一刻溫暖一刻皮膚上給熱騰騰的水蒸氣四  
週包圍着一個個汗毛孔都放將開來這時候徧體像火炙的一般十分難受心中一  
陣煩躁覺得渾身汗毛孔內都在那里透出汗來從上而下漸漸到肩背上頸子裏不  
多一回連額上臉上也汗珠直流好似夏天冒着陣雨走路點點滴滴的汗珠淋漓不  
息綺雲覺得有好幾點汗珠滴在眼眶子裏癢癢的好生難受要待拂拭兩隻手縮在  
木箱內不能動彈祇得將腦袋幌了幾幌約莫又過三分鐘汗珠直淌得像從浴湯裏  
鑽起來的一般胸膈內也氣促得不能再耐綺雲顫聲叫道好了好了吃不消了那僕  
歐徐徐走來先將頸子裏的毛巾揭去木箱蓋揭開綺雲跨出木箱回頭向木箱內望  
去只見熱氣蒸騰竟像一隻蒸籠暗暗吃驚道再等一刻鐘我那身體真要變做粉蒸  
肉了當下僕歐用很柔軟的布輕輕揩拭一下綺雲見空冀純士也已走出木箱純士  
也在那里搖頭嘆息說這種蒸氣浴我在日本時候也沒有請教過好生難受正說着  
僕歐引進側首一間房間內有三四隻洋磁浴盆一排綠漆布的軟櫈這軟櫈比



較外邊坐的略闊。又有四張長沙發。兩張茶几。茶几上擱着兩盆水果。一罐香烟。當下僕歐吩咐三人。躺在漆布軟櫈上。然後他們用毛巾裹着右手。替各人摩擦身上的汗垢。便應手而下。毫不費力。不消片刻。擦得皮膚都現出淡紅色來。僕歐擦罷汗垢。才始吩咐各人。站在浴盆內。用皮帶接着溫水。將各人身上沖洗乾淨。然後用乾手巾揩拭。一回再給你一件毛巾浴衣。穿上引到沙發畔。招呼坐下。請吃香烟水果。各人坐了一回。僕歐又來替你修指甲。電汽按摩。此後就算工作完畢。那僕歐又陪笑問道。你們諸位。可要人工按摩樓上有新到的西洋年輕女子。純士問道。這裏按摩一回。要多少代價。僕歐道。定價五元。康密沁沒有一定。純士對空冀道。我們何妨試試。空冀道。我以為沒有甚麼道理。這種按摩的女子。半多是魯宋人。無非替男子發洩性慾。用手指頭兒替男子。非法出精。純士道。上海現在很流行。我們耳聞已久。無妨親歷一回。不管她非法合法。出精也是很爽快的。空冀笑道。你有胃口。我陪你。就是純士便向僕歐表了同意。僕歐笑盈盈的。引三人登樓。走上樓梯。進一間很精緻的房間裏。坐下。僕歐喚一聲密司。……裏面小房間裏。走出一位二十多歲的西洋女子來。穿一件淡綠色洋紗的外



衣金絲一般的頭髮有一尺多長披在肩上身材絕細風致妖嬈當下含笑向三人各拉了一拉手操着很柔和的英語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問那一位密司脫要按摩純士便說我要請密司按摩那女子便引進裏面一間小房間裏替純士脫去了浴衣按納着坐下沙發內先將一瓶爽身粉在純士身上撲了許多然後用兩隻大拇指在純士胸脅上肩背上徐摩輕擦了好久一回再拉着兩隻臂膊捏弄了一陣然後吩咐純士躺在一張綠色漆布的軟櫬上躺得仰面朝天像挺屍一般那女子由上而下先在胸前摩了一陣慢慢移到腹部腰部以及少腹摩撫遍了才及兩腿下肢每逢骨節的地方掄着小拳輕輕捶着或微微搖動純士覺得徧體筋骨十分舒適那女子略休息一下斜坐在純士一旁和純士略談了幾句然後捧着純士的腿攔在自己腿上擎起雙拳疾徐緩急的捶着捶了一回左腿再坐到右邊去捶右腿純士覺得十分鬆爽那女子捶了一回腿再跨在純士身上雙手軟綿綿地在純士性部四周徐擊輕捺純士便覺得遍體煖烘烘地性慾衝動起來那女子面呈喜色只管不停手的在性部那里游來游去的摩擦摩擦到純士的性具勃舉起來她才停了手悄悄的問純士道這上

面。蕪。蕪。芳。草。留。着。很。不。衛。生。可。要。替。你。剃。去。純。士。只。點。了。點。頭。那。女。子。便。走。到。臉。盆。旁。邊。擰。了。一。塊。熱。手。巾。來。按。在。純。士。鬚。毛。上。面。約。等。三。分。鐘。揭。去。手。巾。便。用。一。柄。很。鋒。利。的。保。安。刀。一。陣。簌。簌。地。響。少。腹。上。早。變。了。牛。山。濯。濯。那。女。子。細。細。地。揩。拭。乾。淨。了。再。撲。上。許。多。爽。身。粉。然。後。再。跨。在。純。士。身。上。徐。徐。按。摩。純。士。那。里。經。得。起。她。這。般。細。弄。性。慾。早。已。升。高。到。極。點。遍。體。像。火。灸。似。的。心。中。突。突。的。跳。盪。性。具。昂。然。勃。舉。那。女。子。望。着。格。格。笑。了。一。陣。再。合。着。纖。掌。將。純。士。的。性。具。緩。急。疾。徐。的。搓。了。一。陣。純。士。這。時。酸。癢。難。熬。那。女。子。忽。然。低。下。螭。螭。向。手。中。搓。弄。着。的。性。具。也。望。了。一。眼。再。很。熱。烈。的。吻。了。一。吻。當。那。女。子。的。櫻。唇。接。觸。到。火。炭。似。的。性。具。上。時。純。士。感。受。着。刺。激。不。能。自。持。猛。地。坐。將。起。來。那。女。子。笑。問。道。你。要。出。不。要。出。純。士。問。道。怎。樣。一。個。出。法。呢。那。女。子。回。說。隨。你。要。怎。樣。出。都。可。以。辦。到。純。士。好。奇。心。發。又。問。道。不。知。你。有。幾。種。方。法。那。女。子。道。方。法。很。多。普。通。用。手。或。者。用。口。或。者。用。兩。乳。擠。緊。了。同。交。着。一。般。動。作。其。次。正。式。的。兩。性。相。交。便。是。後。方。工。作。他。無。不。可。純。士。聽。說。嘆。為。觀。止。覺。得。空。冀。綺。雲。都。在。門。口。旁。觀。出。精。很。不。雅。相。還。是。就。此。下。場。為。妙。打。定。主。意。對。那。女。子。笑。了。笑。道。今。天。對。不。起。不。出。了。下。次。再。來。

有勞你替我出吧。那女子露出失望的神情，點了點頭。純士披上浴衣，那女子謝了一聲，送出房間，在外房坐下。空冀綺雲笑得打跌道：「老兄，這回能夠保全精銳，真不容易。」純士道：「你要試試麼？」空冀道：「我不敢試，等我養精蓄髓，過得幾時，再來嘗試。」說着，就同純士綺雲下樓。那女子送到樓梯邊，吩咐按摩費付給僕歐，就是純士答應一聲，三人下得樓來，自有僕歐迎上，引進更衣室內，替各人換上衣服，然後再引到休息室內，坐下送上帳單。浴費三位大洋六元，代付按摩費大洋五元，又有甚麼代剃髮洋一元。空冀道：「沒有剃髮呀？」那僕歐指着樓上微笑道：「上面吩咐代收的。」純士會意，說道：「不錯，有的。」空冀綺雲不覺又笑了一陣。純士摸出十塊錢給僕歐，空冀也不同他爭。會純士又貼上二元，另給僕歐作小帳。然後走下樓來，一路走一路笑。空冀道：「純士兄，你那個剃髮費一塊錢，真太貴了。」純士道：「虧得還沒有出精，否則出精費不知要多少咧。」空冀道：「大概總不肯一元兩元總在十元以上，我往常聽得法租界那里有不少這種按摩女子，在各大報登着小廣告，甚麼『西洋年輕女子按摩術』、『一經按摩，神清氣爽』等話，不懂甚麼路道。今天無意之中，擴了眼界，大概相差不多的吧。」純士道：「我聽說法

租界霞飛路那里有一個按摩女子更要生得漂亮年紀不過十多歲客人跨進她房間她用種種迷人的工夫按摩得你心骨皆醉到了不能自持的當兒她也不來問你要出精不要出精擄起衣服露出雪白的屁股跨在你身上猛地一坐更左右前後的盤旋擺盪不由得你不精忠報國她等你出了精之後便借此敲竹槓你袋子裏帶的錢非如數報効不放你走所以我有幾位按摩有癮的朋友他們有個訣竅各人身邊只帶八塊錢五塊錢放在外衣袋子裏三塊錢放在襪通管內當按摩之前先給他五塊錢正數等她跨在身上膩了一陣之後再從襪通管內挖出三塊錢給她她再要需索時你把襪子翻給她看她曉得你老門檻沒有話說了空冀道上海真無奇不有化八塊錢出一次精自有這種瘟生上當的笑話不笑話純士道上海現在做這種生意的西洋女子真多咧據一批老於按摩的人說她們的手術也很有研究就是替人們出精的方法也各有巧妙其間有幾位西洋女子研究得手術精的不消用自己的性具來同你接觸只輕輕的在你至善之地一陣撫摩憑你怎麼堅忍不撓性慾不由得不衝動到極點陷於出精的地位……空冀聽說笑道這種女子的藝術却也可驚真

好送她一塊『精益求精』的匾額了。純士聽得精益求精四字笑不可仰說再切合沒有的了。我以為她們的招牌就可以取一個『求精按摩所』那倒是名實相符的了。三人一壁說一壁走已到虬江路。口純士道：『此刻我們到那里吃夜飯去。』空冀道：『日本料理館老兄很熟悉。請老兄引導我們去。』換換口味好不好。純士道：『日本料理館最好。』沒有名的小館子來得價廉物美。甚麼六三亭萬歲館有名無實。並且帶着貴族氣派。我們不願意枉顧。空冀道：『隨便甚麼館子只消實惠能夠叫藝妓就好了。』純士道：『叫得到藝妓的必須中等館子。』我們就往虹口。『三四』吧說着便雇三輛街車徑到虹口小菜場下車。走不多幾家門面抄進一條弄堂。望見一盞玻璃燈上只寫着『三四』兩個漢文。下面一行日文。純士引着空冀綺雲走進裏邊。脫下鞋子。便有一位十六七歲的下女引進一間八疊席子的房間裏坐下。那下女磕下頭去聽候吩咐。純士叫她提三升正宗酒來。再點了幾色日本菜。下女匆匆自去。不多一刻酒菜送到。跪在旁邊斟酒。純士一壁同空冀綺雲喝酒。一壁問下女道：『這裏可有新到的藝妓。』臉子要漂亮一點。年紀要輕一點的下女道：『你要一本（已破身）呢。半玉（未破身）純』

士道一本也好。只消美麗下女道前月新到兩個。叫珍子菊芳。都是半玉唱的歌。甚麼多會。尤其是『浪花節』唱得真好。純士道我們不講藝講色。第一要臉子美麗。你替我去叫來。叫兩個也好。這裏的祝儀（堂差費）不知怎樣講法的。下女道一枝香一塊錢（燃一枝香約四十分鐘）純士道不貴。和六三亭差不多。你快去叫來。便是。下女退了。出去。純士同空冀等。喝了兩盃酒。工夫只見屏風背後。僂僕着走進一個十六七歲的藝妓來。對純士磕下頭。幽幽的說了一聲。多謝。便跪在一旁。純士打量她身上衣服穿得還新鮮。面孔生得太胖。有些臃腫的樣子。粉也塗得不少。頸子裏都像粉牆似的。純士問她叫甚麼名字。她在懷中掏出個小皮夾。在皮夾裏拿出一張小名片。授給純士。純士一看。是叫玉龍。當下便斟了一盃酒。遞給玉龍。呷說辛苦。請呷一杯。玉龍接了一口呷。下洗了洗。杯子回敬純士一杯。純士也一口呷了。這時候外邊又來兩個藝妓。都磕了頭。挨在空冀綺雲身邊。坐下。空冀也學着純士敬了酒。純士代問兩人姓名。各人拿出名片來。見是珍子菊芳。純士問她們多少年紀。珍子說十六歲。菊芳說十七歲。問她們到中國來了幾時。她們說只兩個月。咧。純士又問玉龍道。你會說中



國話沒有玉龍道略懂幾句。純士又問她是一本呢半。玉龍說是半。玉純士也不再多問。叫她們合歌一隻長歌。玉龍便到屏風背後拿了一把三弦來。崩崩的彈了幾下。珍子菊芳便問玉龍唱什麼。玉龍說唱菖蒲吧。純士插口道。唱浪花節。玉龍道。浪花節音調太高。我同菊芳珍子合不上來。純士道。那麼唱淺川也好。讓珍子菊芳跳舞。玉龍彈三弦。珍子菊芳聽說伏身笑了一回。對玉龍低低說了一句。玉龍對純士說道。珍子月經來不能夠作淺川舞。（淺川舞要擄起衣服半裸體的）純士也笑了一回。說那麼隨便唱唱甚麼吧。三人合唱了一節菖蒲聲調抑揚宛轉。還唱得不錯。純士空冀綺雲又各人敬了她們三盃酒。純士問玉龍道。這裡可有美麗一點的藝妓。一本也很好。玉龍道。蓉子是一本面貌很美麗的。純士便喚下女將蓉子叫來。下女答應一聲便打電話叫去不多時。個個瘦着身子走進房間。純士對她一望覺得很熟悉。好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蓉子跪下一旁便問純士道。葉老爺見過沒有。怎麼現在不大見他。他可在上海。純士想起來了。蓉子是友人葉一士的相好。去年在六三亭碰見過。好幾次便道。葉老爺德國留學去了。不在上海。蓉子露出不歡的面容來。道他怎麼信都不給我。



一封的呢。可要幾時回來。純士道：「沒有一定。」當下蓉子拿起三弦，唱了一隻很悲哀的歌。這歌名叫做『風柳』，是日本勞人思婦唱的歌詞，中充滿着幽怨悲惻的情緒。蓉子唱到極悲哀的幾句，幾乎落下淚來。純士也替她不歡，安慰了她幾句，又問她道：「你家住那兒？」蓉子說：「就在附近興昌里。」純士道：「可以到你家裏去麼？」蓉子說：「房屋狹窄，不敢招待。」純士道：「附近有甚麼熟的待合所？」沒有蓉子紅了臉，訕訕的說道：「上海地方不比東京，公然有待合所，懸着伏魔家的牌子。上海的待合所是私設的，陌生人就不大到范老爺要玩玩去。我可以指點一塊地方，在一個盒屋（即女僕）的家裏，只是房屋窄小，又怕巡捕干涉客人去得多了，她們懷着戒心，不敢招待。最好范老爺一個人去，我可以引導。」純士聽說點了點頭，又敬了蓉子兩杯酒。其時空冀綺雲兩人因不通日語，陪着珍子、菊芳相對默然，很覺沒趣。純士便叫下女添了兩色菜，帶上飯來。三人吃過飯，珍子、菊芳先走了。蓉子依然陪着純士，說笑。純士對空冀綺雲說道：「我們到蓉子家裏去坐坐，好麼？」空冀綺雲同聲說道：「我們言語不通，做啞嫖客，很覺乏味。不奉陪了。」純士也不堅邀，當下取了賬單，清過賬，一同走出房間，穿上皮鞋，空冀綺

雲自回家去。純士叫了兩部街車，同那藝妓蓉子，徑到同福里一家秘密待合所。那家待合所，只有一上一下東洋式的房屋。蓉子捺了一捺電鈴，裏面一個四十來歲的東洋婦人，開出門來，陪笑招待着。就在客堂裏坐。蓉子同那婦人低低的說了幾句話，要待走上樓去。那婦人攔住，說道：「上面還有客人。」蓉子祇好同純士坐着。約莫二十分鐘以後，樓梯上一片笑聲走下一對日本男女來。那婦人一路送出門去，然後拴上了門。先行上樓整理了一番，再引純士同蓉子上樓。兩人走進一間前樓，只見鋪下六疊子，堆着兩個繡花坐墊，安着一張黑漆小几，几上擱着一盆小松，却也十分幽緻。純士便同蓉子坐下一，並那婦人走下樓去。端上兩杯濃茶，放在兩人面前，翻身便去。純士當同蓉子談談說說，問蓉子道：「這裏的規矩，不知怎樣的？」蓉子說規矩很簡單，兩人同來不住夜。這裏只收兩塊錢房間費，住夜要過晚上十二點鐘，睡到第二天午上十二點鐘，大洋五元。托她們叫來分兩等，一等是藝妓，二等是尋常的淫賣婦。藝妓她們叫得到的很少，非要自己說妥了，托她們叫去不成。叫來時，除房間費外，另取祝儀一元。（即叫差費）那是成不成都要出的。房間費不成交，不須出得二等，只收五塊錢。夜

度資兩塊。錢房費叫來不成。交也須叫差費。一元在這裏過夜。是很少的。因爲房屋窄小。來客很多。所以這里的主人不很願意留客住夜。純士道。原來這樣一個規矩。那麼你今宵必須回去的吧。蓉子道。必須回去。況且時光還早。尙有別地方來叫我。侑酒。純士呷了一口茶。便擁着蓉子。接吻。蓉子推開了純士。站起身來。引純士走進裏面一間亭子。裏純士只見門口擋着兩扇屏風。屏風後面鋪着粉紅繡花的被褥。一並放下兩個枕头。一盞電燈。罩着綠色的紗罩。不很明亮。壁上掛着兩襲日本式的寢衣。靠壁一張小几。几上放着一捲粉紅色的縐紙。純士拿了一捲縐紙。問蓉子道。這東西是甚麼用的。蓉子嫣然一笑。純士便擁抱着蓉子。坐下。替她擡起衣服來。只見兩條雪白粉嫩的腿子。瑩潔如脂。那紅爲渥丹的陰溝也顯豁呈露了出來。純士免不得同她辦了一件國際交涉。直到手錶上十一點鐘。蓉子才整裝而去。這里純士正想下樓回去。忽地那婦人走上樓來說。老爺慢去。我有話同老爺說。純士呆住了。正是。

陽臺舊雨留殘夢 巫峽停雲覓好春

不知那婦人對純士說出甚麼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玉簫鳴咽樓上舞天魔 水戰淋漓人間遊地獄

那婦人陪笑引着純士在外邊一間休息室內坐下然後從身邊掏出一本小冊子來授給純士道這上面的女人都叫得到老爺可要再叫一位來叙叙純士揭出這本冊子一看好像是照相館裏的樣子簿一張張粘上的像片胖的瘦的長的矮的都有真算得洋洋大觀盡態極妍便問那婦人道這上面是藝妓不是那婦人道雖不是藝妓比較藝妓美麗的也有在內純士道不知叫來叙一叙要多少錢那婦人道不過夜只消十塊錢過夜要十二塊錢如果叫來不合貼她一塊錢車資再叫別人純士一時嫖興勃發將冊子翻了一遍揀出一位十六七歲光景的女子叫她立刻叫來那婦人謝了一聲走下樓去純士在房間內等着不多片刻那婦人陪着一個女子走進房來純士見了呆着道怎麼年紀這樣老了呢那婦人道她不過十九歲純士說不對照相上嬌嫩得多那女子道這張照相還是五年以前拍的純士方才明白了笑道原來都是舊照相那婦人說老爺如果嫌她年紀大給她一塊錢車資我代你吩咐另外叫去純士見那女子年紀雖老風韻猶存皮膚較還白淨細膩便道免得再叫就是她留下吧

那女子磕下頭謝了一聲。坐在純士對面。那婦人見生意已經成就。便走下樓去。端上兩盆水果。放在純士面前。純士一壁吃水果。一壁問她。叫甚麼名字。究竟多少年紀。住在那里。那女子道。叫春桃。今年二十四歲。就住在隔壁。純士道。那麼你今天不去。可以麼。春桃說。可以的。只不過要問這里主人。房間有得空。沒得空。純士道。這里只有一個房間。可以睡覺。未免太簡單了。客多時。不知怎樣。一個安排。春桃道。虧得這里客人不多。只就十來戶。熟客走動。走動。純士說。我就不是熟客。你知我怎生來的。春桃笑了。笑道。你總是同熟客來的。否則找不到這里。純士道。不錯。藝妓。蓉子。陪我到此。春桃曉得。純士是蓉子的熟客。以爲純士一定是個闊客。便格外巴結。純士純士望見手錶上已過十二點鐘。深慮不能回去。便叫那婦人上樓。問她在這里。過夜可以不可以。那婦人偏生躊躇着說。房間不空。早已給別一戶客人定下。並且他們不久便來。純士聽說好生不快。春桃等那婦人下了樓。幽幽地對純士說道。你不能回去。何妨到我們家裏。權宿一宵。我的房間雖不很大。清潔還算清潔。請你到我家裏住下吧。純士問道。那麼這裏怎樣開發呢。春桃說。這裏開發她兩塊錢。就是純士當真聽了春桃的吩咐。一同

走下樓梯開發了。連剛才的房錢一起四元，即便走出大門。春桃引路，約莫走過五六家門面，推門走進一家人家。客堂內裝飾也很簡單，另有三四位濃裝艷裹的女子，坐在客堂內，好像等生意。春桃引進純士，她們一鬩的說笑。春桃春桃只不理睬她們。領純士一路上樓，就在前樓房間內坐下。這房間有被褥蚊帳，放着就是春桃的宿所。春桃在小几櫃子內取出一包白色小方片的薄荷糖，送一片在純士口中。純士覺得涼沁心脾，擁着春桃，膩了一陣，已敲一點鐘了。下面便有個老婦走來，磕頭請安置。春桃替純士脫了洋服，披上寢衣，然後自己背過臉也換了寢衣。將換下的衣服一件件摺疊整齊，放在一隻福漆匣子裏，擱在一旁。然後走到房門口，捺一捺電鈴。自有一個老婦送進一滿碗白開水，一大塊海馬，一捲洋縐紙，放在小几上。純士對着這一滿碗水，便迴想到五年前在東京時候，逛下等淫賣婦的景象。這是老規矩淫賣婦留客住夜，一定要用到這碗水的。停一回，自有妙用。當時春桃將門拴上，帳子懸好，然後引純士一並睡下。直到楚襄王夢醒巫山，春桃懶洋洋地坐起身來，便將一滿碗水替純士洗拭下體，洗拭乾淨了，再自己洗拭一回，仍將一滿碗水擱在小几上。純士望着這一滿



碗水不禁要聯想到飯店弄堂裏吃的清血豆腐湯暗自作噁又忖到自己洗拭時這一滿碗水的溫度尙未減底覺得身體日益衰弱老之將至了默默地嘆息了一回當時春桃再用薄薄的消毒紙（又名婦人用紙）措擦了一回然後登床安寢純士問道：「你們保護自己的性具這樣子認真我以為太麻煩了。」春桃笑道：「這是我們的吃飯傢伙不能不認真保護。」純士道：「這里工部局衛生處的醫生要驗毒的麼？」春桃說要驗的。藝妓清倌人不驗破了身的就每月要驗一次我們每星期驗一次那些廣東幫接外國水手的鹹水妹每星期要驗兩次。純士道：「在甚麼地方驗的？」春桃說在百六威路衛生局裏。純士道：「怎樣驗法的？」春桃說很簡單，只坐在椅子裏對着鏡子將一個電燈泡似的東西塞在子宮裏，那醫生望着鏡子見電燈泡的内部呈現着一片紅色，就說沒有毒。倘使透出白點來，便說有毒。有了毒時，輕則用藥水洗射，重則打針，並且禁止接客，或禁止一星期，或禁止半月，一月沒有一定。總須外國人覆驗過，簽過字才好。再接客人。所以我們平日不得不鄭重保護。純士才始明白微微嘆息了一回，也就睡熟了。直到第二天的十二點鐘方起身，同春桃往近處小規模的料理館上吃了。

一餐飯再往一家活動寫真館內看了半天影戲然後送春桃回到同福里寓所略坐片刻給了春桃五塊錢便走出門口走不到十來家門面純士忽然便急就在街口一處地方小便那小便處並沒有甚麼水門汀砌的溝渠只在一家人家窗口安放一隻木桶木桶上面蓋着一片破草蓆純士一壁小便一壁望着牆上粘貼的廣告甚麼包醫魚口便毒永遠斷根看到後面忽有鉛筆寫着一行小字道『諸君小便當心窗子內有吹簫客出現吹簫一次化洋三元切勿做瘋生』下署『一度被吹客謹告』純士見了好生驚異扭上袴鈕眼望着窗子內發怔忽有一個魯宋婦人露出半面對純士笑笑又招招手純士也對她點點頭那婦人便從側門抄出招呼純士純士也不問情由跟她入內只見一個小房間中擱着一張半鐵床床前兩張沙發一隻茶几其他沒有甚麼東西那婦人約莫三十多歲塗着滿臉脂粉頭髮飛篷穿一套白洋紗衣服當下見純士跟進房間便將電燈扭亮了然後笑盈盈的用食指咬在嘴裏裝出吹簫的樣子來只道『昔利大拉司昔利大拉司』純士莫名其妙只懂得她說三塊錢不知她吹簫怎麼吹法的一時好奇心發便說『也哀司也哀司』那婦人快樂得不問

情由將純士緊緊一摟摟在懷裏。額上頰上頸子裏一陣亂吻。純士驚異得不可名狀。掙脫了坐在床沿上。那婦人不慌不忙坐下一張沙發。內將沙發拖近床前。不問情由。伸手將純士的洋裝袴鈕扣解開了。湊上口來含弄純士的玉簫。純士到此纔懂得所謂吹簫的意義。一任她擺佈。她便効着牛背牧童的神氣。『短笛無腔信口吹』。吹了一陣。還用舌尖在玉簫的眼子裏亂舐亂捲。口涎嗚咽。有聲。純士這時忍俊不禁。一陣酸麻。好像山間的急泉直瀉了出來。那婦人只管一口口吞嚥。如飲醍醐。十分暢快。純士驚異得目瞪口呆。呆將身體向後一縮。那玉簫離了她的櫻口。尙還滴點不停。那婦人又湊上口來吮咂。了一回。總算一曲奏罷。純士暗想。那真是涓滴歸公。上海人往往說『吃精碼子』。大約就是指她們說的不覺笑了起來。當下那人替純士扭上袴鈕。便向純士索錢。純士給了她三塊錢。那婦人還啾啾不休。要康密沁。純士不理睬她。走出房間。走到弄堂口。雇一輛街車。到北四川路一家廣東消夜館上吃了一餐夜飯。清了帳。走下樓來。正想叫街車回家。忽見門口停着一輛汽車。車廂裏坐着兩女一男。那男的一位正是純士的老友何企堂。當下企堂招呼純士。道：『老兄，你往那兒去？』純士道：『我』

剛才吃了夜飯想回家裏去。你的汽車停在這里。則甚。企堂道：我陪她們往大戲院看電影。不料七點鐘一班早已客滿。九點鐘尚未開映。此刻叫車夫先去買票。我們在這里等他。純士道：九點鐘時間尚久。此刻不過七點半。咧。我們那里逛逛去。吧。正說時。汽車夫走來說：九點鐘一班樓上位置也沒有了。樓下好不好。企堂說：樓下太混雜。我們還是明天來看吧。汽車夫跳上汽車。企堂請純士也坐上車廂。純士因為有兩位女子便坐在汽車夫一並。企堂便介紹道：純士兄。你認識這兩位密司麼。她們都是交際之花。一位密司陳。一位密司周。都很有名望。純士對兩位女子招呼一下。打量她們都不過十八九歲。面孔生得非常俊俏。服裝也十分華麗。企堂又對兩位女子說：這位是我的老朋友。范純士。日本帝國大學經濟科學士。那兩位女子便和純士客套了幾句。這時汽車夫問開往那里。企堂說就在附近。兜個圈子也好。那汽車夫聽主人吩咐。就在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帶兜圈子。企堂又問純士剛從那里來。怎麼在這地方吃夜飯。純士說昨天在虹口日本堂子裏混了一夜。剛從虹口到此。企堂聽說精神提了起來。道：日本堂子好玩不好玩。純士說也沒有甚麼好玩。難得走走。還覺有趣。走慣了。同標中。

國妓院一樣。乏味。企堂道：聽說這地方還有魯宋堂子。純士說：魯宋堂子越發下等了。只消三塊袁頭，便能真個銷魂。企堂說：你去逛過，沒有純士說我陪朋友進去過。兩三回自己沒有嘗過滋味。企堂道：今天何妨陪我們進去見識見識。純士對兩位女子望了一眼。其中一位姓周的女子道：不妨事的。我們跟你們逛去見識見識。魯宋妓女怎樣一個打扮的。純士道：可以。可以。即便吩咐汽車夫開到虬江路口大戲院附近停下。汽車夫答應一聲不消片刻，汽車已過大戲院。純士吩咐就停在沿洋房水門汀階前。各人走下車來。純士又叫車夫捏一陣車笛播！播！幾聲沿馬路那幾家小洋房門口登時不約而同的走出幾個老媽子來。也有中國人，也有魯宋人。一陣嘻笑歡迎招呼之聲，彷彿火車站的旅館招待員。純士不問情由，引着一男兩女走進一家小洋房裏。自有老媽子接待着坐下。大菜臺旁邊四隻籐穿椅子裏，企堂打量那客堂裏，只有一張大菜臺，四把椅子。另外兩張灰色布套的沙發，兩張茶几，大菜台上擺着兩盆洋菊花，茶几上一隻留聲機。當下老媽子走上樓去，引下三、四個魯宋女子來，都怕得像夜叉一般，向各人握手，操着不純粹的英語和客人搭訕着。純士叫她們開了兩瓶啤

酒兩瓶。汽水一壁。啤酒一壁。和她們說笑。其中有個年紀略輕的魯宋妓女。認識純士。往裏面裝了一盆餅乾。來擺在大菜臺上。又另外在袋子裏摸出兩粒白雪包的巧片。格來送一粒。在純士嘴裏。好像表示親熱的意思。純士拉她坐在一並。請她呷了一盃啤酒。那女子快活得格格格格笑個不止。笑了一回。走到茶几旁邊。開留聲機。片各人走來拉着手要跳舞。純士企堂等大家站起身來。同她們胡鬧了一陣。純士又問那女子道。隔壁有一個大奶子的叫甚麼名字。現在還叫得到她麼。那女子點點頭。伸隻指頭說。溫大拉。純士便吩咐她去叫來。不多一刻。走進一個胖胖的婦人來。走到純士面前。解開胸前的鈕扣。拉出一隻大奶子來。擺在大菜臺上。抖了幾抖。各人見了。嚇呆着。企堂道。這樣大的奶子。第一回瞧見。割將下來。怕有到十來斤重。咧真好。陳列到博物院去比賽了。純士道。她就以大奶子出名的好像叫甚麼。『龍司』當問她道。你可是叫龍司。她點點頭。將奶子塞了進去。便背對着大菜臺的一端。用兩手在臺上一撐。身體向上一升。坐到大菜臺上。純士向企堂說道。你可知她坐在大菜臺上。是什麼意思。企堂說。莫名其妙。純士道。她把她的屁股表示給客人看。於是大家注意她的屁股。當



真。其。大。無。比。這。樣。子。坐。在。大。臺。菜。的。一。頭。四。尺。來。闊。的。大。菜。臺。竟。給。她。占。據。了。五。分。之。四。兩。旁。露。出。不。到。二。三。寸。純。士。企。堂。同。兩。位。女。客。都。嘖。嘖。嘆。賞。企。堂。問。純。士。道。這。裏。的。嫖。規。不。知。怎。樣。純。士。道。也。沒。甚。麼。嫖。規。四。毛。錢。一。瓶。汽。水。一。塊。錢。一。瓶。啤。酒。叫。個。堂。唱。也。只。一。塊。錢。倘。使。打。一。炮。另。行。議。價。企。堂。道。打。炮。至。少。要。幾。塊。錢。純。士。說。我。却。不。知。當。問。那。胖。婦。人。道。『福。克。福。克』。要。多。少。錢。那。婦。人。伸。出。三。隻。指。頭。說。道。『昔。利。大。拉』。純。士。笑。着。道。可。好。『土。大。拉』。吧。那。婦。人。道。『拿！拿！拿！』。純。士。道。那。麼。我。們。只。要。見。見。你。那。碩。大。無。倫。的。東。西。要。多。少。錢。那。婦。人。伸。一。隻。指。頭。說。道。『溫。大。拉』。純。士。真。要。看。時。給。兩。位。女。客。拉。住。了。道。快。不。要。上。當。觸。霉。頭。的。正。說。時。那。婦。人。忽。地。將。長。衣。向。上。一。擡。登。時。露。一。片。荒。草。似。的。東。西。自。少。腹。至。肚。臍。眼。統。統。是。咖。啡。色。的。鬚。毛。純。士。企。堂。看。得。呆。了。兩。位。女。客。更。笑。作。一。團。誰。知。那。婦。人。不。肯。就。此。算。數。還。弄。個。玩。意。兒。給。衆。人。瞧。看。當。用。一。個。啤。酒。瓶。倒。插。在。籐。椅。子。裏。擡。起。屁。股。來。猛。地。向。上。一。坐。只。露。出。一。個。瓶。口。衆。人。見。了。笑。得。打。跌。那。婦。人。不。慌。不。忙。拔。出。啤。酒。瓶。仍。對。大。菜。臺。上。一。擺。純。士。等。都。嚇。得。坐。到。沙。發。裏。去。嘖。嘖。嘖。嘆。了。一。回。說。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企。堂。又。好。奇。心。

發要純士引導往樓上房間裏觀察一週以廣眼界純士先開發了一塊錢堂差錢那  
胖婦人謝了一聲走出門去純士拉着一個女子叫他領路一徑上樓見有兩個房間  
絕無一人房間內沒有甚麼陳設只就一張半鐵床一張長沙發兩把椅子一張茶几  
幾雙拖鞋企堂看了一回走下樓來聽得樓下房間裏好像有喊喊喳喳的聲響推門  
一望不覺嚇了一跳原來那房間裏正在工作一個婦人斜拴在一張長沙發上手中  
捧着一疊外國報紙正在一張張翻閱她下半身全裸着供給四五個水手輪次洩慾  
此上彼落恣情不休那婦人一心看報旁若無人純士等擠在門外偷看嘆爲觀止當  
下看了一回退到客堂裏企堂道這種地方大概就是人間的地獄吧使我不忍目觀  
了純士道簡直和地獄相差不多企堂又道我們中國的野鷄往往客人一出門口就  
不認識了鹹肉只等客人走下樓梯就不認識了現在像他們這種舉動一壁看報一  
壁工作真是當了面也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笑不可笑純士同兩位女客只是搖頭  
嘆息純士說時光不早我們走吧當把五塊錢攔在大菜檯上匆匆回企堂走出門口  
那三四位女子一路送上汽車謝了又謝還操着不純粹的英語說道中國人都是富

翁下次請再來。純士等都對她們點點頭。企堂吩咐車夫開往家裏。又對純士說：「你往我家裏坐一回，有與打圈麻將。純士道：「昨晚一夜沒有回家，今天麻將不打了。明天來訪老哥，就是企堂，也不相強送。純士到新開路家裏，然後自回家中。第二天純士當真約了馬空冀往法界霞飛路何企堂家裏打牌。空冀和企堂也曾碰過面，不消純士介紹，得當下三人之外，又有個周女士，便是昨天在汽車上一同到魯宋堂子參觀的。空冀問了她名字，叫做綺琴。純士又問她昨天還有一位小姐來了，沒有？周綺琴道：「是陳惜娟，她沒有來。停回要來的企堂道：「她們兩位密司再隨，沒有好說。一見如故，不論甚麼朋友，她們總是客客氣氣的空冀。純士大家同周綺琴攀談了一陣，便在廂房裏坐下打麻將。企堂同周綺琴一轉角，空冀和純士一轉角打的是二四麻將，不到兩圈，周綺琴便和了一副三番限子。並且是她莊家，純士空冀各輸了十二元，打罷四圈，正待調換位置。那陳惜娟女士來了，企堂便叫陳惜娟代打。陳惜娟也不推辭，扳了位置，恰巧她們兩位女子坐下一轉角，空冀純士不在其意，打不到幾副。陳惜娟打出一張發財，周綺琴又和了一副三元限子。空冀的莊，空冀又輸了十二元。以後那周

綺琴連和了好幾副大牌。結果純士輸五十二塊錢，空冀輸七十塊錢。大家說周綺琴手氣好極了。今天獨贏周綺琴，笑了笑。道：「我也不過贏到一百五十塊錢，企堂走來道：『二四麻將你竟贏了一百五十塊錢，還說不過麼？你真心不足。我要你請客。』」周綺琴道：「請客怎樣請法呢？」企堂道：「要你叫一席都益處的十二元菜送到這裏來吃。」周綺琴道：「算數，算數，請你打電話去。」就是企堂當真打了個電話，不久都益處送來一桌十二元菜。企堂招呼空冀、純士及兩位女士坐席。周綺琴道：「何先生的嫂嫂呢？」可以一同來吃了。企堂道：「她回杭州娘家去了。」周女士道：「那麼人太少啊。」褚先生、秦先生可以打電話去請來。企堂道：「秦先生有電話。」褚先生沒有電話，請不到的。周女士道：「那麼就打个電話給秦先生吧。」請他趕緊就來。企堂答應一聲，搖了個電話到秦霖生事務所裏。霖生聽得周綺琴請客，不久便至。六個人團團坐下。純士見了霖生，又低低的講了一回。孫玉梅的話說：「玉梅現在回了孫家，大概再沒有事的了。」霖生道：「當然再沒有事。這條計策是我供獻給你的，你將來見她時要叫她謝謝我。」咧。純士道：「當然這時企堂向各人敬了一巡酒。」霖生說：「我不呷花雕，最好開一瓶啤酒。」企堂道：「啤酒我家裏有說着。」

便叫當差的開了一瓶啤酒兩瓶汽水。周綺琴奪了啤酒瓶替霖生斟上一杯。自己也斟了一杯。忽地陳惜娟對周綺琴格格格一陣笑了起來。周綺琴問她笑甚麼。她指着一個啤酒瓶說不出話。企堂同純士都會意着也笑作一團。秦霖生不懂甚麼意思。企堂便將昨日所見魯宋妓女的事說了一遍。說得闔座笑不可仰。霖生道：「這種地方你們都去實地考察，興致真好。」企堂道：「霖生兄，你去過沒有？」霖生說：「我但聞其名，從沒有見過。」純士道：「日本妓院中霖生兄逛過沒有？」霖生說：「也沒有踏進西洋妓院內。」却曾經一度開過香檳西洋妓院比較的高尚得多了。當在去年十月裏我陪一個外國律師到一家葡萄牙妓院內打茶圍，其中兩個葡萄牙女子有名的交際之花，平日常在大華卡爾登跳舞喝酒。當我們到她家裏時，她們一對兒招待得十分慇懃。大的一位叫媽麗小的叫愛麗絲。那愛麗絲遍體黃金似的汗毛雲母石似的肉體，再美麗沒有。我們當晚和她們膩了一陣，給了女僕十塊錢走出她門口。愛麗絲和我密約約第二天晚上十時到卡爾登跳舞。我答應了她等到第二天便獨自在卡爾登樓上沿馬路那個舞場內坐等不久她就到來。我請她呷了兩盃威司格又舞跳了幾次。臨走她

對我說有幾句話要和密司脫講。我問她甚麼話。她裝出一種媚態來。只不肯說。我逼着她說。她捏住我的手。發出蕩人魂魄的嬌聲來。道：「這幾句話不便輕易說的要你。我喝醉了香檳酒。胸胸貼胸地說的我聽她說。不知不覺一顆心盪了一回。第二天又到她院子裏去。也沒有大規模的替她請客。只約了三四位外國律師開了八瓶香檳。吃了一餐太菜。約化了二百塊錢。照例香檳每瓶八元美金（合中國銀幣十六元左右）。大菜不計客數。請一回客二十元美金。到八十元美金。我也不和她細算。只給了她兩百塊錢。又送了她兩隻花籃。她已歡喜不盡。這一晚便留我住在她家裏別的事情。和中國妓院差不多。只就睡覺時。她就要盛妝起來。梳頭洗浴。並且滿身撲粉。撲得像石膏像一般。然後陪客人睡覺。睡了一回。她再去洗浴。洗了浴。自往另一房間內睡去。不再來瞧你一眼。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來伺候你起床。我問她睡覺時爲甚麼要撲粉梳洗。她說道：「我們國內對於『人種優生學』很研究的。性交時必定要打扮得極優美。使雙方腦筋裏留存一種美感。那麼得了胎養出孩子來。一定面貌美麗。品質聰敏。否則留存了厭惡的感想。一定影響到孩子的醜蠢呆笨。你不信。只消看兩馬相交。」



的。時。候。如。果。牽。一。匹。斑。紋。的。馬。在。旁。邊。養。出。小。馬。來。也。會。有。斑。紋。的。更。有。一。種。可。以。測。驗。假。使。父。母。酒。醉。的。時。候。或。者。雷。電。交。作。的。時。候。偶。然。性。交。了。養。出。孩。子。來。一。定。神。經。呆。滯。有。特。殊。性。的。所。以。我。們。國。裏。不。論。誰。家。夫。婦。性。交。時。必。定。要。注。意。到。優。生。學。使。雙。方。得。到。了。美。感。才。始。舉。行。我。聽。他。說。的。話。不。錯。反。想。我。們。國。內。因。爲。不。講。究。這。種。優。生。學。所。以。人。種。日。弱。一。日。而。且。遺。傳。性。陳。陳。相。因。的。不。能。振。作。……空。冀。道。這。也。不。過。是。一。種。學。識。未。必。盡。然。我。們。中。國。歷。代。聖。賢。多。出。身。微。賤。的。又。怎。麼。一。個。講。究。呢。假。使。人。力。能。夠。變。化。兒。童。氣。質。那。麼。性。交。的。當。兒。只。消。各。人。腦。筋。裏。想。大。總。統。養。出。小。孩。子。來。一。定。做。大。總。統。天。下。決。沒。有。這。樣。便。宜。的。事。純。士。企。堂。等。都。以。爲。是。各。笑。了。一。陣。這。一。餐。直。到。十。點。鐘。敲。過。纔。始。席。散。空。冀。正。待。回。去。企。堂。又。留。住。打。夜。麻。將。周。綺。琴。陳。惜。娟。也。非。常。高。興。那。時。外。邊。忽。然。來。了。一。個。褚。筌。筌。見。了。空。冀。道。你。可。是。在。這。裏。打。牌。打。過。幾。圈。了。空。冀。說。打。過。八。圈。輸。七。十。塊。錢。筌。筌。道。輸。得。不。大。現。在。你。還。想。打。麼。空。冀。道。還。沒。一。定。筌。筌。笑。了。一。聲。道。你。在。這。裏。寫。意。書。局。裏。剛。有。人。到。我。家。中。找。你。不。知。有。甚。麼。要。事。空。冀。聽。說。呆。了。一。呆。正。是。

當車已訝雌嫪毒

獻鼈纔知女藥義

不知書局裏出了甚麼事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狠心施毒計斷送蛾眉 努力闢蠶叢生開鳥道

馬空冀聽得褚筌篨來說書局裏有人尋找自己。不知出了甚麼事情。也就不再打牌。忽忽忙忙辭了主人。趕回大公書局。一問帳房先生說沒有甚麼事情。又往綺雲家中。見了綺雲。問他見過璧如。衣雲沒有。綺雲說他們兩人剛才回去。空冀道他們可曾到褚筌篨家裏。我過我沒有。綺雲道他們沒有。我過你半天工夫。在我家裏打牌。給他們贏了十多塊錢。去空冀道這也奇怪了。褚筌篨不該打這個誑說。有人到他家中找我。我以為出了甚麼事情。在一位朋友家裏。急急忙忙的趕了回來。綺雲笑道。大概他同你開開頑笑罷了。空冀道。那麼此刻時光。還早往那里消遣着呢。綺雲道。外邊沒有甚麼地方好玩。還是請你。這里坐坐。我講一件驚人的事情。你聽聽。空冀道。甚麼驚人的事情。綺雲道。就是孫玉梅的事。不過今天只聽得一個消息。尙沒有徵實。其事明天就可以徵實了。空冀道。你講呢。怎麼一個消息。綺雲道。我上午十點鐘。光景往影片公司。

裏去路上碰見從前同玉梅在一起玩的一位小姊妹她告訴我說玉梅昨天晚上在法租界一家小客棧裏給流氓一手槍打死了我問她可是給從前姘識的那個小朱打死的她說不詳細總之是給流氓打死的但是打死的時候她丈夫孫敏齋也在旁邊不知怎麼一回事我明天非得去打聽一個明白心裏不安……綺雲說着臉上露出很悲傷的神情來空冀道也許有這種事情好好一個婦人姘識了流氓當然是很危險的事只是你老早和她斷絕交情了也何必替她提心吊膽呢綺雲道我和她雖已斷絕關係因爲有半年露水夫妻的情分聽得她死耗不免觸動悲懷傷心酸臆說着眼眶子裏水汪汪地似乎要流出淚來空冀不再和他多講只道嫂夫人呢那里去了綺雲道她有些頭痛老早睡了空冀道我今天出門不利八圈牌輸掉七十塊錢並且輸在一個女子手裏笑話不笑話綺雲道這女子是誰呀空冀道她姓周叫綺琴在朋友家裏碰見的綺雲說面貌怎樣有多少年紀空冀道面貌還生得娟秀年紀已有二十多歲聽得還是密司咧綺雲說難道她牌打得好空冀道牌也打得不過如此手氣好是真的她統共贏到一百五十塊錢咧也算可以的了綺雲笑了一臉空冀也就

辭了綺雲。自還家裏睡覺不提……書中再說汪綺雲過去的情人孫玉梅自從范純士替她設計引得孫敏齋挽人出來領回老宅之後。她已覺得風塵厭倦。從此一心一意的守在家裏。不出大門一步。誰知禍機早已埋伏。要知孫敏齋的領回家裏。並非出於本心。是迫於公論。不得不領她回家。那玉梅抱領的小孩呢。孫敏齋那里看得入眼。敏齋雖則該下四五十萬家財。近四十歲年紀。還沒兒子。可是對於玉梅抱領來的小孩。終不願意撫養。看着像眼中釘一般。並且敏齋微賤起家。生性刻薄。尤其是手段殘忍。心計惡毒。因此不多幾時。那抱領來的小孩。不知怎樣便無疾而終。玉梅因小孩的夭殤。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不免痛哭了一場。此後形單影隻的過着悽涼生活。不多幾時。忽又見得從前脅迫捲逃的流氓小朱走來家裏。胡鬧玉梅。無可如何。等敏齋來時。告知敏齋。敏齋對於這件事。很費了一番思索。最後想出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這個辦法假使是圓顛方趾的動物。有熱血有靈性的人類。誰也猜測不到。看官。你道他怎樣辦法。他異想天開。冒着小朱姓名寫下一封恐嚇信。自己寄給自己。然後將這封信送給夫人玉梅看。玉梅見那信上寫得十分凶險。說玉梅你姘識了我。一年多不該忘。

恩。負。義。回。轉。夫。家。現。在。我。限。你。一。禮。拜。內。仍。回。到。我。家。中。窮。死。一。同。死。你。如。果。不。聽。我。的。話。不。理。睬。我。我。沒。有。別。種。方。法。處。置。你。只。有。送。你。的。終。不。但。送。你。的。終。你。丈。夫。的。身。家。性。命。也。在。我。們。掌。握。之。中。我。們。有。不。少。弟。兄。能。夠。拆。散。你。們。一。家。人。家。你。自。己。打。算。吧。肯。跟。我。不。肯。跟。我。……玉。梅。看。了。嚇。得。索。索。發。抖。只。說。不。出。話。來。敏。齋。埋。怨。玉。梅。道。你。自。己。想。吧。不。知。輕。重。的。相。與。了。這。種。亡。命。之。徒。他。們。是。沒。有。身。家。財。產。的。慙。不。畏。法。不。論。甚。麼。無。法。無。天。的。事。都。做。得。出。來。我。和。你。怎。樣。一。個。辦。法。呢。玉。梅。急。得。顫。聲。說。道。這。事。完。全。我。不。好。一。朝。失。足。惹。下。禍。殃。我。死。在。他。手。裏。不。足。惜。的。了。你。只。消。自。己。保。重。身。體。你。有。三。長。兩。短。我。便。死。在。黃。泉。也。對。你。不。住。的。現。在。沒。有。別。的。法。想。小。朱。來。恐。嚇。無。非。爲。的。是。我。一。死。之。後。他。也。就。癩。了。肺。管。我。爲。保。全。大。局。起。見。只。有。一。死。了。事。如。今。讓。我。死。了。罷。敏。齋。只。待。逼。出。她。這。句。話。來。當。下。心。中。喜。不。自。勝。面。子。上。免。不。得。假。仁。假。義。的。說。道。玉。梅。這。句。話。你。從。那。里。說。起。你。和。我。究。竟。是。共。過。患。難。吃。過。糟。糠。的。夫。妻。總。得。圖。個。白。頭。偕。老。你。怎。捨。得。半。途。拋。撇。我。呢。咳！要。死。一。同。死。我。無。論。怎。樣。不。放。你。一。人。先。死。的。啊。……玉。梅。自。從。和。敏。齋。結。婚。到。今。從。來。沒。有。聽。得。過。這。種。溫。存。體。貼。的。

話當下不知不覺一點酸從脚心起兩行熱淚滾出眼眶嗚咽着說道好人你既然有一條心愛我能夠原宥我種種過處貸我一死那麼急難之中總得救我一救才好說罷對敏齋跪了下來抱住敏齋的脚啜泣敏齋心想她忽然又要起性命來了可見體貼溫存的話說不得的古人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點不錯我姓孫的此番澈底將她處置將來不知要生出許多麻煩呢當下打定主意假意的安慰了她一番過得幾天只不見她自尋死路自悔前此不該說這幾句溫存體貼的話不說這幾句話也許事已成事她現在認我對他還有愛情所以放下心只不願尋死我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好到底送了她上路讓她死得個不明不白吧忖了一回出門去找到一個心腹如此這般和她商議了一回回到家裏對玉梅很體貼的說道現在一禮拜將到那個亡命之徒我想他總不肯就此甘心一定要來尋事我和你爲保重自己性命起見不得不防我想這樣吧等在家裏總不是事我同你暫避其鋒往那里小旅館內神不知鬼不覺的住下幾天瞧他用甚麼手段來處置我們我們再想對付方法你道好不好玉梅說那是很妥當你到那里我跟你到那里一切你調度我就是敏齋隔下



一天便同玉梅往法租界一家小客棧內宿下姓名也換上一個衣服也換了一套住在一間很窄小的房間裏兩人却也非常密切玉梅覺得敏齋從沒有這樣親切愛好過驚爲異數獨自默默地懺悔以前的過失有時竟流下淚來誰知禍患之來已迫在眉睫懺悔也沒用的了這一天剛同敏齋坐在房間裏面對面吃夜飯只見房門開處閃進一個人來摸出手槍對准玉梅腦袋砰砰兩響玉梅哎喲一聲跌倒在地那凶手又向玉梅胸口連打兩響見不動彈竄出房門飛奔而去敏齋嚇昏着伏在桌上一聲不響驚動了客棧內許多旅客同那客棧主人一閃的走來察看大家七手八脚扶着嚇昏的敏齋睡在床上再看那躺在血泊裏的玉梅身中數槍早已斷了氣客棧主人慌忙報告捕房自有包探巡捕走來察看一番一面緝凶一面將屍首昇往斐倫路相驗敏齋驚定之後請律師將恐嚇情形報告公堂公堂存了案四處緝拿凶手小朱小朱雖覺得這案子毫不相干怎奈自己從前妍識過的心虛膽小免不得溜之大吉敏齋一面替玉梅買棺殮出喪安葬一面將寵妾扶正安享艷福這件事敏齋自以爲做得十分快心十分秘密然而到後來仍不免給那自己認爲心腹的凶手敲了幾

千塊錢竹槓並且洩漏到外邊來給我做書的也知道了詳細只是當時誰也想得到敏齋自己買出凶手來打死愛妻的呢只道給流氓小朱暗殺的報紙上的輿論也是這般說法害得汪綺雲范純士等一批人大家灑了一掬同情之淚還恨得那個流氓小朱深入骨髓那一天馬空冀約尤璧如汪綺雲范純士等在小有天吃飯席上講起了孫玉梅大家如喪考妣的嘆息純士還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的罪孽簡直不小空冀道這也是她自作之孽不干老哥甚麼純士道怎說不干我事呢我不替她設法孫敏齋不會領她回去孫敏齋不領她回去小朱也無怨可結決不致於送她的命澈底根據起來不是害在我手裏的麼綺雲反對着道不干老哥的事都是我不好我不和她決裂她也不會得勾搭上你你不認識她不會得替她設計她也不致於送命所以歸根結底是害在我手裏的空冀聽說笑了起了道那麼你們兩人分擔着一個凶手的罪名快去自首罷璧如獨排衆議道你們兩人都不相干是我不好那一天大除夕我強拉着綺雲往大千世界遊逛就在這一晚上害綺雲認識了玉梅引出許多糾紛所以罪應歸我純士綺雲聽得大家笑了起來空冀道好了玉梅又多一

個償命的人了。正說着，隔壁房間裏走過一個人來，向衆人打着哈哈道：「你們在這裏講什麼？當心福爾摩斯空冀扯住那人坐下道：『老褚，我正要問你上回你在何企堂家裏爲甚麼要騙我。說書局裏有人到你府上找我，害我急急忙忙奔回書局。』」問沒有這件事啊？你老哥不該開我的頑笑。褚筭筭對座上望了一眼，悄悄的說道：「你要問我這回事麼？我也正想問你要你先在堂子裏請我吃了一臺花酒，再告訴你。」空冀道：「花酒我現在斟咒不吃。今天請你喝一斤花雕，你告訴我爲的甚麼。」筭筭只管搖頭道：「天下決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一斤花雕值得幾個錢，肯放你過去麼？」空冀給他說得疑心不決，央求他道：「你好好講呢，究竟爲甚麼要騙我。」筭筭站起身來說：「失了陪了我隔壁，還有客人你要聽我講。吃開夜飯，到大西旅館八十三號來，我細細的講給你聽。」空冀莫明其意，只不多問。筭筭自回隔壁房間去了。這裏綺雲、純士等又談了一回玉梅的事，也就席散。空冀見隔壁房內還沒有散席，走到隔壁去，見了筭筭坐在一並筭筭道：「你要叫堂差麼？我替你寫去。」空冀說：「我不叫堂差，已半年了，謝謝你不要替我開戒吧。」筭筭道：「不相強空冀，直等到席散同筭筭徑往大西旅館八十三號，其時還有筭筭的一。」

起朋友在房間裏叫局打牌直鬧到一點多鐘方去空冀才問筊篨剛說的話筊篨還不肯說只道總而言之這一天無形之間省去你一百塊錢你怎樣一個謝我現在你花酒不吃請你叫茶房去喊兩個鹹肉來鬧鬧吧空冀道怎麼說省我一百塊錢呢你說了。我吩咐叫鹹肉去筊篨道時光已晚說了來不及喊的你還是叫茶房來吩咐了。我就講你聽空冀免不得叫茶房來吩咐他喊兩個鹹肉茶房答應自己去筊篨坐在床沿上悄悄的說道老兄我先問你你怎會得認識那周陳兩位女子的空冀道純士牽我去的那兩位女子是甚麼路道筊篨道這兩位女子大有來歷姓陳的一位向在梵王渡愛媽女校讀書現下開除了常在外面胡調她家裏蘇州父親倒也算得一位紳士那一位周綺琴她的父親現在軍界裏當軍官母親是個日本人綺琴生在日本的據說她母親是個日本下女當時她父親在陸軍學校裏時候勾搭上了生下綺琴後來帶回中國當她大婦綺琴曾在愛媽女校畢業過業和那姓陳的陳惜娟同學所以常住在一起何企堂不知怎麼認識了她們常常引她們到家裏打牌吃酒她們兩人打牌無有不勝我在一月以前天天同她們打天天總要送給她們百十塊錢統計不下

一。二。千。元。後。來。我。細。細。留。心。纔。知。道。她。們。是。活。手。上。海。人。說。的。連。擋。碼。子。她。們。的。手。腕。非。常。靈。活。種。種。過。門。訣。竅。異。想。天。開。尋。常。人。那。裏。覷。得。破。她。們。的。弊。端。……空。冀。聽。說。呆。着。道。原。來。她。們。是。活。手。不。知。她。們。常。用。甚。麼。令。子。的。令。子。就。是。打。牌。作。弊。的。手。法。和。口。令。筭。篋。道。她。們。的。令。子。沒。有。一。定。隨。機。應。變。總。使。人。捉。摸。不。定。有。一。次。給。我。察。出。她。們。等。了。張。口。中。只。管。隨。意。說。話。摸。牌。的。時。候。摸。一。張。牌。故。作。懊。悔。的。樣。子。說。着。笑。話。！。放。屁。！。豈。有。此。理。！。人。家。那。裏。留。心。得。到。如。不。知。她。們。正。在。打。着。過。門。假。使。等。的。是。中。風。張。子。便。說。笑。話。！。等。的。發。財。張。子。便。說。放。屁。！。等。的。白。皮。張。子。便。說。豈。有。此。理。！。一。人。說。着。一。人。只。管。打。出。其。他。筒。索。萬。都。有。過。門。總。之。她。們。只。把。尋。常。的。談。講。來。做。口。令。使。人。不。注。意。墮。其。玄。中。她。們。便。是。不。講。話。嚥。一。口。吐。沫。咳。一。聲。嗽。咬。一。咬。嘴。唇。掠。一。掠。鬢。髮。煞。一。煞。眼。睛。都。含。有。作。用。尤。其。是。吸。香。烟。的。過。門。使。人。更。看。不。出。一。支。香。烟。怎。樣。捏。法。是。筒。子。怎。樣。捏。法。是。索。子。怎。樣。捏。法。是。萬。子。先。使。對。方。辨。明。白。了。等。張。的。是。筒。索。萬。那。裏。一。門。然。後。將。香。烟。送。進。口。中。吸。着。做。出。一。到。九。的。過。門。真。是。百。無。一。失。的。……空。冀。聽。說。呆。呆。地。想。她。們。日。前。打。牌。時。的。舉。動。只。想。不。出。來。笑。道。我。也。送。掉。七。十。

塊錢那真冤枉極了。筭筭道：她們還不但會得使用，令子手脚掉槍花的敏捷，也是無出其右。甚麼堆金山裝準頭，撈浮屍，搗大門上雲頭種種手術，十分精明，還利用她一雙天然足。有時候將中發白大牌塞在鞋肚內，從從容容伸給下家。有時候下家伸給上家，雙方交換利益均沾。所以她們的大牌三元四喜不足為奇。我們規規矩矩同她們打牌，那裏能夠贏她們的錢？不但不能贏，要想不輸也辦不到。你老兄前天假使連打一場，起碼再輸一百塊錢。所以我為保全你的血本起見，掉個槍花差遣開你。這不是實實在在在省你一百塊錢麼……空冀聽說當真感激不盡，說改天花酒不請，請你吃大菜。筭筭道：大菜我吃得討厭了，非得請我吃花酒不成。空冀道：花酒我近來此路不通……正說着，茶房領進兩位女子來，一位二十多歲，胖胖的面盤，濃妝艷抹，穿件妃色物華葛夾襖，外罩一件元色小馬甲，下身束着軟緞的裙子，套雙高跟皮鞋，走進房間，裝出羞答答地的神氣，站在一旁。一位只有十六七歲，很矮小的身材，瓜子臉，梳條辮子，妃色絲線紮了巴根，額上疎疎朗朗幾根劉海，五官位置還生得整齊，穿件旗袍，馬甲露出兩隻夾襖，袖子低下了頭，站在銅床橫頭，裝出不敢近前的樣子。空冀對



她們打量了一下。招招手。叫她們走近一點。茶房問道。看得上眼嗎。可要叫她們留下。空冀道。等她們坐下一回。再說。茶房點點頭。走出房門去了。空冀悄悄問筵篔道。你喜歡胖的呢。瘦的筵篔道。俗語說。打人打強。吃肉吃胖。我喜歡胖的一位。說着。就將一位胖的女人拉着。手擁到沙發內。一並坐下。空冀也將瘦的一位。抱在懷裏。替他掠掠劉海。問她多少年紀。叫什麼名字。那女人嚶嚶的說道。十八歲。叫采真……筵篔同那胖的女人。坐在對面。沙發裏聽得那瘦的女人說。叫采真。不覺觸動了舊情。對采真仔細望了一眼。說。采真。你還認識我麼。采真也對筵篔望了一眼。說。好像認識的。筵篔道。不是好像。簡直認識的。你還記得。起東方三十八號嗎。采真紅了紅臉。低着頭。只不回答。空冀道。你們又是老相好。一起讓給你吧。筵篔道。不必客氣。我和她雖是同過房。合過被。好說一點兒。沒有關係。空冀說。我不相信。難道你是柳下惠的老兄。柳上惠不成。筵篔道。你不相信。問她好了。她雖然做下幾年生意。怕到現在還沒有破身。咧。空冀道。那真越發笑話了。她不破身。怎麼好做生意呢。難道她專接生陽痿病的嫖客不成。筵篔道。她自有本領。這幾年來。好說守身如玉。返璞歸真。空冀道。照你說法。她將來好造貞節。

牌坊咧。筓篨道。但笑不答。空冀當問。采真道。你可真是沒有破身嗎。采真捏住空冀的手。只不回答。筓篨道。你不消問得。停回自然分曉。空冀很詫異。着問。筓篨說。難道石女不成。筓篨道。雖非石女。和水門汀相差不多。空冀打着哈哈道。這有甚麼法想呢。當和采真膩了一陣。給了她兩塊錢。叫她回去。說這畝石田。是沒有人敢請教的。還是免此一舉吧。采真接了錢。走出房間。對茶房說了幾句話。茶房又進來說道。這位女的。並沒有甚麼毛病。你爲何不要她。陪空冀。不和她多說。只道我要回去的。不要她。就是茶房懊喪着。走出房去。筓篨擁着的那個胖女人。插嘴道。你們胡說亂道。采真何嘗是石女。生意做得不要做了。只不過她晏發身。早做生意。她在五年前已同我們在一塊兒跑房間。那時候。她只不過十二三歲。居然也接生意。陪客人住夜。可是錢一到她袋裏。她就扮出種種苦臉來。只和客人講苦經。說苦話。逢到客人硬要和她睡覺。她免不得哭。哭啼啼。裝出十分悲傷的樣子來。客人到那時候。便有一百分興緻。也提不起來。只好自認晦氣。各睡各的被窩。她呢。第二天依然接生意。依然用這種方法。總使客人的興緻提不起來。他自管自的睡去。這樣子的做法。倒也做了好幾年。到了十六七歲。那時她

依然沒有發身。客人摸摸她的乳子，硬塊也沒有。一個不敢替她開包。她呢？只管接客。人接了客人，只等客人睡到床上，要實行那件事的時候，她便抵死將客人的身體推住。臉上還裝出十分苦楚的樣子，只管哀求討饒。客人這時候的慾火不用說已升到極點。給她這樣子的推推搡搡，哭哭啼啼，一團慾火，就不知不覺的冷了。下去事後和她交涉，她一味說苦經。客人也就軟了。下去不忍心向她討還住夜錢了。她這樣子做，作倒也是我們這行生意裏面的特別方法。直到去年冬天，張一明的兵在上海吵亂的時候，她在西門小客棧裏跑房間，碰到一位丘八太爺，和她開房間。她依然放出這種手段來。那里知道丘八太爺不懂上海話，她只管說她的話。丘八太爺一句也聽不懂。只和她蠻幹，並且幹了一回，再叫別的丘八來。此上彼落六七個人幹了一整夜，弄得被單上都是血漬。她呢？只賸一口氣。後來虧得客棧裏的帳房先生送她進醫院裏醫治了。十來天才始能夠接客。這大概也是一種報應……筌篲空冀聽得好笑。筌篲道：我也曾經上過她的當。講明十塊錢，我如數給了她。等到睡進被窩裏，她就扮出苦臉來說我尚沒有發身。老鴿逼我做生意，我免不得接客。可好請老爺饒了我這一遭。

以後補報老爺老爺。如果一定要硬幹我小性命。今天不保。當時我。很以為奇怪。跑下床來。捺着電燈。察看了一回。當真是處女。不過尙沒有發育完全。我認爲這種事情。不是人道主義。如果硬要和她行事。於心不忍。她這時候也哀哀地委曲求全。我就犧牲了十塊錢。叫她回去。所以今天見面。我還記得起這一回事。咧。空冀笑道。這也算得一件。創聞這塊肉好說有『奇行』的了。筌篔又問那胖女人道。那麼采真現在總算是開過包的。了。現在接了客。總不致於抱關閉主義了。那胖女人道。現在當然老吃老做。不再討饒。筌篔對空冀笑了。笑道。那麼老哥。今天錯過機會。空冀搖頭道。你不要說吧。這塊不毛之地。既經兵燹。我也不願意深入的了。筌篔聽說。笑了一陣。那胖女人又說。采真給許多丘八輪流睡了一整夜。第二天非但一個錢不給。還把采真的衣服帶了。跑。采真的本家到棧房裏。哭着吵着說甚麼。血本攸關。害得棧房裏的帳房先生等都笑。作一團。你們想到那時候。還要講什麼。血本不血本。咧。笑話不笑話。空冀聽說。笑不可仰。筌篔道。當然是血本攸關。呵。這四個字再貼切沒有的了。虧他。想得出。空冀笑了。一陣見時光不早。辭了筌篔。走出旅館。一路回家。安寢不提。第二天清晨。書局中。差入。

到空冀家裏說有兩位客人等在局中要你立刻便去空冀不知是誰驚疑了一回只得跳下床來正是

推倒玉山扶不起

揉殘嫩蕊倩誰憐

不知來見空冀的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撲朔迷離文人充房侍 風流放誕名妓罵書生

馬空冀匆匆忙忙趕到書局裏見兩位來賓不是別的正是多年的老友趙鳳梧和言復生當下招呼着道鳳梧兄真好久不見了今天難得光降近來官興如何復生道鳳梧兄上海也不時來的只因他做了官不免有許多公務匆忙而來匆匆而去一向沒有機會和我們老友相聚今天早上無意之間我在馬路上碰見了他同來探望老哥空冀道那真使我這里蓬華生輝榮幸萬分了鳳梧道老馬多時不見你你從那里學來的這麼客氣呵我在南京當個小小科員也不過嫁綫依人傭書自活怎好算做官咧空冀道在衙門裏出入大小總是一個官請你不必太謙鳳梧道像復生兄現在做華人會委員才是堂堂皇皇一個官復生道我那個官天天在外國人面前周旋只好

算外國人雇用的。一個堂倌。鳳梧道。堂倌的職司。還不錯。康密沁進賬。一定不少。像我。只取些薄俸。做些刻板生活。而且事事要聽命上司。沒有絲毫主權。簡直堂倌還不如。彷彿堂子裏討人身體的。倌人。空冀復生都笑道。你那個倌人。不知是小先生呢。大先生假使大蠟燭點過了。的何妨。同恩客。開開房間抄些小貨呢。鳳梧聽說笑了一陣。問起沈衣雲那里去了。空冀道。衣雲近來情場失意。潦倒不堪。前天回鄉下去了。鳳梧道。那又是不巧。老友未得一晤。復生道。衣雲簡直不能涉足情場。因爲他生性太純。摯在女人面上容易着象。要知尋芳拾翠。本來是一件遊戲的事。一着象。便給情絲牢牢。裹住。不能解脫。反覺得處處是苦境。事事是煩惱。一些兒沒有樂趣。可尋了你們以爲對麼。空冀說你的話不錯。衣雲此人。不配在上海情場中混的人家。說節婦他簡直是一個節夫。他碰到了一個女人。不管她閨媛蕩婦。總是死心塌地的對待她。披肝瀝膽的報効她。偶一失戀。他就好像有人挖了他心的一般。恨不得立時立刻跳黃浦。這種品性。怎好在上海情場中混呢。老實說。上海交際界的婦女。便是除掉娼妓一批。閨秀淑女。在外邊跑跑的。有誰能夠抱從一而終的決心。所以衣雲這種俏眉眼。只好做給瞎。



子看有誰能諒鑒他一顆純摯的心呢。鳳梧道：老馬的話很對，我也是情場過來人，吃過這種虧的。現在自己覺悟了，想到我生有涯，不願再浪費愛情，記得有一回席上有人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當時柳一佛先生更進一層。下一轉語道：偷弗着不如弗偷，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要知道既然偷弗着，何必空耗精神去偷呢？偷的滋味也不過如此。那里及弗偷來得自在。空冀笑道：弗偷還不如弗想，弗想就是太上忘情的意思。一個人能夠忘情，當然再好沒有，可惜難能實踐。就如鳳梧兄也是偷着了纔說。弗偷譬如一個人剛吃飽飯，說飯沒有甚麼滋味，不如弗吃。誰不要笑他。鳳梧道：你怎知道我偷着我從何處偷起呢？復生在旁插嘴道：鳳梧兄你也不用掩耳盜鈴吧？你那烟雨樓頭的一朵綠牡丹怎樣了？鳳梧聽說登時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空冀笑道：大概鳳梧兄已寶扇迎歸，藏諸金屋了。我們要賀賀你咧。鳳梧道：這算甚麼？一回事彷彿置辦一件器具吧？空冀道：這件器具聽說很合老哥的意思。何弗領到上海來，讓我們鑑賞鑑賞？復生道：笑話。人家娶的姨太太又不是一件古董。董玉器好陳列到茶會上來，給好古家老山新山的鑑賞。你真豈有此理了？空冀道：他

說一件器具。我才有此請求。其實不妨事的。我們只消一飽眼福。假使鳳梧兄不放心。儘管在尊寵身上粘着標語。『君子自重。眼看勿動手。』或寫『玻璃當心。』『油漆未乾。』那就萬無一失了。鳳梧復生笑不可仰。空冀又道：『現在鳳梧兄有『齊人會員』的資格了。應當入會。』鳳梧道：『什麼叫做齊人會？』空冀道：『上海文藝界裏有幾位好事者。立一個會。取名齊人會。第一條會員資格。必須納妾一人以上。會長資格。必須納妾三人以上。而且情人和姘頭不算。必須正式藏在金屋裏的。才算到開會那一天。召集全體會員。宴會叫做『齊人團拜會』。會員出席。必須帶同妻妾赴宴。如果只帶妻不帶妾。或者只帶妾不帶妻。當場取銷會員資格。如果一同出了席。當場撻酸撥醋。罰他跪在椅子裏吃光一客公司菜。宴會的當兒。各會員須報告妻妾間的情感。及經過情形。妻妾都有發言權。假使有欺妻寵妾。或者寵妻虐妾。一經會中察出。當主持公道。剝奪其夫權。這個會雖屬尋開心。却也含着保障女權的意義。』鳳梧兄何妨入會。鳳梧但笑不答。復生道：『爲甚麼取名齊人會呢？』空冀道：『你沒有讀過孟子麼？』齊人有一妻一妾者。』便是這個意思。復生笑作一團。這時尤璧如也到來。和鳳梧復生招呼過了坐。

着聽空冀講齊人會空冀又講了一陣說在座只有鳳梧復生有資格然而恐怕不能夠出席席逃不了爵跪吃大菜復生道這個會員當真不容易做我怎敢輕於嘗試空冀等笑了一陣見時光已將午正空冀便邀鳳梧復生璧如三人同上新利查吃了午餐再約晚上在悅賓一敘鳳梧道晚上恐不能奉陪老友鮑朗春請客請在一家堂子裏有叫什麼花想容的空冀道哦花想容老二是鮑二姐的老姘頭復生道鮑朗春不是大名鼎鼎上海小說家鮑一笑嗎怎麼叫他鮑二姐空冀道自有出典的停回我告訴你當下空冀又對鳳梧說道老兄何必去吃花酒還是我們一起悅賓樓清聚聚吧停回再約個柳一佛來說說笑話鳳梧道一佛好久沒見了他近況如何空冀道此老興復不淺常住在東新橋裕德里有時繁華世界喝喝茶有時賣賣字填填詞依然精神矍鑠笑口常開我們後生小子那里及得來他鳳梧道那麼晚上再定吧如果你約了一佛我花酒也不去吃了同一佛談談也好空冀道既然這樣我們在悅賓樓專等老哥哥老哥哥不要失約鳳梧答應一聲空冀會過鈔一同走下樓來復生鳳梧各自散去空冀璧如一同回到書局裏當下帳房先生對空冀說道剛才有個少年送來一部

小說稿子說要出賣吩咐給你看過一遍。要不要兩天以內他來討回音說着即將一冊文稿紙抄寫的稿本授給空冀。空冀見那書名叫做『慾海慈航』全書只不過十來頁約莫一萬多字上面的題序到占據了三分之二。海上文豪差不多各有一篇也有詩詞也有序跋恭維得那個作者耐庵復生雪芹再世空冀又看那作者的署名寫着『泗水情禪居士譯述』不覺詫異道這本稿子是譯的洋西小說嗎當將原文讀下道『有一少女曰愛倫者多情薄命時正倚窗而望忽有一少年經其窗下手持司的之克目架托力之克風度翩翩不減當年張緒蕙姑見之心怦然動不禁報以秋波……』空冀笑了一陣將稿本授給帳房先生說等那人來時還他就是帳房先生仍將稿本包好擱在一旁壁知道我們托古禹公選的一部唐人小說善華怎樣了空冀道聽說禹公新近進了文華編譯社我已好幾天沒有見他了不知他選好沒有壁如道文華編譯社不是就在附近麼我們何妨走去望望禹公空冀贊成當下兩人徑到文華編譯社恰逢主任不在禹公招呼空冀壁如進編譯室參觀只有一間廂房排列五張寫字檯正中一張是主任的坐位以次四張四位編輯員坐下其時各人正在伏

案。工。作。中。有。兩。人。認。識。空。冀。招。呼。了。一。下。依。然。靜。默。搆。思。室。中。除。時。計。擺。盪。的。聲。音。外。絕。無。他。響。各。編。輯。員。也。有。在。那。里。颼。颼。地。抄。寫。也。有。在。那。里。推。敲。作。勢。空。冀。壁。如。在。禹。公。寫。字。檯。畔。坐。下。問。了。正。事。幽。幽。地。同。禹。閑。談。問。他。手。中。做。的。甚。麼。稿。子。禹。公。道。是。長。篇。小。說。名。叫。『。續。二。十。年。日。覲。之。怪。現。狀。』。空。冀。呆。了。一。呆。道。這。部。書。不。是。我。佛。山。人。的。傑。作。麼。他。所。說。的。日。覲。是。他。自。己。的。日。覲。老。哥。又。沒。有。同。他。在。一。起。日。覲。他。臨。死。又。沒。有。將。日。覲。的。怪。狀。告。訴。給。你。囑。托。你。續。著。那。麼。你。怎。樣。替。他。續。下。呢。禹。公。笑。道。馬。馬。虎。虎。我。的。日。覲。硬。派。算。是。他。的。日。覲。只。消。做。得。奇。怪。有。誰。來。吹。毛。求。疵。壁。如。插。嘴。道。老。兄。今。年。有。多。少。青。春。禹。公。道。今。年。一。十。九。歲。壁。如。笑。道。然。則。二。十。年。的。日。覲。老。兄。從。何。說。起。呢。禹。公。楞。了。一。楞。道。給。你。們。這。麼。一。說。倒。害。我。做。不。下。去。了。壁。如。冷。笑。道。其。實。老。兄。所。見。的。怪。狀。不。論。怎。樣。怪。法。總。使。人。猜。度。得。到。無。非。是。這。一。回。事。禹。公。驚。問。道。你。說。的。甚。麼。一。回。事。呵。壁。如。但。笑。而。不。言。空。冀。也。不。明。白。他。所。指。何。事。逼。着。壁。如。說。出。壁。如。只。不。肯。說。空。冀。禹。公。大。家。懷。着。疑。團。不。再。多。問。空。冀。又。見。隔。座。一。位。楊。靜。蔭。先。生。也。在。做。一。部。小。說。稿。望。了。一。望。他。的。書。名。又。呆。住。了。原。來。楊。老。先。生。也。在。那。里。續。一。部。死。人。

的著作續的是『老殘遊記』他不叫續老殘遊記他叫『老殘新遊記』空冀輕輕地叫他一聲老殘兄游興如何楊先生會意笑着道不瞞老弟說我到了這里二十年十足做了二年的死人空冀道你怎麼做了二年死人楊先生道去年我做了一部疑雨新集又做了一部唐六如小簡又做了一部陸稼書判牘又做了一部李鴻章家書今年接撰老殘新游記你替我想何嘗做過一篇活人的文章空冀道那麼你爲甚麼專做這種死人工作呢楊先生道不靠死人的牌子就不能得讀者歡迎譬如他叫老殘游記我自知不是老殘不稱老殘游記稱做新殘游記那閱者便搖頭咂舌不願意一讀所以不能不借重死人捐出死人來裝幌子空冀道照此說法老兄簡直靠死人吃飯換句說話便是吃死人楊先生笑得鬚鬚直豎道你說的吃死人一點不錯可惜死人都要吃完了吃完死人之後又不知要吃甚麼東西正說時隔座一位李一耳先生笑起來道老楊你在那里吃死人我在這里做鍾進士吃鬼空冀越發詫異起來道一耳兄你吃鬼怎生吃法的呢楊先生說他吃鬼的本領真大我講你聽了包你嘴都要笑歪咧當在正月裏這里主任俞先生有一位朋友趙先生家藏一部辰州符咒



的秘稿共有四冊說是鬼神的手筆能夠治百病還能夠鎮宅驅邪厭勝避疫並且有種小玩意能夠捉蚊蟲能夠除臭虱兩地想思能夠夢中相會面不相識能夠使他愛慕這樣子神工鬼斧的著作當然是希世之寶我們這裏俞先生只向趙先生索到了這部稿本也不暇試驗便登報出售預約果然鬨動萬人因為我們中國人的迷信是天賦的而且人人腦筋裏曉得符咒是歷代相傳一種神秘的東西尤其是辰州的符咒彷彿文章稱桐城派人人拍案嘆服的於是一般好奇之士發狂也似的爭相預定不到一個月居然定去五千多部俞先王驚出意外當將趙先生的稿本校閱一過也不管靈不靈送往印刷所去印刷誰知趙先生聽得風行一時的消息便奇貨可居起來版權費索一萬塊錢並且有種種附帶條件俞先生這時勢成騎虎進退為難許他盈餘彼此對拆他只是不肯俞先生把他書中的符咒試驗之下一點不靈但是廣告已登了好久廣告費差不多已費了一千餘元如果不出版退還書款損失不資而且信用攸關那趙先生呢索性將原書四冊收回了去聲言如其出不到一萬塊錢版權費將由本人獨自發行俞先生不得已將計就計一方面敷衍姓趙的一方面托李一

耳先生閉門杜撰。不論甚麼符咒畫得愈奇愈好。李一耳先生笑道。我本來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姓李名耳故云）畫的符唸的咒一定靈驗。於是隨筆渾灑自成妙諦。也有畫成蚯蚓似的。也有畫成蝌蚪似的。都說他是治病符避崇符以外更造作許多咒語。都是詰屈聱牙不易上口的文字。俞先生見了拍案叫絕。說真是千古以來獸蹄鳥跡的創作。當即秘密付印。那姓趙的還不知有這回事。鎮靜着態度守候。俞先生給他一萬塊錢版權費。不料一月以後各報登載出版廣告。說辰州符咒秘本出版了。預約的趕緊來取。沒有預約的每部收價一元存書無多售完不再添印。這廣告登出以後居然風行全國。不到兩個月一萬部書一部不存。只氣得那姓趙的無處伸冤。誰知天下事情也有神秘莫測的地方。像這種獸蹄鳥跡的東西一經試用的人精神灌注在上居然會得靈効如神。符到病除。這大概也是一種心理作用。往往有頭疼的人粘上一道符唸幾句咒便會不疼。腰痠的人粘上一道符唸幾句咒就會不痠。最可笑其間有一種專治夜不安眠的咒語。上面註着『如有人夜不安眠心中煩躁者只須閉目靜心不轉他念背誦此咒不消百遍便能熟睡』。這種咒語真好說得百發百中。

只因夜不安眠實在爲的轉了他念不能靜心只消萬念屏除一心習靜自能入睡所以自從這一部符咒秘本出版之後買客來函道謝稱贊應驗的倒也絡繹不絕更有許多人寫信來要求再版以廣流傳俞先生免不得准如所請續印了五千部現在又將銷罄了你道奇乎不奇空冀說那真不可思議李先生好說是靠鬼吃飯一耳道我這種作品好在沒有人敢下批評的我不妨隨意畫個圈兒說這是赤松子的辟穀符隨意塗個三角說這是黃石公的隱遁符世上除非真有赤松子黃石公來扳駁我不對其他肉眼凡胎的人誰敢說聲不是空冀道佩服高論足下真是匪夷所思璧如聽說也嘖嘖稱賞又坐了一下作別而出兩人回到書局裏空冀嘆息着道人家焚膏繼晷用了幾十寒暑的苦功發爲皇皇大文不能在海上文壇騙一個錢像李一耳隨意塗鴉能夠風行全國天下還有甚麼真是非真眼光麼唉！這種奇聞假使給一批老師宿儒聽得了真要氣得眼淚直淌咧璧如道天下事原沒有定評的這也不過一種例子空冀又道你剛才說禹公作的續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其中不外乎這一回事這一回究竟甚麼事璧如笑道你想有甚麼事他今年十九歲二十年前正在娘胎裏

第一回。目。覩。的。怪。現。狀。不。外。乎。目。覩。他。爺。伏。在。娘。肚。子。上。游。山。玩。水。除。了。這。回。事。其。他。有。甚。麼。怪。現。狀。所。能。目。覩。呢。空。冀。笑。得。打。跌。道。虧。你。想。得。出。來。……一。回。兒。時。光。已。晚。空。冀。同。璧。如。往。東。新。橋。裕。德。里。訪。柳。一。佛。約。他。吃。夜。飯。不。料。一。佛。回。松。江。去。了。路。上。又。碰。見。趙。鳳。梧。鳳。梧。說。鮑。一。笑。定。要。拉。我。吃。花。酒。悅。賓。樓。之。約。不。能。來。了。空。冀。只。得。同。璧。如。兩。人。上。悅。賓。樓。小。酌。後。來。言。復。生。到。了。復。生。叫。了。個。小。花。園。艷。秋。的。局。一。同。坐。在。席。上。飲。酒。艷。秋。老。七。酒。量。很。寬。璧。如。同。她。猜。拳。輸。了。好。多。杯。呷。一。個。乾。復。生。替。她。担。憂。怕。她。生。的。栗。子。瘰。又。要。發。作。空。冀。問。他。栗。子。瘰。生。下。幾。時。老。七。道。已。三。四。年。身。體。虛。弱。的。緣。故。不。時。要。發。作。十。分。討。厭。空。冀。道。那。麼。你。酒。不。要。再。呷。吧。老。七。點。點。頭。璧。如。也。不。再。同。她。猜。拳。了。當。下。復。生。又。道。今。天。趙。鳳。梧。忽。然。有。興。吃。起。花。酒。來。害。我。們。十。分。掃。興。空。冀。道。鮑。二。姐。請。客。他。不。得。不。到。也。不。能。怪。他。復。生。又。笑。起。來。道。鮑。一。笑。你。怎。麼。總。叫。他。鮑。二。姐。呢。空。冀。道。自。有。道。理。我。認。識。鮑。一。笑。已。好。多。年。了。那。時。有。個。汪。均。卿。開。設。個。進。化。編。譯。社。在。北。河。南。路。鳳。梧。一。笑。都。在。社。中。編。輯。我。去。探。望。鳳。梧。總。見。一。笑。坐。在。樓。梯。旁。邊。一。隻。寫。字。檯。上。伏。案。作。書。有。一。天。還。見。他。做。一。首。歪。詩。粘。在。自。己。案。頭。這。首。詩。

道：「何爲夫子太栖栖搬到東來搬到西此是衝繁兼要道吃茶解手上扶梯」我見到他這首詩就知道他文字生涯十分清苦後來又有人講起他嫖得很起勁我終不相信他一個寒酸之士捨得把金錢去填無底的慾壑不料有一宵我同一位姓汪的朋友往妓女春痕租的小房子裏去白相坐了一回抽了兩筒鴉片我那姓汪的朋友一心想住在春痕那裏誰知道又來了一張歐東旅館的請客票一位姓甄的嫖客要春痕去陪住夜春痕免不得要撇下姓汪的去陪姓甄的又恐怕姓汪的北方人不容易打發於是心中靈機一動投其所好的喚出小房間裏打盹的一個老相好來說道鮑二小姐你陪陪這位汪大少汪大少雖然是北方人脾氣像賈寶玉一般很和善我今天如其不回來你就做了秦鍾陪汪大少過夜我回來替你們倆算賬就是我那姓汪的朋友眼見一位白白胖胖的二號大塊頭出來委身相就也便放了春痕只和鮑二小姐肉麻當有趣的攀談我在旁邊認識那鮑二小姐就是小說家鮑一笑我却不知不覺天良發現起來了面上熱一陣紅一陣坐立不安辭了朋友要走誰知朋友又不放我走我望望那朋友面上又望望一笑面上於心好生不忍我禁不住額上汗珠

直透身上。毫毛直豎。全身的肉。又像癢。又像麻。覺得有一種形容不出的難過。難過到極點。發狠起來。要待忠告我那朋友吧。又沒勇氣。忠告要待勸阻我那朋友吧。又沒機會勸阻。我想我那朋友。生長在北方的。那里懂得溫存體貼。我又想我那朋友。身軀這般偉岸。那里肯稍留餘地。我忍無可忍。一念慈悲。心中酸溜溜的一軟。險些吊下淚來。連忙站起。身子不過朋友硬拉硬扯。逃出房間。趕回家裏。替一笑。担下好幾天的心事。其實我和一笑。雖然認識。從沒有招呼過。這一回事。也許表的人類同情之心吧。從此以後。我才懂得一笑。那種嫵的訣竅。原來有這一條。終南捷徑。在堂子裏。嫵倌人可以不消化錢。反而撈一筆外快。我真佩服他。到六體皆投。日後見了他。總不忘這一宵事。背後叫他鮑二小姐。也就從這上面來的。復生聽說。笑作一團。道這也大。可以算得人心之變。然而我又聽得人說他做的小說。非常之多。老哥以爲如何。空冀道他的作品不能說他不多。不過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在那裏把別人的心血。揚自己的名聲。也可以說他在那里吸取別人的心血。過日子。復生道這又是怎麼一個講究呢。空冀道。莫怪你不在其行。不知其細。一笑在數年前。有兩個助手。一位余季萼。一位章力。



漢。余。季。萼。專。替。他。譯。長。篇。小。說。章。力。漢。專。替。他。撰。短。篇。小。說。兩。人。的。著。作。只。賣。給。他。四。五。毛。錢。一。千。字。他。毫。不。費。力。的。看。過。一。遍。換。上。自。己。大。名。轉。賣。給。書。買。每。千。字。起。碼。三。元。他。做。這。行。生。意。真。好。算。得。名。利。兼。收。不。過。現。在。的。情。形。不。同。了。那。余。季。萼。章。力。漢。自。己。覺。悟。過。來。不。再。做。他。文。字。機。器。不。再。把。自。己。的。心。血。替。他。揚。名。了。他。的。來。源。就。此。斷。絕。所。以。近。幾。年。來。他。的。作。品。也。就。不。多。非。但。不。多。而。且。拌。來。拌。去。都。是。這。些。材。料。好。似。肴。菜。抄。肉。絲。之。後。又。是。肉。圓。湯。使。人。吃。來。吃。去。都。是。這。樣。滋。味。好。不。難。受。復。生。說。道。你。的。話。不。錯。我。偶。然。閱。看。他。報。上。登。的。東。西。也。覺。得。說。來。說。去。都。是。嫖。堂。子。吃。花。酒。而。且。自。命。風。雅。酸。氣。撲。人。全。不。顧。到。旁。人。齒。冷。空。冀。說。道。齒。冷。却。還。可。堪。最。怕。肉。麻。讀。到。他。和。妓。女。調。情。之。處。便。像。繞。臭。脚。帶。似。的。繞。將。起。來。真。要。使。人。八。萬。四。千。根。汗。毛。根。根。站。班。復。生。聽。說。笑。了。一。陣。艷。秋。老。七。忽。然。也。插。嘴。道。你。們。講。的。可。是。那。批。做。小。說。的。人。這。一。批。人。臉。皮。算。得。是。陳。嘉。庚。公。司。裏。的。出。品。比。汽。車。胎。還。要。堅。韌。往。往。把。我。們。牽。進。書。裏。肉。麻。當。有。趣。似。的。說。怎。樣。怎。樣。誰。同。他。愛。好。誰。同。他。牽。絲。其。實。都。是。一。想。情。願。的。夢。話。老。實。講。我。們。當。婊。子。的。眼。裏。只。有。錢。他。們。靠。筆。頭。上。弄。幾。個。錢。的。人。一。年。進。賬。能。有。

多。還。要。養。家。活。口。試。問。拿。甚。麼。東。西。來。嫖。我。們。莫。說。別。的。就。是。敲。他。一。記。小。小。竹。槓。要。他。買。十。張。戲。票。不。是。要。害。他。兩。天。工。夫。捏。着。一。枝。筆。放。不。下。來。麼。復。生。空。冀。壁。如。都。笑。了。起。來。道。老。七。那。麼。你。難。道。不。做。這。種。客。人。的。麼。老。七。道。我。們。這。種。客。人。有。是。也。有。實。在。不。敢。不。做。拆。穿。講。我。們。不。想。他。們。的。錢。怕。他。們。筆。尖。上。不。讓。人。得。罪。了。他。們。受。他。們。吶。吶。不。休。的。罵。山。門。那。麼。說。好。不。見。說。壞。就。見。我。們。吃。生。意。飯。專。靠。名。氣。給。他。們。有。影。有。形。的。罵。結。底。我。們。拆。損。所。以。不。敢。不。接。神。待。佛。的。接。待。他。們。心。裏。總。存。着。一。個。敬。而。遠。之。的。念。頭。他。們。呢。還。認。道。我。們。佩。服。他。們。肚。皮。裏。的。才。學。看。想。他。們。臉。蛋。生。得。漂。亮。得。步。進。步。的。和。我。們。纏。不。清。爽。那。真。害。我。們。打。落。門。牙。向。自。己。肚。裏。嚥。有。苦。沒。伸。處。了。復。生。道。老。七。的。話。說。來。不。錯。的。確。有。這。種。情。形。老。七。又。道。我。們。上。個。月。接。着。一。戶。客。人。也。是。說。在。甚。麼。報。館。裏。做。小。說。的。第。一。回。叫。我。打。樣。堂。唱。就。在。檯。面。上。說。我。面。孔。怎。樣。怎。樣。好。我。猜。到。他。一。定。要。想。來。打。茶。圍。果。然。連。來。打。了。好。幾。次。茶。圍。不。管。人。家。房。間。空。不。空。總。是。一。到。像。生。了。根。似。的。人。家。香。烟。瓜。子。晦。氣。後。來。居。然。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打。合。着。要。做。花。頭。我。明。知。道。這。種。生。意。是。傷。陰。鷲。的。又。不。好。一。口。回。絕。他。祇。得。

將理不理的對他笑了一臉承情他一片好意過得兩天關照定一檯菜我帶笑的對他說道大少我們小場窩廚房裏的菜不大配胃口的最好大少自家帶菜來得實惠一點他楞了一楞道那麼替我叫一桌和菜免得大排場讓我替你先打兩場牌吧當時我免不得鼻子裏答應了一聲第二天下午他當真領了一批難民似的朋友來了老的小的都有坐下兩桌麻將檯面上只見碼子不見鈔票直到一深黃昏打吧麻將坐席你想三塊半錢一桌和菜團團坐下十三個人我站旁邊只替幾只白地青花的大碗擔心好容易沒有活命吞下我也氣得笑了承蒙他臨走還要塞給我一張甚麼銀行的半月期支票說這裏二十四塊錢不算數的你收了吧我道大少何必客氣我們不認識銀行的改天請你領了給我們吧他只管塞在我袋裏我謝了又謝過幾天我那本家把這張支票付給米行裏米行裏又付給一個工人那工人又把他買了柴到期一重一重的退到我生意上洋錢念四塊討債的來了三個人閑話又是不清不楚本家罵我我嘆口氣墊了出來他碰見我時只推說報館裏甚麼稿費沒有領到所以沒有去解我把一張支票還了他笑着說道大少你也不用解了領了稿費留在

手邊自己用用吧。我不在乎此二十塊錢。他快活得眉開眼笑。把一張支票藏了起來。遇見朋友總要摸出來獻寶似的給朋友細看。說這是老七私下贈給我的。要我同他租小房子。我還沒有答應他。咧朋友大家說他交了桃花運。他面上十分風光……像這樣的事你們想叫我怎麼一個弄法呢。復生空冀。譬如聽說都嘖嘖嘆着道。簡直沒有辦法。當下各人吃罷飯。空冀會過鈔一同走下樓來。老七坐着包車先去空冀別了。復生綺雲正走到新清和坊弄口。眼見鮑一笑等正從弄內走出不覺詫異着想。花酒怎麼吃得這樣快呀。那里知道他們吃這一樽花酒。又鬧出笑話來了。正是。

書生不是貂裘客

曲院偏多解事人

不知鬧出甚麼笑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豔福難銷春痕濃似酒

墜歡重拾綺夢暖於雲

鮑一笑其實不能說他十分壞。有時候他的脾氣倒也同張公藝一般。很能夠忍耐。下就是他對於堂子裏那個春痕老二也好算得仁至義盡的了。五年前吧。春痕將下嫁一個銀行行長。身價五千金。定洋已受了五百元。其時一笑正同春痕打得火熱聽。

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只氣得廢寢忘食，如喪考妣。鎮日價縮在春痕小房間裏，愁眉苦臉，飲恨吞聲。春痕眼見他這般氣苦不免也觸動悲懷，相對汎瀾一笑，愀然的說道：「二，你這樣有志氣的一個人，爲甚麼願意做人家小老婆，做小老婆是要吃苦的呢？平日受大老婆的氣，樣樣色色事情受大老婆的節制，受大老婆的壓迫，唉！我看你這樣一個小身體，那里吃得消這種苦頭，說着眼淚有好幾顆從挺厚的老光眼鏡底下流將下來。春痕好生不忍，摸出絲帕來，替一笑揩拭，一壁幽幽的道：「那麼你要我怎樣呢？他說歡喜我不給苦我吃的，他說他有錢樣樣依我，他說大老婆在天津將來永遠不帶我天津去的一笑，益發悲傷起來。道：「二，你年紀輕輕容易受人家的誘惑，男子的話，那一句打從心坎裏說出來的，他嘴裏說歡喜你，你怎見得他的心越是有錢的人，他的心越靠不住，你要知道有錢人娶個小不如窮人買隻鳥，窮人買了隻鳥，倒每天帶進帶出，要養到牠死，咧有錢人他有的是錢，今天娶了個老，二明天說不定又討個老，三你說他永遠不帶你到天津是說說罷了，他原籍是天津，他回去時候你嫁了他，得了他身價是他的人了，你怎好不跟他跑，唉！你苦在後頭，咧春痕聽說登時哭

得珠淚縱橫。嗚咽着道：「二少那麼叫我怎樣弄法呢？我當初原是不肯呀！我的娘一力攛掇我說：汪少是銀行裏的，買辦這樣，困在銀子裏的人，你不嫁他，你眼睛瞎了，你要在堂子裏做壽器的了。我一時心惑，就答應了他。現在你就是不說我見了你……說着粉頰貼在一笑臉上，擦了幾擦一笑，窩心得涎着臉道：你……你見了我怎樣呵……怎樣呵？春痕含着眼淚，嫣然一笑道：我不捨得你不捨得離開你，說着像貓兒似的嗚嗚之聲，不絕於口。一笑這時神經興奮到極點，只管將面頰在春痕耳鬢那里擦癢。春痕覺得熱辣辣地好像一隻橡皮熱水袋貼在面頰上，一笑道：那麼你不捨得離開我，你終於要離開我的啊？春痕頸子一扭道：我不離開你，我永遠不離開你，我咬定牙關不離開你，你只替我想個對付那姓汪的法子，一笑快活得眼睛合了縫，道：法子總好想的，你只要真心不跟他包在我身上，定洋也不消，還得我有法子使他來問你的訊，只是你現在決心不跟他將來難免又要跟別人的啦，說着斜了眼睛，察看春痕神色，春痕默然不聲，一笑微微嘆了口氣，道：唉！古時候有個花魁女，她不肯跟有財有勢的人，偏生跟一個賣油郎，大家稱贊她有眼光，跟了賣油郎，窮苦雖然窮苦，却能



夠。常。常。廝。守。在。一。塊。兒。的。了。現。在。像。我。窮。苦。雖。然。不。能。說。不。窮。苦。賣。的。總。算。是。文。章。小。說。不。是。甚。麼。醬。油。麻。油。賣。醬。油。麻。油。不。能。不。化。本。錢。像。我。賣。文。倒。是。家。園。貨。品。寫。出。來。就。是。錢。不。消。化。得。成。本。憑。你。怎。樣。大。廉。價。我。的。文。章。小。說。還。能。夠。賣。到。三。塊。錢。一。千。字。假。使。每。天。寫。上。三。千。字。也。有。九。塊。錢。進。款。你。如。其。跟。了。我。九。塊。錢。一。天。的。開。銷。也。可。以。敷。衍。過。去。的。了。老。二。你。是。個。有。志。氣。的。人。你。心。裏。怎。麼。……春。痕。淚。痕。界。面。愁。容。深。鎖。眼。睛。半。開。半。閉。的。在。那。里。上。心。事。好。久。一。回。只。不。答。應。一。笑。又。把。臉。子。在。她。鬢。角。邊。擦。了。幾。擦。春。痕。覺。得。有。好。幾。根。頭。髮。嵌。在。一。笑。眼。鏡。的。金。絲。腳。子。裏。面。抽。得。很。覺。疼。痛。登。時。眉。頭。繃。了。一。縐。一。笑。心。中。突。突。的。跳。盪。深。悔。這。句。話。說。得。太。率。直。了。連。忙。轉。圓。着。道。我。呢。自。問。娶。不。起。你。那。里。來。金。屋。給。你。住。只。因。你。一。片。真。心。對。我。剛。才。你。不。是。說。的。咬。定。牙。關。永。遠。不。離。開。我。你。要。在。堂。子。裏。不。離。開。我。叫。我。天。天。到。堂。子。裏。來。陪。伴。你。那。是。我。沒。有。這。種。力。量。除。非。……除。非。……春。痕。擁。着。一。笑。道。好。人。不。用。說。了。我。曉。得。你。的。意。思。了。等。我。打。定。了。主。意。再。同。你。商。量。我。沒。有。別。的。話。同。你。說。只。勸。你。外。邊。少。跑。跑。積。蓄。幾。個。錢。將。來。……俗。語。說。得。好。鼠。子。也。要。留。下。三。年。乾。糧。食。一。笑。道。你。的。話。不。錯。你。



鬆○爽○一○笑○也○覺○得○一○鬆○爽○正○好○說○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春○痕○自○己○挖○了○一○回○見○他○這○副○神○氣○輕○轻○地○捏○着○他○的○耳○朵○領○子○道○痴○子○我○自○己○在○那○里○挖○了○你○發○甚○麼○怪○一○笑○才○始○抬○起○頭○來○微○微○地○笑○笑○了○一○陣○也○奪○了○春○痕○手○中○的○金○挖○耳○來○替○春○痕○挖○一○隻○白○嫩○得○像○女○人○的○手○一○般○的○手○只○管○索○索○地○抖○顫○春○痕○乘○勢○一○掠○道○我○誰○要○你○挖○一○笑○含○譏○帶○諷○的○說○道○我○曉○得○你○用○不○着○我○挖○了○你○有○汪……春○痕○不○等○他○說○出○一○手○掩○住○他○的○口○秋○波○對○他○一○瞟○道○我○甚○麼○東○西○不○讓○你○挖○了○你○要○說○這○種○刺○心○的○話○一○笑○見○他○發○嗔○慌○得○手○足○失○措○似○的○擁○着○他○撫○慰○了○一○番○纔○始○站○起○身○來○脫○下○眼○鏡○將○床○沿○上○一○塊○舊○絲○巾○揩○拭○兩○塊○晶○片○誰○知○越○揩○越○模糊○原○來○這○塊○絲○巾○給○眼○淚○浸○濕○了○春○痕○奪○在○手○裏○另○換○一○塊○新○的○給○他○一○笑○揩○明○亮○了○眼○鏡○帶○上○了○仍○把○新○絲○巾○掉○了○一○塊○濕○絲○巾○塞○在○袋○子○裏○挨○步○出○房○春○痕○坐○在○床○沿○上○懶○洋○洋○地○把○挖○耳○剔○牙○齒○見○一○笑○出○房○叫○道○你○去○了○麼○明○天○一○清○早○陪○我○城○隍○廟○裏○燒○香○去○不○要○忘○記○一○笑○一○壁○走○一○壁○答○應○着○曉○得○曉○得○第○二○天○清○晨○一○笑○當○真○陪○大○痕○到○城○隍○廟○燒○香○先○在○山○門○口○一○家○小○店○裏○買○香○燭○春○痕○從○一○隻○手○提○小○皮○夾○裏○掏○出○一○塊○錢○來○買○了○許○多○香○燭○然○後○到○星○宿○殿○將○手○中○皮○夾○授

給一笑提了自己。熱了線香。一個個星宿。面前裝插。插齊香。合着纖掌。挨次拜了一週。然後默默地。點數過去。點到一個軫星。那里指給一笑。笑道：「二少你瞧我今年命宮裏。是這個星宿。白面低眉的。倒很有點書生氣派。一笑笑了。笑道：「怕是財星吧。不見得什麼。書生春痕對一笑。瞅了一眼。又問道：「你今年可是四十四歲。一笑道：「不錯。你倒還記得起。咧春痕道：「我只記得我同你相差十五年。我今年二十九歲。你不是四十四歲麼。我替你點數看是那一一個星宿。值年說着。伸出玉指。挨次數去。從東方青龍「角」星。點起到北方朱雀「軫」星。爲止。再從軫星數回來。直到一個「箕」星。那里忽然嚇了一跳。道：「二少你看你自己的星宿呢。披頭散髮的那樣。可怕一笑。望了一眼。見是箕星。想起宋朝趙鼎自挽的詩道：「身騎箕尾歸天上。」覺得不祥。又想起東坡的詩道：「顧我虛名但箕斗。」不覺發怔。着心中暗忖：「我在海上賣文。也正似虛名箕斗。詩經上不是說的麼。『維南有箕。不可以播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那麼我空懷着無用之才。只落得文丐似的。和箕斗二星。甚麼兩樣呢。不禁兀自出神。此時春痕忽又另外指着一個長眉老者。道：「不對。不對。你是這個。」一笑。又見是個「室」星。笑着道：「隨

你指派我一個都好春痕也笑了。笑捧着香燭徑上城隍大殿。香伙陪笑歡迎着。代替香客裝香點燭春痕找尋着一隻籤筒在手。正待求籤一笑。見了忽地心中動了一念。奪過籤筒笑着道我替你抽了一枝罷。你可是問的終身春痕粉頰微赧。嫣然一笑道終身不終身干你甚事。你抽着不靈的。要我求出來的。纔靈一笑道那麼香燭也須自己點才好。春痕當真自去焚香一笑乘隙在籤筒裏檢出十來枝。上上大吉籤藏在袖管裏。然後等春痕插了香跪上拜墩拜了四拜。將籤筒授給她。春痕一手接了籤筒。向香爐內烟篆上面轉了個圈子。再閉上眼皮默默地禱告一回。然後察察的將籤筒簸揚筒中一枝枝竹籤爭先恐後的要想跳出。只是一時又跳將不出。好久一回眼見一枝籤將要下墮。簸了三簸忽又縮了進去。一回兒又見兩枝籤將要同時下墮。春痕急得將籤筒向上一仰。兩枝籤不約而同的一起縮了進去。一回兒一枝籤已透出半段。搖搖欲墜。忽地第二枝籤向上一竄。第一枝籤縮了回去。第二枝籤左擺右盪。正待下墜。忽又牽連着第一枝籤。一時不得下墜。春痕急得手顫心蕩。額上粉汗瑩然一笑。在旁幽幽地打趣她道。汪大少這樣子牽絲攀籐……春痕一笑。玉手一抖。跳出一

枝籤來一笑慌忙替她拾起一看是第四十六籤上上春痕面帶笑容仍把這枝籤插入筒內說道待我再覆一擋一笑心中發急起來暗想這四十六籤她一定問着姓汪的事現在也許要問到我身上來了那麼有十來枝上上大吉籤都在我袖子管裏籤筒內正是凶多吉少假使她求出下下籤來不是又要害她疑心不決的呢正在發怔春痕已經從地上拾起一枝中平籤來授給一笑看一笑見是中平心下放寬了一半道這是第十六籤也好說着奪過籤筒偷偷地將袖中的籤一起插進筒內擱在一旁然後陪同春痕走向裏面從小皮夾內掏出兩毛錢來授給管事的人問他要兩紙第四十六第六的籤條那管事的找到了授給一笑又找上二三十個銅元春痕把銅元給了香伙跟在一笑後頭一路走一路問道二少第一回求的第四十六籤好不好一笑邊走邊說道壞却不壞總不及第十六籤好春痕發嗔道你給我自己看不要這樣吞吞吐吐說着便搶上一步將一笑手中兩紙籤條奪下只看上面註着故事第四十六籤『周文王遇姜尚』第十六籤『朱買臣榮歸』春痕快活得拍着手道城隍菩薩真靈好像在我肚裏走過似的一笑道怎麼靈法呢講給我聽聽春痕但笑不言一



笑冷。冷。的。道。我。見。四。十。六。籤。跳。到。地。上。時。是。反。的。字。在。背。後。那。麼。上。面。所。說。的。話。也。許。是。反。話。春。痕。只。不。相。信。在。一。笑。手。中。奪。了。皮。夾。將。兩。紙。籤。條。塞。在。皮。夾。內。然。後。徐。徐。走。到。一。家。命。課。館。門。前。站。定。了。向。一。笑。笑。了。笑。道。二。少。我。們。乘。便。來。算。個。命。吧。一。笑。道。我。不。要。算。我。從。來。不。喜。歡。算。的。說。好。不。見。說。壞。就。見。有。甚。麼。益。處。呢。春。痕。道。問。流。年。呀。不。要。緊。的。說。着。已。跨。進。門。去。一。笑。免。不。得。也。跟。了。進。來。自。有。人。招。呼。着。坐。下。兩。把。椅。子。裏。春。痕。見。那。一。壁。坐。着。的。瞎。子。已。有。五。十。來。歲。綳。着。眼。皮。悄。悄。地。問。道。可。是。排。排。流。年。春。痕。道。不。錯。請。你。替。我。排。算。排。算。我。今。年。二。十。九。歲。十。二。月。初。九。晚。上。一。點。鐘。生。的。瞎。子。點。點。頭。說。道。要。算。初。十。子。時。的。了。女。宮。辛。卯。屬。兔。說。着。伸。出。指。頭。不。住。的。輪。算。輪。算。了。一。回。說。道。命。宮。倒。很。硬。有。兩。重。傷。官。女。子。傷。官。便。是。尅。失。幸。虧。得。一。重。傷。官。有。食。神。冲。破。只。是。一。重。總。免。不。過。春。痕。聽。說。點。了。點。頭。回。想。到。過。往。的。事。微。微。嘆。息。瞎。子。又。道。算。你。八。歲。欠。三。分。行。運。女。命。晏。行。運。的。好。男。命。就。要。行。運。得。早。命。書。上。說。的。女。子。難。逢。七。八。九。男。子。來。逢。一。二。春。你。從。八。歲。到。十。八。那。步。運。其。中。還。有。個。臬。神。雙。親。面。上。有。些。冲。尅。不。知。你。父。母。怎。樣。春。痕。道。十。四。歲。爺。就。過。世。的。瞎。子。道。是。呵。這。重。關。逃。不。過。的。還。

帶一些馬科作事有點不定心到了東又想到西做了這一件又想做那一件直要過十八歲從十八歲交到二十八歲這一步運好了作事有主見脚頭也站得定了財氣也有只不過積聚不住東手拿來西手去好像鴨背上的水從二十八歲交到三十八歲其中有重傷官攀親最好攀命宮硬一點大概已攀的了不知官人命宮屬甚麼生肖春痕面上紅了一陣說還沒有攀咧瞎子道沒有攀最好將來攀寅丑子三重生肖不論那重都可以從三十八到四十八勞碌一點往往自己做得很盡力的事不能討人家的好真像頂了石臼做戲三十九那一年還有些破財要謹慎一點從四十八到五十八一路平平五十八到六十八這步老運却也很好大可以享受清福……春痕笑道這種棺材運好也徒然瞎子道算你有九十歲壽緣兩個半兒子送終春痕道噲！九十歲要老到不知怎麼樣了我總也不願活到這麼大的年紀我只問你今年的運道怎樣瞎子道今年命宮裏恰正脫運交運也還不錯今年交的正是一步食神就是正財財氣是很旺的只怕同傷官冲破最好離開血地遠遠走走春痕微微點首那瞎子又抱起三弦賓縹賓縹的彈了一陣春痕問一笑的生日要替一笑算一

笑只是搖頭春痕便給了瞎子一塊錢走出命課館埋怨一笑道我很想替你算算你怎麼不肯算一笑涎着臉道你算同我算一樣我同你合着性命的你好我也好算他則甚春痕對一笑瞅了一眼一笑又道瞎子叫你嫁給寅丑子三種生肖不知汪大少屬甚麼春痕嬌嗔着道不許你說汪不汪又道我曉得你屬老鼠你不用說吧一笑心中好生歡喜當同春痕走到馬路上雇了兩部街車徑回清和坊仍在小房間裏坐下又問她求的籤究竟怎樣春痕陪笑說道第一回問的才是你你放心吧打點怎麼安排我一笑受寵若驚似的說道哦第一回四十六籤是問的我呀那就再好沒有我是個周文王遇着你姜太公兩人合在一起正是百無禁忌……春痕笑得花枝亂顫道百無禁忌是粘在房門上的我不做姜太公做了替你看房門不成一笑笑了笑道你第二回求的不是問姓汪的嗎春痕道呸！我問他則甚一笑道那麼你怎生處置他呢春痕道你昨天不是說你有法子對付他的麼一笑不再多問獨自默默地出神春痕吩咐大姐阿金買些熟菜留二少吃飯原來這裏是春痕自己鋪的房間只用兩個做手拆些分頭自己的娘另租小房子住下不時到生意上來幫幫女兒的忙內外

一切事務全由春痕獨斷。獨行再自由。沒有當下陪一笑。吃罷飯。兩人又在小房間內。唧唧噥噥談了一陣。一笑自往報館辦事。直到晚上一兩點鐘。再來春痕妝閣。那時候春痕堂唱早已回來打茶圍。客人也都散盡。一笑便安享柔鄉。艷福斜拴在沙發內。眼望春痕卸妝。卸下妝拴上門。將電燈扭熄了。開了檯燈。再把額上留海用紅絲線吊起。髮髻上裹着絲巾。然後慢慢條廝理。寬衣解帶。登床安寢。這時候一笑已先鑽在帳中。幽幽地喚着姜太公。快來釣魚吧。一回兒又說老子騎青牛。姜太公好像騎白象。我來做白象。你騎春痕。登時發出一陣蕩人魂魄的笑聲。把一室空氣都笑得溫騰流盪不定。暫且按下單表。那姓汪的客人叫做汪三。始初一心想娶春痕。定洋已付了五百元。準備迎歸寶扇。忽有一天無意中在一張甚麼小報上見了一段春痕的小史。說得春痕淫而且蕩。簡直人盡可夫。面首無算。不覺心中冷了一半。又一次到春痕妝閣中打茶圍。只見小房間門帘下着大姐阿金。推說春痕堂唱去了。汪三略坐一下。猛聽得裏面一片笑聲。正是春痕老。二心中便猜到她是取瑟而歌的意思。不禁醋火中燒。要待發作。又礙着自己顏面。祇得懊喪而歸。從此絕跡不至。春痕只過得中秋節。便收了場。無

條件的下嫁。鮑一笑一笑。平空得到一位風塵知己。好像李藥師夜遇了紅拂。胸中塊壘全消。當在海上住下半年。又迫於閩威。沒奈何。挾了春痕北走。燕都無如。懷才不遇。長安居大不易。不到一年。李藥師竟變了蘇季子。金盡裘敝。欲歸不得。這時候。虧得一位老友。金一芥。在天津旭街。開着河北新聞報館。招留一笑。駐館編輯。一笑才得了一個棲身所在。樓上小小一間亭子。便做了一笑藏嬌的金屋。春痕這時困頓風塵。所有積蓄已消磨完盡。跟着一笑。度日正是捱一刻。如一月。沒處訴苦。一笑到此地步。尙且不減他尋芳拾翠的豪興。不時同友朋逛逛。胡同開開盤子。因此閨房之中。時生勃谿。金一芥同幾位編輯的。住在樓下。往往聽得一片劈劈拍拍的聲音。浪從春痕一笑房中傳出。又清脆又響亮。好像破竹。好像碎玉。好像徽州鞭炮。鋪在青石上。燃燒好像蘇州觀前街上的水磨雀牌。碰在上海紫蘭街上的紅木桌子面上。能使人醒酒。能使人解夢。正是一唱三嘆。繼續着這種聲浪的。便是嗚嗚的泣聲。當在更深夜靜的時候。聽到這一縷若斷若續。餘音裊裊的泣聲。真好像月夜置身赤壁舟中。同蘇髯翁聽客吹簫……那時有一位好事者。牛八先生起床竊窺。只見春痕在被面上學習。因是子靜坐。

法又好。好像觀音大士。坐下蓮台。一動不動。鮑一笑。呢伏在床下。効法善才。龍女深深膜拜。須臾菩薩現大神通。作獅子吼。徐舒法手。向一笑。臉上擊節嘆賞。一笑。只道善哉善哉。願女菩薩發大慈悲。施法雨祥雲。超度善男子。同登彼岸。……牛八先生見了驚駭。莫名退歸樓下。告知了同事。纔始明白種種妙音之由來。……有一晚春痕獨自看夜戲。去了一笑。約下幾位友朋。在亭子裏。春痕床前打牌。春痕回來。見了氣得雙淚交流。指着一笑。數說道。老二從前你不是當我花魁女的麼。現在竟當我杜十娘了。我自怨命薄。跟了你薄倖的李于先。只落得這般下場。咳！長江。這裡是有的。可憐。只少百寶箱。陪我同沉。……一笑。嚇得手足失措。一句話沒有回答。春痕又道。百寶箱。雖則沒有。寶却有一隻。在那里待我。夾了這隻寶。跳下長江吧。說着。哭得甚爲淒慘。一衆朋友。却捏着一把汗。鼠竄奔逃。一笑。覺得面子上。下不去。發狠起來。竟把春痕鎖在亭子裏。獨自惘惘出門。往北京逛去。……這里金一芥。牛八先生等幾位老友。深恐鬧出亂子。免不得開了鎖。喚出春痕。安慰一番。春痕隔了一晚也自悔。孟浪見天空落梅飄絮。似的。下起雪來。想到一笑。負氣出門。還穿着棉袍子。難免寒冷。但是箱中所有皮衣。全送。



進長生庫了。即使今天回來也沒有甚麼禦寒的衣服給他穿。這事怎生好呢？思前想後不禁悲從中來，整整的哭了兩天。第三天朝上推窗望見天空雪霽漫天，匝地照耀得晶瑩透澈，不禁又想起一笑。這麼大的雪，不知他縮在那里想起了，免不得冒雪衝寒去找尋一笑。當下穿着一件棗紅緞子的駝絨旗袍，梳着一個S髮髻，穿雙黑漆雨鞋，手中提隻小皮夾，一路踏着挺厚的雪，向火車站走。誰料中途遇見一人，身穿狐袍貂褂，外面還罩了一件獾絨大衣，海龍皮的領子襯着一張很豐腴的臉蛋，不住的向春痕端相。春痕垂首至臆，不敢見他，他笑吟吟的喚道：「你不是三年前日空一世的春痕？」二小姐嗎？怎麼憔悴到這個樣子了？春痕心如鍼刺，含着一包眼淚，答應一聲：「是的，你不是汪三少麼？怎麼今天到這地方來？」汪三說這裏是我家鄉，我在上海當下三年，銀行總理覺得很麻煩，現在辭了職，回到家鄉來住了。春痕忍住了眼淚，笑道：「那麼你是滿載而歸了？」汪三忽的也含酸忍淚的說道：「啊！我如今滿載而歸的，都是些銀子鈔票，只沒有你這樣敏妙溫婉的美人，有甚麼希罕呢？」春痕兩滴泪珠再忍不住，賽跑似的從眸子裏直跑到下頷。汪三見了心中好生不忍，拉着春痕到一處公園裏，坐在

一叢蒼翠欲滴的棕樹底下兩塊沒有着雪的太湖石上汪三捏住春痕的手悄悄地道：「老二你近况怎樣可能告訴我麼春痕只有微微搖首汪三將手中一根司的克在雪地上劃着『一笑』兩字問道他現在對你怎樣春痕只從喉嚨口含糊吐出一『還好』兩字其他就一句話說不出汪三見她這般悲傷不敢多問又揭起她的棗紅旗袍來道：「哎喲！你還穿着駱駝絨咧身體冷不冷春痕又說了一句『還好』汪三覺得再沒有話說只望着她額上幾條縐紋出神好久一回又問道你還想回上海麼春痕只是搖頭汪三不免觸發舊情約春痕到旅館一叙春痕默默地回想到當初所求的籤說他朱買臣榮歸如今他真應了這回事但是我呢難道做他的馬前婦不成忖着只不願往怎奈汪三一力勸駕春痕又想起一笑的話他總是說亂世文章不值錢我呢父母生下我這件隨身法寶却也不關亂世承平總好騙幾個錢既然他騙不到錢就讓我辛苦一點騙幾個錢供給他使用吧好在我的法寶同他文章小說一樣家園貨品不消成本當下打定主意便答應了汪三一同出了公園徑往大旅社住宿春痕這一晚免不得把隨身法寶雙手奉獻第二天早上也博得個滿載而歸不過

載的是甚麼東西作者不得而知要等鮑一笑回來自己檢查的了正是

餘情未斷偏相遇 覆水重收各惘然

不知鮑一笑回來怎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血本換貂裘驚心動魄 酥胸凝瑞雪盪氣回腸

鮑一笑回來的時候春痕身上已穿着一件簇新的旗袍這件旗袍是妃色物華葛的面子灰背的裏統四週綴着花邊十分華麗尤其是春痕這樣肥瘦合度修短相趁的肉體穿了越顯得娉婷有致一笑驟然見了只認作三年前酒綠燈紅中淺斟低唱的春痕不像藏在自已金屋中的春痕了當下呆呆地對她發怔又好像艷羨她又好像自慙形穢春痕這時早已宿怒全消見他這樣發默啐了他一口道呆大你對我看怎麼這衣服不是偷來的老實弗客氣把爺娘的血本換來的一笑不免驚心動魄的伸出一隻顛巍巍的指頭指着春痕道你好了……你好了……你……你……你春痕鎮靜着態度道我甚麼我穿了這件旗袍你看配身不配身春痕說到這里把身體一扭裝出蕩人魂魄的媚態來挨近一笑面前定要一笑下個批評好不好一笑只是默

默地嘆息坐下。床沿上低頭不語。春痕便挨身坐在一笑懷裏捏弄一笑的手。覺得冰冷澈骨。還在那里顫抖不定。春痕好生不忍。把一笑擁抱着道：「好人，可是你也覺得身上寒冷了啊！我怎捨得你身上寒冷。你身上寒冷同我身上寒冷有甚麼兩樣呢？」一笑聽到這幾句話，一颯心登時熱辣辣地軟了下來。只道：「我的寒冷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能賺錢掙皮衣也只有我自己忍耐。你來問我則甚。說時聲調悽咽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春痕倏地站起身來。從床底下拖出一隻手提箱。揭開箱蓋。捧出兩件簇新的皮衣來。放在一笑面前。一笑登時把兩顆沒有吊出的眼淚縮了進去。陪笑問道：「這從那裏來的春痕？」默不作聲。只把鈕扣上繫着的桑皮紙標籤解去。一笑幾次要想伸手取看。都縮住了。終於是春痕翻給一笑看。說道：「這一件是灰鼠馬掛鐵機緞的面子。這一種小花朵據說很時新。不知你合意不合意。這一件袍子的攤皮毛花倒還均淨。據說是同州版子。只不過面子是淡灰色的。物華葛怕家常不經穿。一笑看得出神。又羞又愛。免不得伸手把白茸茸的毛順着勢摩撫。覺得十分溫暖。春痕對窗外望了一眼。說：「這樣寒冷的天氣你就穿了吧。」說着替一笑脫去舊棉袍子。披上新皮袍子。還

把灰鼠馬掛套在皮袍子上一笑便對着一面小圓鏡子扭鈕扣春痕這時將脫下的舊棉袍子鋪在床上摺疊一笑忽從鏡子裏面瞧見春痕的髮髻今天改梳了橫S髻了詫異看道老二你一向梳豎S髻的今天怎麼梳起橫S髻了你前天不是說橫S髻不會梳的麼今天誰替你梳的呵春痕面上熱了一陣只管摺衣服幽幽的說道你只替我穿新衣服吧別管我頭梳得橫豎不橫新衣服從那里來呢一笑當真很識相不再多問春痕摺好衣服回轉身來對一笑端相了一回嘖嘖稱賞道當真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現在你就漂亮得多要輕去十年年紀咧只是我有一句話叮囑你你穿了這套衣服窰子裏再不要走穿了這套衣服走窰子那未免太對不起我了一笑微微點首好像有些心領神會從此以後閨房中倒也和好起來春痕不時外邊逛逛一笑免得內顧之憂時光迅速眨眨眼又是新春金一芥的報館因種種關係盤給別人開設鮑一笑免不得捨却了這個好地盤同春痕襪被南歸春痕要求一笑賃屋同居一笑只是含糊不應春痕沒路可走祇得再墮風塵合了幾個當年認識的小姊妹在新清和張榜出徵更名花想容那時候一笑又在海上賣文賣文能有多少出產不得已

自。貶。身。價。當。個。小。報。館。主。筆。上。海。的。小。報。館。誰。也。不。知。道。是。個。敲。竹。槓。的。機。關。部。一。年。的。大。宗。收。入。全。靠。在。舉。發。人。家。的。陰。私。撈。些。外。快。所。以。一。笑。當。了。主。筆。合。着。一。批。狐。羣。狗。黨。到。處。鑽。營。却。也。不。時。有。些。油。水。揩。摸。可。是。盲。不。忘。視。跛。不。忘。履。一。笑。只。消。袋。裏。一。有。了。錢。不。免。依。舊。叫。叫。春。痕。老。二。的。堂。唱。替。老。二。打。打。牌。老。二。不。忍。心。要。他。化。錢。見。了。面。總。是。好。言。相。勸。說。二。少。你。年。紀。半。百。了。可。以。收。心。的。了。我。在。這。里。實。在。不。是。享。福。是。受。罪。你。要。知。道。我。在。這。里。受。罪。是。爲。你。受。的。當。年。你。不。阻。當。我。嫁。給。汪。三。我。那。里。會。到。這。個。地。步。你。嫁。又。不。許。我。嫁。娶。又。娶。不。成。我。使。我。今。日。之。下。吃。這。樣。的。苦。你。還。忍。心。到。我。這。里。來。眼。看。我。吃。苦。以。爲。笑。樂。你。的。心。不。知。怎。麼。樣。的。心。了。唉！我。也。不。能。怨。你。只。恨。自。己。命。苦。但。是。我。見。了。你。的。面。時。總。不。能。不。使。我。觸。發。心。境。可。好。請。你。少。來。來。算。你。體。諒。我。的。一。笑。聽。說。却。無。動。於。中。只。是。涎。着。臉。和。老。二。胡。纏。老。二。也。沒。奈。何。將。理。不。理。的。同。他。說。說。笑。笑。這。一。晚。（接。二。十。六。回）鮑。一。笑。又。約。了。三。四。位。小。報。館。裏。的。同。事。到。清。和。坊。老。二。房。間。裏。打。牌。曉。得。南。京。趙。鳳。梧。也。在。上。海。乘。便。也。約。下。鳳。梧。誰。知。鳳。梧。九。點。鐘。到。老。二。房。間。裏。只。見。兩。戶。客。人。一。個。都。沒。有。認。識。的。連。忙。退。出。房。間。另。往。別。處。



應酬原來鮑一笑這一晚到老二那里只有六點鐘始初只同着兩個朋友一個是報館經理谷雨亭一個撰稿的何憐青三個人在小房間裏專等客到誰知一個人影也沒有來後來直到八點鐘來了兩位朋友正待打牌老二忽然拉一笑到小房間裏幽幽的說道二少對不起我剛才接到東方旅館電話有一戶過路客人要來打牌我答應了他他不久便來大房間呢早已不空另有一戶客人做花頭樓上和對房間也都有花頭所以只好和二少商量請二少明天打吧我們好在自家人一定商量得通的要請二少原諒一笑聽她這麼說法也只好微微點首走到小房間裏向各人說明原委各人也只冷冷的笑了一聲站起身來要走其中谷雨亭道那麼我們翻檯吧翻到裕福里月影閣那里去好不好一笑道月影閣不是個小孩子麼去玩她有甚麼意味雨亭道小孩子才有天真我很喜歡這個孩子你們一起去玩玩又何妨呢衆人一鬨的說要去便去時光不早了於是雨亭當先引着衆人匆匆出門一笑獨自慢慢的走出新清和坊也不叫街車沿着大新街電車路走那時馬路上已明燈如晝車水馬龍十分擁擠一笑一路走一路微微地嘆息想起那老二今天不該下逐客令這樣子

對待我。我却可以原諒她。朋友面上怎生過得過去。想到這裏。又不免把過去的一番書。溫上心頭。兀自呆呆地出神。那時候馬路上。剛有一人駕駛着一輛機器腳踏車。開足馬力。風馳電掣的。在一笑身旁擦過。一笑險些兒給他撞倒。慌忙跨上水門汀。走到正豐街。那里又見電車上的乘客塞得個水洩不通。不但車廂裏三等頭等通通塞滿。連那個月台上也站立得插足不下。當電車蠕蠕開動的當兒。還有不識相的乘客。跳將上去。剛跳上腳踏手裏銅梗還沒放掉。早給那個賣票的一飛脚把乘客踢到馬路上。離開軌道有三四尺遠。登時跌了一個狗吃矢。跌得額角上墳起一個大塊。漸漸滲出血來。那乘客扒起身子。捧着頭望望那輛電車。早已去得遠了。也只有忍痛走路。一笑見了心中。好生不。忍想到剛才那個坐機器腳踏車的何等寫意。現在那個跳電車的何等吃苦。同樣是個人類。只爲了金錢問題。就分出苦樂來了。唉！世界上那一件事情。不是金錢在中間分苦樂。那一個人不受金錢的驅使。便是我有了錢。化在老二身上。老二今天也決不會得冷淡。我進一層說。我有了錢。她早在我金屋中做我的姬妾。我進他房時。他怎敢不趨承我的色笑。我要到東。她怎敢到西。我要到西。她怎敢

到東那我不是同坐機器腳踏車一樣自由快樂只因沒有錢今天受她摺斥也同跳電車的乘客一樣受辱她呢其實不能怪她她只爲着金錢她早曾做過我跨下的機器腳踏車因爲我沒有金錢給她使用她不得不做那『大眾可坐穩快價廉』的電車……一笑默默地正想到大眾可坐穩快價廉八個字忽地又是一輛電車擦肩過去一笑眼睜睜地望着大眾可坐穩快價廉八個字無限的感觸無限的悲傷腦子裏昏沉沉眼睛裏水汪汪鼻管裏酸溜溜腿子裏軟棉棉一步挨步走到裕福里弄口忽地又感到自己已是個從電車上被踢下來的人了還要趕上別一輛電車則甚想到這里不覺大澈大悟起來登時把踏進弄堂口的一隻腳縮回到馬路上旋轉身子一溜烟趕回家去害得谷雨亭席上少了個嫖界老前輩鮑一笑谷雨亭這時同三四位朋友正在月影閣房間裏坐等鮑一笑等了好久一回不見到來也就同何憐青張一超蔡一鈞等四個人扳位打牌本家甯波老大擰手巾裝水果送茶敬烟忙做一團小阿囡金媛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生得圓圓的一張臉蛋深深的兩顆酒渦髮辮梳得滴滑臙脂點得鮮紅像小鳥一般在房間裏穿進穿出煞是令人可愛谷雨亭本來是

個徽州人年紀也有四十開外。在上海報界混了多年。雖然生下一張橘皮臉。倒也宜。嘖。宜。喜。見。了。人。總。是。陪。着。笑。臉。巧。語。花。言。說。得。人。心。悅。神。服。好。像。他。娘。老。子。特。地。製。造。這。一。張。臉。蛋。來。供。人。解。悶。兒。的。他。現。在。上。海。塔。街。開。一。家。小。報。館。出。一。張。小。報。叫。做。玻。璃。報。一。笑。做。主。筆。何。憐。青。等。做。稿。子。雨。亭。借。了。這。張。小。報。做。他。敲。竹。槓。的。工。具。倒。生。意。興。隆。日。進。紛。紛。可。是。一。個。人。飽。暖。了。免。不。得。想。淫。慾。雨。亭。曾。經。把。一。個。燒。火。丫。頭。阿。鳳。收。過。房。後。來。不。知。怎。樣。給。床。頭。夜。叉。虐。待。死。了。雨。亭。整。整。哭。了。一。個。月。偶。然。做。些。似。通。不。通。的。文。章。署。名。總。是。寫。着。『憐鳳生』。『泣鳳客』。『悼鳳閣主』。『悲鳳詞人』。『人家不知道底細的。還道他是個多情種子。自從阿鳳死後。蓄意要想續置一房姬妾。只沒有機會。現在見了那天真未鑿的月影閣金媛。真像活貓兒。見到死老鼠。舐嘴。咂舌的快活。金媛只有十五歲。懂得甚麼。假情假愛。你只消當她女兒一般。吻吻她的臉頰。買些糖果給他吃。她就叫你爺阿伯。都肯雨亭這樣一團和氣。假仁假義的面孔。對付一個小孩子。真是綽乎有裕。所以雨亭打定主意。便從這里入手。當下雨亭一壁打牌。一壁心在金媛身上一雙久旱逢甘雨的色眼。不時瞟着金媛。見金媛剝了兩瓢。

密。橋。送。到。自。己。面。前。便。趁。勢。拉。住。金。媛。的。手。拉。她。坐。下。自。己。一。並。將。一。瓢。橘。子。送。進。自。己。嘴。裏。一。瓢。橘。子。送。到。金。媛。嘴。裏。金。媛。口。中。細。嚼。緩。緩。眼。睛。望。着。雨。亭。手。裏。的。牌。見。雨。亭。摸。進。一。張。青。鳳。笑。盈。盈。的。道。四。少。摸。的。是。你。姨。太。太。啊。雨。亭。因。爲。給。她。說。穿。了。便。趁。此。機。會。打。出。青。鳳。道。我。那。姨。太。太。不。要。她。了。下。家。蔡。一。鈞。拍。的。一。聲。翻。開。兩。張。青。鳳。來。道。我。就。碰。你。的。姨。太。太。話。沒。說。完。對。家。何。憐。青。不。慌。不。忙。攤。開。自。己。面。前。的。牌。來。道。我。單。吊。你。的。姨。太。太。雨。亭。見。是。一。副。兩。番。大。牌。嚷。着。糟。了。糟。了。我。那。姨。太。太。闖。禍。了。金。媛。在。旁。掩。着。嘴。笑。得。打。跌。笑。定。了。說。道。四。少。的。姨。太。太。怎。麼。大。家。都。要。搶。的。雨。亭。只。得。涎。着。臉。道。馬。馬。虎。虎。這。副。牌。上。雨。亭。整。整。輸。掉。十。塊。錢。害。上。下。兩。家。也。各。輸。了。十。元。原。來。這。副。牌。還。是。憐。青。做。莊。上。下。兩。家。張。一。超。同。蔡。一。鈞。大。家。埋。怨。雨。亭。不。該。放。出。姨。太。太。來。害。人。我。們。兩。人。好。像。睡。了。你。的。姨。太。太。生。下。楊。梅。瘡。各。打。了。兩。針。六。零。六。元。氣。大。傷。雨。亭。也。聳。起。肩。架。笑。了。一。陣。這。場。麻。將。直。打。到。十。一。點。鐘。打。罷。麻。將。各。人。已。餓。得。胃。虫。在。肚。裏。吱。吱。吶。吶。的。叫。着。只。等。娘。姨。大。姐。搬。出。一。桌。和。菜。大。家。不。住。口。的。狼。吞。虎。嚥。勃。蘭。地。也。一。盃。連。盃。的。斟。着。本。家。甯。波。老。大。斜。拴。在。面。湯。檯。畔。酸。心。下。淚。他。們。只。作。不。見。

座中何憐青眼睛笑得一條直綫道雨亭兄今天虧得你家姨太太挑發我贏到三十塊錢明天嶺南樓我作東雨亭打着哈哈道你便是今天不贏也該請客了孫醫生那里的三百塊外快大概總到手的了何憐青喝了一口勃蘭地幽幽的道還沒到手咧那孫玉芙簡直可惡一味的游移其詞我明天再拿不到索性要在小塔報上破口大罵了這種江湖醫生主見打得老不給些苦頭他吃他簡直不肯情願願破鈔的兩亭道那麼你預備怎樣一個罵法呢憐青道我說他怎樣怎樣替人打六零六打死人了人雨亭道他真不來睬你咧你小說裏又沒有寫他真姓名他見了祇作不見你有甚麼方法憐青忖了忖道那麼索性登出他真姓名來你看好不好雨亭搖頭道不妥不妥他可以同你法庭相見你沒有證據提出他就要你賠償名譽損失那時候你不是偷鷄不着蝕把米麼憐青又忖了忖目中露出兩道凶光來道我自有方法處置他好在我們小塔報是每天出版的不比你辦的琉璃報要三天出一張我不妨在小說裏顯出他的真姓名來等他發急要起訴時我第二天報上就替他更正只推在手民身上說是手民誤植了他的姓名他奈何我不得也許他見了我顯出他的真姓名來



認爲我已經找到了他的真憑實據才敢秉筆直書因此恐慌起來偷偷地過了門豈非佳事雨亭道這樣辨法也未始不可只覺得太冒險一點像我就不敢走險路竹槓總須敲得絲毫沒有痕跡才算本領你看上月那一件酒精攪水的事辦得何等敏捷當時我只發我正光明的論調我說『風聞市上有某某某數家酒號將酒精攪下冷水充當高粱出售使貪盃者如中酖毒當局苟能主持人道似應起而嚴禁茲經本報切實查調該酒號依舊蘆批零沽公然出售是誠不知存何居心』自從這一段消息發表之後那一批酒商大起恐慌有幾家心虛胆怯的偷偷地挽人前來疏通要求我們筆下留情別同他們反對我便開出盤子每家要他們三百塊錢其中有兩家曾經出過亂子的一錢不少送了三百塊錢來有兩家尙還沒有出過亂子的免不得要求減少一點我也就通融辦理減到二百塊錢再少就不是生意經他們便也不敢不出統共進賬了一千塊錢你想我只輕描淡寫的登載一則一百字不滿的消息發生這麼大的効力而且絲毫不着痕跡手腕何等神妙憐青等聽說都嘖嘖賞雨亭又道事後那經手人還要求我在報上誌謝以便取信前途我一口答應了他准定

登報誌謝。你道我的胆子大不大。憐青聽得出神。口中咬着一塊鷄膀。含糊問道。你怎樣一個謝法呢。雨亭道。當時我就在報尾登着一段特別誌謝道。『昨承某某酒號。某某酒號。各贈白玫瑰三瓶。某某酒號。某某酒號。各贈白玫瑰兩瓶。氣味醇厚。迥異常酒。陶然一醉。足解千愁。』……憐青吐出一塊鷄骨。拍掌稱贊道。妙哉。妙哉。末了你還有一個一千元的總結數目咧。佩服之至。雨亭道。不是這樣便不足以取信前途。這也是不得不然的事。座中蔡一鈞同張一超聽得呆了。說我們辦了好幾年勞什子的豆腐干。報怎麼只沒有這種好機會碰到的呢。雨亭咕咕地喝下一盃酒。笑道。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敲竹槓。雖小道也。非容易的事。必須有三種訣門。一鈞側着頭道。敢問甚麼三種訣門。雨亭笑道。這要賣賣關子了。憐青插嘴道。一鈞兄。你的贊見之敬。預備沒有。你要學會三種訣門。必須奉上一筆贊見之敬。雨亭又喝下一盃酒。打着哈哈道。不要的。不要的。做同行生意是難為情的。不過我先要問一鈞一件事。情一鈞。你不是在那里轉女相士。藕花的念頭。麼。請老實告訴我。一鈞登時臉子紅了起來。對一超面上望了一眼。說藕花是一超兄的老相好。小弟怎敢放肆。雨亭冷笑了一聲道。

味我前。天。眼。見。你。同。她。從。大。千。世。界。走。出。手。挽。手。兒。同。上。大。西。旅。館。直。到。一。深。黃。昏。才。懶。洋。洋。走。出。旅。館。有。這。回。事。沒。有。一。鈞。不。絕。口。的。否。認。說。藕。花。她。是。靠。相。面。吃。飯。的。本。來。在。大。千。世。界。設。下。場。子。我。同。她。偶。然。一。起。走。出。也。許。有。這。回。事。她。又。在。大。西。旅。館。走。房。間。相。面。我。也。不。時。往。大。西。旅。館。訪。朋。友。偶。然。一。起。進。旅。館。也。許。有。這。回。事。只。不。過。沒。有。手。挽。手。兒。和。那。懶。洋。洋。地。出。旅。館。的。事。你。別。替。我。宣。傳。散。佈。流。言。雨。亭。笑。道。只。要。你。承。認。一。同。出。進。旅。館。就。是。的。了。對。不。起。明。天。報。上。叨。光。一。條。消。息。一。鈞。發。急。道。這。個。爛。污。萬。萬。拆。不。得。登。了。出。來。要。引。起。各。方。面。的。攻。擊。就。是。一。超。兄。面。上。我。也。對。不。起。的。雨。亭。道。可。惜。來。不。及。抽。去。了。稿。還。是。昨。天。發。的。咧。此。刻。排。字。房。已。在。拚。版。了。一。鈞。急。得。額。上。汗。點。滴。到。了。酒。盅。裏。說。道。這。事。萬。萬。不。便。披。露。無。論。如。何。要。請。老。哥。去。抽。掉。的。雨。亭。只。是。微。笑。座。中。張。一。超。聽。得。不。免。和。蔡。一。鈞。吃。醋。起。來。拍。着。桌。子。說。道。一。鈞。你。太。不。作。興。剪。朋。友。的。邊。兒。我。同。你。出。科。弟。兄。事。事。都。可。以。同。你。相。共。惟。有。藕。花。我。要。獨。占。的。了。你。要。轉。她。念。頭。我。同。你。情。願。決。鬥。拚。個。你。死。我。活。一。鈞。聽。說。急。得。站。起。身。來。蹬。脚。道。老。兄。你。相。信。他。造。謠。我。那。里。有。這。回。事。我。同。她。有。了。關。係。立。刻。死。在。你。面。前。都。可。以。一。超。

道你沒有這回事。雨亭兄總不見得造你謠言的一鈞氣急得一句話說不出口。拉了一超要同到藕花那里去質對。一超把身子一偏說道質對也無須質對。她總不肯直認的。只是明天玻璃報上披露出來。叫我有甚麼顏面對人。一鈞索索抖顫的手放了一超忽又拉住了。憐青懇求似的說道老哥這一回總須幫忙。請老哥同雨亭兄打個招呼。請雨亭兄看往日交情面上。立刻到排字房去抽掉這一條消息。以全我們兩人的交誼。憐青湊在一鈞耳上幽幽的說道那麼你明天怎樣過門。一鈞拍着胸脯道笑話。明天一蘋香請客。小弟作東。憐青又湊上雨亭耳朵說了一句話。雨亭免不得站起身來。摸摸袋裏說道車錢也沒有一文。咧一鈞連忙掏出兩毛錢來。送到雨亭面前。雨亭取了兩毛錢。忽又坐了下去。自斟着白蘭地。喝了一口酒。拊一塊鴨。只沒有去志。一回兒一超忽又發急起來。要同一鈞拚命。兩人汹汹其勢。只待交手。雨亭忽地將手中兩毛錢對桌上拍的一碰。說道二位靜聽。這就是我教你們敲竹槓的三種訣門。這三種訣門就叫『三頭主義』。怎麼叫三頭主義呢。第一就是『拔苗頭』。剛才我猝然問你。你在那里轉藕花的念頭。你臉上紅了一陣。我便用第二種『裝筍頭』主義。

說。你。同。藕。花。怎。樣。怎。樣。裝。得。絲。毫。沒。有。漏。縫。好。像。真。有。這。一。件。事。的。一。樣。使。你。百。口。莫。辯。那。時。候。你。不。得。不。挽。出。憐。青。來。同。我。說。話。我。就。托。憐。青。同。你。『。接。線。頭。』。要。你。明。天。請。客。還。要。你。拿。出。兩。毛。錢。車。資。那。時。候。你。不。是。情。情。願。願。的。了。你。情。願。請。客。你。情。願。拿。出。車。資。就。是。我。三。頭。主。義。的。成。功。二。位。老。哥。請。你。們。不。要。空。爭。坐。下。喝。酒。吧。明。天。報。上。那。里。有。甚。麼。消。息。放。一。百。念。個。心。就。是。一。鈞。同。一。超。聽。雨。亭。這。麼。說。法。心。中。一。塊。石。頭。才。始。落。下。坐。在。原。位。裏。笑。起。來。道。雨。亭。兄。的。手。段。真。使。我。們。後。生。小。子。佩。服。得。五。體。投。投。明。天。一。蘋。香。就。算。謝。師。酒。一。定。要。請。老。師。光。降。雨。亭。笑。道。謝。師。酒。也。可。以。免。得。這。兩。毛。錢。就。算。了。贄。見。之。敬。吧。說。着。便。將。兩。毛。錢。對。袋。裏。一。塞。一。鈞。等。各。人。敬。了。雨。亭。好。幾。盃。酒。雨。亭。一。眼。望。見。檯。上。擱。着。兩。個。白。蘭。地。空。瓶。了。手。裏。似。乎。有。些。軟。棉。棉。地。不。忍。心。把。盃。子。湊。到。口。上。既。而。一。轉。念。還。只。要。喝。個。爽。快。又。一。連。喝。了。兩。盃。只。叫。着。添。酒。本。家。甯。波。老。大。答。應。的。聲。音。甚。為。悽。慘。兩。片。嘴。唇。皮。也。顫。抖。得。像。發。三。陰。瘧。疾。答。應。之。後。只。管。延。挨。不。即。拿。出。雨。亭。登。時。出。裝。出。醉。態。瞥。見。房。門。口。站。着。一。個。拍。肚。子。唱。歌。的。乞。丐。呶。呶。不。休。雨。亭。搶。了。兩。個。空。瓶。擲。到。乞。丐。面。前。砰！。砰！。兩。響。登。時。把。乞。丐。嚇。走。不。但。

乞。丐。逃。得。無。影。無。蹤。連。那。房。間。裏。的。娘。姨。大。姐。也。嚇。得。屁。滾。尿。流。逃。進。小。房。間。裏。尤。其。是。外。邊。的。烏。龜。一。隻。隻。也。着。眼。睛。遙。望。不。敢。拾。取。碎。玻。璃。片。這。時。本。家。老。大。心。裏。雖。然。痛。得。難。熬。面。上。不。敢。不。做。作。捧。出。一。瓶。沒。有。開。的。白。蘭。地。陪。笑。說。道。酒。是。買。來。了。現。在。四。少。有。些。吃。醉。我。們。不。敢。再。給。四。少。喝。當。真。喝。醉。了。明。天。四。少。要。怪。怨。我。們。的。這。一。瓶。酒。還。是。藏。着。明。天。喝。吧。說。着。又。捧。了。進。去。雨。亭。含。糊。說。了。幾。句。辨。不。清。楚。的。話。便。將。一。桌。空。碗。狠。命。的。掀。翻。於。地。只。聽。咣。啷。的。一。聲。震。動。得。幾。扇。玻。璃。窗。都。瑟瑟。發。響。這。時。候。何。憐。青。等。一。批。朋。友。兒。不。是。事。偷。偷。地。溜。之。乎。也。雨。亭。一。個。人。唱。獨。脚。戲。似。的。只。管。在。廂。房。裏。耀。武。揚。威。老。大。那。時。免。不。得。走。出。來。扶。倚。着。雨。亭。睡。到。榻。上。雨。亭。只。不。肯。睡。下。奔。到。客。堂。裏。吵。着。要。回。去。老。大。同。一。個。小。大。姐。阿。翠。一。推。一。搯。的。要。留。住。他。雨。亭。在。天。井。裏。挖。了。一。回。喉。嚨。嘔。了。一。回。老。大。眼。睜。睜。地。望。着。都。是。勃。蘭。地。燒。鴨。油。鷄。炒。蝦。仁。溜。黃。魚。禁。不。住。又。是。一。陣。心。疼。猛。地。將。雨。亭。一。推。要。待。跌。他。一。個。狗。吃。矢。出。一。口。氣。誰。知。雨。亭。的。兩。隻。脚。竟。像。生。了。根。似。的。一。動。也。不。動。旋。轉。身。子。一。飛。脚。正。踢。在。老。大。性。部。上。老。大。痛。得。怪。叫。一。聲。喔。唷。捧。住。性。部。走。進。廂。房。雨。亭。東。倒。西。歪。的。吵。着。要。回。去。要。回。去。



那時門外忽地走進小阿因金媛同跟局的老三見了雨亭大家說四少怎樣我們出了兩個堂你就吃得這樣子醉了快快到榻床上睡去馬路上不好走的說着兩人把雨亭扶進廂房按納在榻床上睡下金媛又沖了一碗醬油湯給雨亭喝雨亭迷迷糊糊的睡去一覺醒來房間裏只是靜悄悄地惟有壁上時計的擺動聲音和隔壁小房間裏呼呼的鼾聲雨亭坐起身來輕着脚步走進小房間只見一張小床上惟有老三同小大姐阿翠睡着再到亭子裏裏揭開帳子一望金媛一個人縮在裏床雨亭正待睡上床去忽聽得小房間裏一聲咳嗽嚇了一跳雨亭好容易按納住了驚心揭開金媛半掩的一條華絲葛夾被見她穿着一件血牙色福晉綢小短衫盛仿的短褲絲襪脫在脚背上側着身體呼呼的酣睡雨亭繫不住心猿意馬伸手解除了金媛小短衫的鈕扣摩撫她的酥胸覺得有硬硬的兩個小塊又從脚管裏伸到至善之地正好像武鄉侯五月渡瀟又光緻又潤滑安祿山所稱贊的塞上酥那裏有這種滋味作者簡直沒有把甚麼東西來比擬說她是奉化水蜜桃吧還嫌水蜜桃上有一層細毛說她是……說不出了還請谷雨亭自己報紙上宣佈吧正是

胸前膩玉春初逗

眼底桃花酒正醜

不知那一晚谷雨亭如何舉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月影婆娑吳姬入侍

韓莊鏖戰名士捐軀

俗語說得好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月影閣金媛身上既然天生就有一條裂痕怎禁得住金蒼蠅似的谷雨亭要抱谷雨亭不抱之不已而且還儘力的鑽怎奈鑽之彌堅雨亭竟像隧人氏鑽木取火一般鑽之不已好容易豁然開朗落英繽紛平白地把一個女孩子改造了一個婦人人家替妓女梳櫛也得點一對大蠟燭雨亭算得吃精只燃燒着一根短蠟燭第二天早上還遺下一塊蠟燭油漬在被褥上有洋錢大一塊金媛恐怕落在本家老大眼裏急得沒法擺佈雨亭究竟是個老白相不慌不忙摸出一張五元鈔票對油漬上一貼說那就不要緊了當真小大姐阿翠來舖床時揭起鈔票見了油漬嫣然一笑默默地把被單塞到鉛桶裏洗去金媛心中一塊石才始落下晚上八九點鐘雨亭又在嶺南樓何憐青席上叫金媛的局兩人唧唧噥噥的直到呷咖啡金媛本來是小孩子脾氣人家說有奶便是娘她簡直有鳥便是夫經不起雨亭一

片。溫。言。軟。語。說。得。心。中。熱。辣。辣。地。隨。便。什。麼。都。肯。依。從。雨。亭。卽。便。行。使。他。的。非。常。手。段。當。下。散。席。之。後。便。把。跟。局。的。老。三。打。發。着。先。回。去。了。引。金。媛。到。一。家。大。旅。社。中。把。她。關。在。房。間。裏。住。了。個。整。夜。第。二。天。請。出。一。位。平。日。相。與。的。白。相。人。金。老。二。到。月。影。閣。房。間。裏。同。本。家。老。大。談。判。老。大。當。晚。不。見。金。媛。回。來。正。急。得。熱。鍋。子。上。螞。蟻。似。的。聽。得。這。個。消。息。放。下。一。半。心。便。道。這。小。阿。因。我。是。不。關。的。她。有。生。身。娘。在。上。海。她。生。身。娘。當。初。沒。有。錢。用。把。她。押。在。我。這。裏。只。有。四。百。塊。錢。四。少。既。然。要。她。只。消。同。她。生。身。娘。商。量。去。金。老。二。是。吃。甚。麼。飯。的。人。正。是。眼。睛。裏。放。出。箭。來。眉。毛。裏。透。出。火。來。怎。讓。你。推。三。阻。四。說。出。半。個。不。字。當。下。聲。色。俱。厲。的。道。老。大。你。識。相。一。點。我。只。認。識。你。本。家。不。認。識。她。娘。不。娘。你。同。她。娘。說。去。肯。不。肯。不。肯。嚇！對。你。們。不。起。不。但。把。她。送。進。濟。良。所。還。得。請。你。們。新。衙。門。吃。官。司。打。屁。股……老。大。眉。頭。蹙。在。一。起。慘。然。說。道。人。是。她。娘。的。人。叫。我。怎。好。做。主。意。况。且。我。們。吃。這。碗。飯。工。部。局。裏。也。有。照。會。收。我。們。花。捐。的。怎。好。碰。碰。請。我。們。吃。官。司……老。二。覺。得。這。幾。句。話。凶。得。來。了。不。把。個。鯉。魚。罩。住。她。自。己。要。給。她。扳。倒。了。於。是。站。起。身。來。從。壁。上。取。下。一。張。照。會。望。了。一。眼。問。道。就。是。這。張。照。片。上。的。先。生。嗎。老。

大道不是她。這是老三捐照會時候。因為金媛年紀小。老三去捐的。老二道金媛今年幾歲。老二道年紀是十六歲了。生得素小。工部局裏不相信她十六歲。我就叫老三捐了。兩人一同出堂唱。也不分甚麼。先生阿姐。老二得了要領。仍將照會掛好。和老大相對坐下。問道。老三呢。老大道。老三堂唱去了。老二道。那麼等老三一個人出堂唱。就是何必。一定要這樣。小巴戲跟在後頭呢。老大道。那里使得。老三不會唱曲子。台面上要金媛唱曲子的。老二登時翻轉面孔。道。工部局不准她唱曲子。你曉得嗎。不但。不准她唱曲子。並且不准你留她在這里。你懂不懂。老大聽說。呆呆地眼睛睜得白果似的一煞也不煞。老二又道。老大。你也是老吃堂子飯了。捐不上照會的小先生。好留在家裏。叫她出堂唱的嗎。你說她今年十六歲。她剛才自己對我說十五歲。屬羊的……

老大登時面色急得慘白。老二站起身來。要跑。老大哀求似的說道。這件事總要請金老爺幫幫忙。最好放了她回來。讓我同她娘講明白了。正式嫁給四少。大家客客氣氣。將來也好來來。往往。老二道。閑話少說。你今天同她娘說去。肯就送她四百塊錢。算補償。還你的押款。這是不好使。你落空的。如其不肯。同到新衙門見面吧。老大又帶哭帶

訴的道我立刻商量去請金老爺明天聽我回音老二道我也不來聽你回音明天差夥計送四百塊錢來換一張身契你們識相一點受了錢出了身契不識相四百塊錢仍給夥計帶轉就是說着一溜烟走了第二天晚上金老二當真向谷雨亭取了四百塊錢託夥計送到老大那里換了一張金媛的身契回來交給谷雨亭谷雨亭喜不自勝便將旅館裏藏下的金媛帶回家中叫她叩見夫人更衣入侍充當小星金媛也就死心塌地嫁狗逐狗只落得海上一批小報文豪爭傳其事說谷雨亭良緣巧合佳耦天成谷雨亭也自鳴不凡得意非常書中暫且按下再說何憐青當真把那個江湖醫生孫玉芙敲了三百塊錢便天天去幹那韓莊一炮的工作可是戰地的炮放空了還好加添子彈火藥他在韓莊放空了炮沒有裝處子彈火藥所以不久就懨懨床第一病不起他到了這時候才覺得自己精神的可貴精神一變了炮灰就不能夠再向老三老四身上去挖出來的了又不能殼像股份公司一般召集股東添加資本到那時候只有支離病榻日重一日醫生張叔傑慕他文名不要他一個醫藥費每天替他診治只不見有起色夫人言氏品性賢淑不時坐在床前慰問兒女有七八人都擠在房

問裏嗷嗷待哺。憐青本來家計寒微。並且中年飽經憂患。在場面上跑跑。又不得擺起架子。車夫娘姨。雇用了一大淘。平日裏賣賣文章。小說。要養活這一大淘人口。也非易事。那裏有閑錢積蓄。所以不待身後。已是蕭條一室。當時有幾位朋友去探他病狀。聽他慘然的說道。文章充不得肚中飢。我此番不病死。也將窮死。諸位老友可有甚麼法子替我想想。無如他幾位朋友。都是把文章在那里充飢。誰有閑錢接濟他。他上了床。一個多月。眼見妻啼子哭。真像人間的地獄一般。他躺在床上。除悠悠地嘆息以外。只望着帳頂看影戲。這影戲的脚本。原來是自己編的一幕。一幕現在眼前。都包含着傷心的血淚。也有生離。也有死別。真能使憐青看了肝摧腸斷。憐青只見第一幕。好像在西子湖邊。有一對夫妻。十分愛好。數年之間。生下一大淘兒女。個個都聰明活潑。玉雪可愛。不料中途來了個市井土豪。勾引了他的夫人去。他又羞又恨。正待報復。夫人忽然回來了。夫人一回到家裏。他心中就安慰了許多。誰料夫人無端羨慕虛榮。變起心來。要求離異。離婚是極慘痛的事。夫人要離他。就不得不離。當分離的那時。夫婦兩人相抱而哭。七八個小孩子。大的不過十來歲。小的還睡在搖籃裏。那時都哭得淒淒切切。



切。大。一。點。的。孩。子。抱。住。母。親。的。腿。小。一。點。的。孩。子。牽。住。母。親。的。衣。還。有。搖。籃。裏。的。孩。子。哭。吵。着。要。吃。奶。竟。咬。住。了。母。親。的。奶。子。不。放。她。硬。拉。掉。了。孩。子。口。中。的。奶。頭。扣。好。衣服。要。跑。大。的。孩。子。又。從。母。親。包。裏。裏。抽。出。一。張。結。婚。照。相。來。說。這。是。爹。爹。媽。媽。做。親。的。照。片。姆。媽。今。天。去。了。不。再。回。來。將。來。小。的。弟。弟。大。起。來。時。要。不。認。識。姆。媽。的。請。姆。媽。留。下。吧。將。來。讓。我。們。指。給。小。的。弟。弟。看。使。他。也。認。識。姆。媽。她。聽。到。孩。子。這。幾。句。話。一。隻。已。伸。出。要。奪。回。照。片。的。手。也。軟。了。下。來。那。四。歲。的。小。兒。還。拉。住。母。親。垂。下。的。手。說。姆。媽。你。早。些。回。來。陪。寶。寶。睡。覺。寶。寶。要。睡。在。姆。媽。懷。裏。的。她。咬。緊。牙。關。把。手。一。縮。說。道。兒。呀。母。親。從。此。不。回。來。了。將。來。另。有。新。姆。媽。來。陪。你。們。睡。覺。了。……有。三。四。個。小。孩。一。齊。嚷。着。道。不。要。不。要。我。要。親。姆。媽。的。她。對。坐。在。椅。子。裏。淌。淚。的。丈。夫。望。了。一。眼。說。那。麼。我。們。再。會。吧。說。着。一。步。步。挨。下。樓。梯。一。羣。小。孩。子。也。有。在。搖。籃。裏。哭。的。也。有。躺。在。樓。板。上。哭。的。也。有。跟。下。樓。梯。一。壁。走。一。壁。哭。的。她。走。到。客。堂。間。裏。瞥。見。兩。個。娘。姨。了。頭。那。在。那。里。揩。眼。淚。她。叫。喚。着。道。新。來。的。你。照。料。好。小。因。等。我。出。了。門。把。門。拴。上。別。讓。他。們。跟。出。來。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娘。姨。悽。然。說。道。好。少。奶。不。要。一。時。發。火。請。你。看。這。一。大。淘。親。骨。肉。面。上。

不要出門吧。她道：新來的你懂甚麼？我跟他十年，苦也夠吃了，氣也夠受了，再掙扎不住，還是我來讓他吧，免得做他眼中釘……老娘姨道：那末好少奶一走，家裏叫少爺怎生擺佈呢？先不先一大羣小孩子夜裏叫他們怎樣安睡？你少奶一走，他們不知要怎生哭吵，咧她默默地嘆氣，接着說道：我譬如閻羅王牽記兩脚一伸，掉他們如今實在管不得他們了，好在少爺年紀輕，就好討的小孩子，不會得沒有娘，叫新來的我去了，請你帶隻眼睛吧，說畢，一路走出大門，一羣小孩子爭先恐後的跟出門來，給老娘姨拉拉扯扯都捉進了門，把門拴上了，她呆呆地站在門首，側着耳朵聽那哭聲，越哭越悽咽，忍不住又滴下了好幾點眼淚，一步挨步的離開家門，哭聲也漸漸遠了……

……這裏一羣沒娘的小孩子，哭了一陣亂鬧鬧的，趕上樓去圍住了，爺問媽媽幾時回來，他只有簌簌地落淚，那里回答得出甚麼話，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他一個個替他們脫了衣服，睡上床去，可是大的哭了，接着小的哭，小的睡夢裏要媽媽領撒尿，搖籃裏的更要吃奶，這一晚上他只有把抽抽噎噎的泣聲，陪伴着八個孩子，做八個孩子的催眠歌……

……憐青睡在床上，眼睜睜地看完這一幅電影，心痛得像千鍼猛刺，只有兩

臂。隨。着。床。沿。鳴。鳴。地。痛。哭。哭。了。一。回。又。見。開。映。一。片。好。像。便。是。這。個。中。年。男。子。又。在。西。湖。上。黃。妃。塔。下。同。一。個。妙。曼。如。天。人。的。少。女。定。情。那。時。候。正。是。初。夏。的。垂。晚。那。男。子。同。少。女。兩。人。靜。悄。悄。地。並。肩。坐。在。幾。棵。常。綠。葉。的。樹。底。下。喁。喁。情。語。聽。他。們。情。話。的。只。有。一。羣。小。麻。雀。從。枝。頭。跳。到。地。上。再。從。地。上。飛。到。枝。頭。聽。得。非。常。愉。快。兩。人。講。得。出。神。那。靜。寺。裏。鏗！鏗！的。晚。鐘。也。好。像。沒。有。聽。得。直。到。新。月。上。升。才。慢。慢。地。走。下。山。來。坐。到。艇。子。裏。去。在。一。片。波。平。如。鏡。的。西。湖。裏。繼。續。着。他。們。的。情。話。拂。拂。的。晚。風。把。那。少。女。的。頭。髮。吹。得。凌。亂。臉。上。的。粉。香。口。上。的。脂。香。都。吹。進。那。男。子。的。鼻。孔。這。時。候。那。男。子。算。得。心。脾。皆。甜。快。樂。到。極。點。……憐。青。在。床。上。見。了。也。不。覺。微。微。含。笑。可。是。一。剎。那。間。影。片。又。換。了。那。男。子。忽。又。坐。在。床。沿。上。同。那。少。女。訣。別。少。女。面。孔。慘。白。得。像。一。張。紙。身。體。像。一。架。醫。院。裏。的。骨。格。標。本。口。音。低。微。得。像。蚊。子。叫。那。男。子。還。拉。住。她。的。手。問。道。我。愛。你。心。裏。究。竟。怎。樣。那。少。女。搖。着。頭。說。好。人。我。要。離。開。你。了。我。離。開。你。以。後。切。不。要。爲。了。我。不。娶。過。鰥。夫。的。生。活。總。得。爲。了。我。去。愛。別。的。女。人。說。着。縮。回。手。去。從。枕。邊。摸。出。一。隻。金。錶。來。授。給。那。男。子。說。這。裏。面。有。我。一。張。小。照。你。可。以。藏。起。來。將。來。贈。給。你。心。愛。的。人。表。

明。我。和。你。一。樣。愛。她。的。意。思。此。外。我。的。衣。服。我。死。之。後。請。你。一。起。燒。掉。免。得。將。來。你。的。愛。人。穿。了。你。見。了。她。當。她。是。我。和。你。愛。好。的。故。事。和。舊。話。以。後。請。你。淡。忘。了。切。不。可。放。在。心。上。時。常。想。起。你。自。己。要。傷。身。體。的。還。不。要。講。給。將。來。的。愛。人。聽。恐。怕。她。因。爲。你。的。話。生。出。差。別。的。心。說。你。愛。她。不。及。愛。我。說。畢。就。將。金。錶。授。給。男。子。男。子。接。了。那。少。女。又。拉。着。男。子。的。手。拉。到。唇。邊。吻。了。一。吻。眼。眶。子。裏。溢。出。兩。滴。眼。淚。來。就。此。一。暝。不。視。那。男。子。氣。喘。咻。咻。的。叫。她。她。已。一。句。話。都。沒。有。了。……憐。青。看。到。這。里。也。已。肝。腸。寸。斷。眼。淚。直。瀉。到。枕。函。旁。邊。哭。了。好。久。一。回。再。望。着。帳。頂。時。都。是。斷。斷。續。續。零。零。碎。碎。的。影。片。也。都。覺。得。哀。感。頑。艷。慘。目。傷。心。可。是。平。常。的。影。片。開。映。時。候。只。有。影。象。沒。有。聲。浪。他。眼。見。着。悲。苦。的。影。象。還。好。像。耳。聽。得。悽。慘。的。聲。浪。只。覺。萬。分。難。受。要。待。閉。目。不。看。又。不。由。你。不。看。這。時。候。心。中。的。難。過。真。是。沒。有。再。難。過。的。了。所。以。一。個。人。一。生。所。受。的。哀。樂。當。身。歷。其。境。的。時。候。一。事。一。事。慢。慢。地。過。去。倒。也。不。過。如。此。最。怕。躺。在。床。上。臨。死。的。時。候。一。幅。可。惡。的。帳。頂。定。要。開。映。影。片。給。你。看。一。生。環。境。好。的。人。自。然。抱。着。樂。觀。環。境。不。好。的。人。那。就。糟。了。更。進。一。層。說。一。個。人。在。世。界。上。行。善。作。惡。只。爭。着。這。時。候。看。幾。張。影。片。

天堂地獄的表演都在這幾張影片上面……當下何憐青正在出神忽地門外走進一個人來憐青側轉頭看時正是替自己診病的醫生張叔傑張叔傑是個熱心君子見憐青的病勢沒有起色只以爲自己的本領還沒有到家一心一想的替憐青治療當下將一個皮包對桌子上擱走近床前替憐青診了脈問了幾句話又從皮包裏取出聽肺部的聽筒來按在憐青胸前側着耳朵聽了一回然後走到桌前坐下開方那時候憐青的夫人言氏同幾個大一點的孩子都來向叔傑問病叔傑好言安慰了一番言氏愁眉苦臉的坐在床沿上眼望着丈夫落淚忽又聽得房外娘姨叫着少奶奶桶裏米沒有了快給錢我量去言氏免不得又走出房門憐青忽地坐起身來揮着手叫幾個小兒走出房去小兒還道父親要出恭一闕的出房喚母親來扶倩誰知憐青掙扎起床走到醫生張叔傑面前猛地跪將下去叩頭求救叔傑驚慌得拋掉自來水筆扶起憐青來道甚麼！甚麼！憐青淚如雨下道張先生總要請你救救我呢叔傑道我……我……我是在那里替你治病呀你快睡去別這樣子說着扶他到床上睡下憐青聲淚俱下的說道張先生我的病我到不在心上死就死了值得甚麼可憐

我一家嗷嗷待哺的妻子兒女行將活活餓死了叫我怎生忍心得下不瞞張先生說前天已絕糧過一日今天又聽說米吃盡了家裏一個錢沒有衣服首飾都當光了朋友一個都不來望我內子出門又不認識道路這不是使我處於絕境麼我病死還在其次他們餓死怕卽在目前總得請張先生救命……叔傑聽得呆住了說足下的處境原來如此只是我見足下府上還有車夫娘姨不下四五人這筆開費未免太大了足下也得經濟一點……憐青又喘着氣說道張先生那里知道這一批人我都欠他們的錢不但欠他們工資還借他們三塊五塊的積蓄甚至於借他們身上穿的衣服當了還沒有贖回他們叫我怎生打發開他們呢咳！張先生我窮到這個地步怕你不相信了不但你不相信連我自己都不相信了張先生你不相信時不妨拉個娘姨來問問你就相信了張叔傑聽說搖頭嘆息嘆息了一回說道憐青兄你且安心靜養等我替你在外邊設法暫時總有法想濟你的急憐青感激不盡謝了又謝叔傑重又拾起自來水筆颯颯地開好藥方辭了病人走回家裏湊了兩百塊錢自己送到憐青家裏給憐青使用憐青這一喜喜得病去了大半先將娘姨車夫的钱還清了各打發



他們回去自己靜心調養無如病根已深本元虧耗雖有盧扁無能爲力不到一個月就此嗚呼哀哉遺下一妻八子十分悲苦憐青一批朋友聽得憐青死耗忽又大家一窠蜂的熱心起來替憐青發起一個甚麼遺孤救濟會因爲憐青生前有點文名甚麼「韓莊一炮記」等妙文都能夠引起一批喜歡上韓莊的人同情心所以這一批人大家不免免死狐悲的掏出幾個錢來救濟憐青的遺孤憐青一靈不泯鄴都日報上說不定還要刊着兩行鳴謝咧閑言休表再說谷雨亭有一天手執捐簿勸那蔡一鈞張一超等各出幾個遺孤救濟費大家冷冷的道此例不可開一則我們窮朋友多窮朋友將來大家要死的大家都有遺孤我們救不勝救二則現在我們救濟憐青看在一批窮朋友眼裏他們便以爲文人的孤寡橫豎死掉有人救濟的生前不消積蓄得袋裏有錢不妨到韓莊去多開幾炮這不是由我們害了他麼更有一層在足下一妻一妾家計充裕不妨揮金救濟我們賣文度日一家五口啼飢呼寒和已死的何憐青有甚麼兩樣足下對待朋友應當一視同仁憐青應該救濟我等也應該救濟那麼請足下把救濟我們的錢一起救濟了憐青吧就算劃帳我們死後免你再救濟就是雨

亭聽說呆呆地沒有口開。蔡一鈞等也就不理睬。雨亭一闕的蕩馬路去蕩到那個女相士藕花家裏擠在一塊兒打情罵俏膩了一陣。張一超要藕花相面。藕花頸子一扭道：冤家我替你相過好幾回了。你只是要我相相得出甚麼東西來呢。一超道：規規矩矩替我相相面部的氣色怎樣。藕花擠着眼睛對一超臉上望了一眼說道：財氣旺旺不久就要做富翁了。一超吓了一口道：銅錢銀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真不希罕咧。我只巴望在上海地方出出風頭要人人曉得我。張一超的名字藕花道那是很容易的。你要名氣響人家都認識你。你把你的小照寫上姓名懸掛到人多的地方去。像甚麼火車站售票處巡捕房門口。那不是大家都見到你認識你了嗎。一超將藕花肩上攏了一把道：你當我甚麼你真當我一個扒弄了藕花道：只要人家都認識你扒弄也是好的。說着笑了一回。蔡一鈞道的確我們一批文人在上海一時出不來風頭倒也是一件困難的事。自己把自己的姓名發廣告吧。倒要化一筆廣告費。覺得太不經濟。自己在各小報宣傳吧。一時又沒有題目好借。并且各報都不肯替我宣傳。我也奈何他們不得。我想到苦處恨不得天天晚上去跳黃浦。天天等救生船上救我起來。那時

候各大報記者不是天天要在新聞欄內替我宣傳嗎……一超聽得拍手贊成說這  
個計劃再好沒有老哥不妨實行啊一鈞道我只因爲不善泅水生怕弄假成真淹死  
了。又要害朋友出遺孤救濟費一超道淹死了不是風頭益發出得足嗎各報不但用  
文字替你宣傳也許要登你的照相咧一鈞道這種死人風頭也沒有甚麼榮耀了一  
超道那麼這樣吧我們自己造個謠言說文學大家某人昨晚在某地方遇暴搶去  
金鋼鑽戒指一隻值洋三千元剝去衣服一身值洋數百元現已報告捕房緝拿……  
這樣子的新聞各報記者也許肯發下登出來時不是同化錢登廣告一色一樣麼一  
鈞道好是好的可惜早有人實行過了各報記者上了一回當再不相信一超呆呆地  
出神藕花在旁插嘴道你們賣文要宣傳講出風頭我們吃這碗飯也是這樣不宣傳  
風頭不出就沒有人請教最好不論大報小報姓名常常在報上披露出來說好說歹  
不在乎此多少有點效力可惜各報記者見了我都搖頭呷舌絲毫不肯替我宣傳我  
恨透了前天捏造一則新聞說我在大西路碰見幾個丘八給他們剝得赤條條輪姦  
輪姦了有三個多鐘頭後來虧得過路人見了送我回來這一則新聞當真披露了出

來生意好了幾天。可是到現在又過性了。再沒有比丘八輪姦的事。觸目驚心的。一釣一超聽說大家驚嘆了一回。說這個法子想得好極了。可惜已給你用去。否則我們一定要搶着實行。說大文豪某某無端給紅頭阿三輪姦。後庭身受重創。不省人事。現在某某醫院治療。這一則有價值的新聞。如其各報記者再不替我們宣傳。我們真好跳得黃浦的了。藕花笑了一陣。當下要留兩人吃夜飯。一超說密司藕不用客氣。今天我們都有應酬。桂花舞臺新到戲子白芍藥。在倚虹樓宴請新聞界。我們因為從前曾經辦過幾期豆腐干報名單。上也有名字。雖沒有接到請客票。親身光降。主人不敢不招待。我們落得去叨擾一頓大菜。藕花道那末席面上請你們二位替我廣為宣傳。宣傳的訣竅好在你們懂得不用我吩咐。兩人都道曉得。曉得又坐了一回。匆匆出門。徑往倚虹樓赴宴。當在樓下一望時鐘。只有五點半。心想。得未免太早。這時別的客人一定還沒有到。我們這樣趕早不要給主人當餓鬼。道出來的嗎。一壁想。一壁挨步上樓。瞥見樓梯頭上兩個人陪笑招待。面上不禁紅一陣熱一陣。跟着兩人走進大菜間。一望客已到齊。才始放下心。又見人頭擠擠不止。一二百人。大家坐在席上等吃。也有

把大菜刀敲着盆子敲出七五三的花樣也有把一塊茶布在手中摺疊摺疊出小囡撒尿的樣子一鈞同一超尋到空位挨身坐下眼望幾隻蛋糕盆子都已雪白耀眼知道他們到得已久當下將茶布扣在身上專等菜到約莫等下有一個鐘頭才見西崽有氣沒力的送上兩塊土司一客鷄絲鷓鴣湯張一超不問情由將兩個滴溜滾圓的鷓鴣蛋同時送進血盆似的口中活活圖圖嚥下一個一個還在口中打翻身忽地背後伸過一雙又白又嫩又香又暖的纖掌來猛向兩耳臉頰上左右兩弓的打下只聽劈劈拍拍一陣清脆的聲浪打得張一超頭昏眼暗喉嚨都喊不出口正是

人間地獄憑誰說 頰上清聲爲底來

不知打一超的那人的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計設連環佳人飛玉掌 券分真假市儈喪金錢

張一超回頭見是女相士藕花驚得呆了只道咦！你爲甚麼要打我耳光我自問沒有待虧你你在大庭廣衆監着千人百眼出我的醜太不應該藕花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氣憤憤地說道我自理性打你你是海上大名鼎鼎數一數二的文豪張一超誰

也敢於碰你一碰。今天我女相士藕花偏生要泰山頂上動你的土。你文章小說做得花團錦簇的好。我也知道的爲甚麼要在豆腐干報上罵人罵別的張三李四不干我事。你爲何要罵我女相士藕花。你罵張作霖你罵張宗昌他們都不敢同你說話。你胆子索性大起來。敢於罵起我女相士藕花來了。我女相士藕花也不是個怕事的人。藕花怕事也不做女相士了。老實不客氣我藕花已做下五年女相士了。也沒有一個人敢來罵我一句。你大文豪張一超胆子有幾個。竟敢罵我藕花女相士……張一超覺得百節百骨都給藕花罵得十分鬆爽。雙手捧着臉一語不發。惟恐她不罵……藕花接着罵道。大文豪張一超我請問你。你爲甚麼要在豆腐干報上罵我藕花女相士。在歐東旅館閉門看相。老實不客氣我藕花閉門看相。是看慣的上海一等一的大人物。紳士軍閥富商豪賈誰沒有請教我。閉過門看過相。誰說我看的相不准。要你張一超空口白舌說我怎樣怎樣。我怎樣怎樣。你張一超又沒有做過旅館裏的絲棉被褥鐵絲床墊。你怎麼知道。你只在報上胡說亂道的造我謠言。你自己想想造我藕花的謠言該打不該打。我藕花女相士今天還輕打你的咧。你下回再敢造我藕花女相士的



謠言看我藕花女相士不來抽你大文豪張一超的皮剝你大文豪張一超的筋……張一超聽到這里一個小身體真像剝了皮抽了筋一樣舒服可是滿座賓客眼見這樣一位宜嗔宜喜的美人吹氣如蘭的罵不由得大家有些坐立不安起來一圍的圍住藕花拉拉扯扯勸解她回去好容易勸解得藕花回嗔作喜走出大菜間於是這一餐大菜自從鷄絲鴿湯吃到咖啡水果賓客都在那里談論藕花藕花長藕花短滔滔不絕直到主人鞠躬送客一大羣賓客出了倚虹樓的門三三兩兩到藕花寓裏安慰藕花順便請她相面也有趁着酒興開了房間寫請客票去招藕花來相面這一晚上藕花忙得個不亦樂乎第二天上海各報都不約而同的登載『藕花女相士擲文豪張一超頰』的新聞標題都用木戳刻着文字寫得淋漓盡致詳細靡遺張一超同藕花見了都喜出望外一超晚上拉了一釣去見藕花對藕花長跽不起說小子今日的盛名實受我愛的賞賜我愛想得出這樣一個宣傳方法真使小子佩服得五體投地古人說『殺身成仁』小子沒有殺身只辱了一回身便能夠成名真是異數『辱身成名』的恩典將來不知怎生報答咧藕花嫣然一笑道這也是利益均霑的事何足

掛齒一鈞在旁埋怨藕花道你真不講交情我當時只坐在一超旁邊你也該順手牽羊賞賜我幾下耳括子那不是一舉三得麼現在你們兩人的大名各報都競載着我就沒有人提及使我要氣不要氣一超道老哥有志竟成再等機會吧一鈞總有些快不快當下一超便約藕花上新利查吃大菜報效她一摺之恩藕花也不辭說你們先去待我到東歐旅館相了幾個面馬上就來一超便拉了一鈞同上新利查在十號房間坐下一超坐了主位只點了三客公司菜吩咐先來兩客西崽一聲答應便一道的送將上來誰知直吃到布丁藕花才到說今天的生意擁擠不開了對不起二位我大菜來不及吃吃一客香腸飯就算了吧一超連忙招呼西崽送來這時隔壁九號房間內有人在那里探望見一超同藕花在一塊兒吃喝很覺詫異認爲報紙記載不實一超等藕花吃罷香腸飯會過賬便簇擁下樓這里九號房間客人不是別的便就是馬空冀等一批朋友空冀因爲前次趙鳳梧來時沒有約到柳一佛吃飯現在一佛到了上海空冀約他到新利查叙叙席上一佛之外還有尤璧如言復生復生又叫了艷秋老七的堂唱一佛年紀老了龍鍾得多可是精神依然飽滿不減他談笑生風的

態度空冀道老伯此番回府了多少日子一佛說有到兩個多月空冀道趙鳳梧曾到上海來過我第一次約他悅賓樓吃飯沒有來第二次也在這裡吃的飯我到府上請老伯老伯還沒有來中使我們十分掃興一佛笑了一笑問起沈衣雲那裏去了空冀說在家鄉澄涇一佛道近況怎樣空冀說還好聽說不久要結婚了到那時候定要請老伯吃喜酒咧一佛又笑了一笑復生問一佛道老伯今年多少高壽一佛道六十三歲復生道花甲以外的人這般清健不容易的了記得十年前同老伯在新益公司遊戲場開花選那時的興致真好饒牧牛專喜歡唱小調說開篇老伯專喜歡講笑話做打油詩甚麼剃頭詩大鼻子詩我還記得起咧唉！曾有幾時少者壯壯者老光陰真快一佛道你還沒有說完老者還要死咧像我這麼年紀怕不久人世的了只因自己會得尋開心所以還沒有趕上這條路復生道老伯近來打油詩做過沒有一佛道好久沒做了空冀說那麼請老伯講一則笑話吧一佛道笑話新鮮的也少待我想定了講給你們聽復生拉着老七道你慢慢回去聽柳老爺講笑話老七屏息靜聽坐下一眼不煞的望着一佛一佛對老七面上相了一相笑着說道有了有了這個笑話真是

現成笑話。老七道：「柳老爺，你不要講我呵！一佛笑道：「你不許我講，我偏生要講。你老七發急道：「柳老爺講我我不來哉！一佛道：「不講你不講，你講我講。個轉灣笑話，這個笑話要轉了灣才始發笑。的老七道：「好好你講呢？你講呢？一佛吸了一口香烟，徐徐說道：「有一處地方新到一個醫生，這個醫生好生作怪，他掛的一扇招牌，上面寫着『專治一切未來內外各科疾病』。人家見了，都不懂他甚麼意思。有一天來了一個病客，這個病客也是生下很作怪，的病，他小便上無端給鼠子咬了一口，在那里發腫，也不是甚麼魚口，也不是甚麼便毒，請別的醫生看了，好多回總當他花柳症治，不見效。因此慕名到怪醫生那里來求治。誰知那怪醫生本領真大，只問了個大略情形，也不看也不摸，給他一個膏藥，他接了膏藥，問那醫生道：「可是粘在傷處的？醫生搖頭不迭說：「不是。這膏藥你拿回去粘在你夫人頸子裏，千萬不可疏忽。病客十分詫異，說我患的病關我夫夫甚事？這膏藥怎麼要粘在夫人頸子裏呢？笑話。醫生道：「不錯，的，你只消囑咐夫人，你夫人自然懂得。這個道理，病客好生疑惑。姑且把一個膏藥帶回家裏，如此這般的講給夫人聽。夫人拍着手掌道：「對啊！這個醫生真是仙人下凡，一點不

錯。膏。藥。要。粘。在。我。頭。頸。裏。的。她。丈。夫。弄。得。莫。名。其。妙。起。來。說。道。膏。藥。粘。在。你。頭。頸。裏。我。那。毛。病。怎。會。得。好。呢。夫。人。笑。道。原。不。關。你。事。的。呀。他。不。是。說。專。治。未。來。疾。病。的。麼。你。的。疾。病。已。經。成。了。疾。病。他。就。沒。有。方。法。替。你。醫。治。他。現。在。只。替。我。醫。治。膏。藥。當。該。粘。在。我。頸。裏。她。丈。夫。道。你。有。甚。麼。疾。病。呢。夫。人。道。我。的。疾。病。還。沒。有。來。你。怎。麼。不。懂。事。的。俗。語。不。是。說。吃。了。鼠。子。咬。過。的。東。西。要。生。粟。子。瘰。的。（粟。子。瘰。卽。瘰。癧。）那。麼。我。頸。子。裏。應。當。預。先。粘。個。膏。藥。防。備。生。粟。子。瘰。她。丈。夫。聽。了。恍。然。大。悟。笑。得。打。跌。笑。了。一。回。說。這。個。醫。生。虧。他。想。得。出。真。是。未。卜。先。知。的。仙。人。了。……馬。空。冀。等。聽。說。也。笑。作。一。團。說。道。老。伯。這。個。笑。話。真。是。轉。灣。笑。話。弗。轉。灣。弗。笑。的。艷。秋。老。七。頸。裏。生。的。瘰。癧。還。沒。全。愈。當。下。一。手。捧。着。頸。子。說。道。柳。老。爺。仍。舊。說。的。是。我。啊。一。佛。只。管。張。着。口。笑。壁。如。道。我。們。見。到。老。七。頸。子。裏。的。瘰。癧。就。懷。疑。着。復。生。兄。的。那。話。兒。了。難。不。成。也。給。鼠。子。咬。過。了。的。麼。復。生。又。笑。了。起。來。向。老。七。說。道。上。回。我。給。膏。藥。你。只。不。肯。粘。可。是。現。在。吃。苦。頭。了。老。七。搯。了。復。生。一。把。手。背。空。冀。道。你。們。別。吵。聽。柳。老。爺。再。講。老。七。站。起。身。來。道。怕。又。要。說。笑。我。我。不。要。再。聽。堂。唱。去。了。各。位。吃。開。夜。飯。請。過。來。罷。說。着。翩。然。而。去。這。里。馬。空。冀。三。句。

不離本行的。又講起書局中一件趣事來。道現在上海四馬路一帶的書坊裏。出賣書籍。都要講究贈品。好像開彩一般。把彩物來引誘顧客。可是有幾家。還算誠實的。確有東西贈給顧客。有幾家。簡直是騙騙人。他騙人怎樣個騙法的呢。方法未嘗不巧妙。用一隻木箱。上面小小一個圓洞。只伸得進一隻手。箱裏面放下一千個小紙捲。像測字先生的字捲。一般大小。紙捲上面寫着一號到一千號。碼子蓋顆紅印。一號就算頭彩。一號到十號的贈品。價值都在百元左右。以下不過一袋牙粉。一本日記簿的東西。顧客化一塊錢。買一塊錢書籍。便有摸一個紙捲的權利。可是許多顧客。摸來摸去。只不過牙粉日記簿。一到十號的東西。留聲機風琴。自鳴鐘。一個月內。沒有人摸到。不用說。不放在木箱內。憑你呂純陽也摸不到。人家摸摸。不是要灰心的麼。他們書局裏。又想出方法來了。只把四五六七彩的紙捲。托自己有關係的熟人。拿了見顧客。人頭擁擠的當兒。他就將一個紙捲。夾在手心裏。伸進箱子。假意一摸摸出來。一看狂喜道。四彩四彩。那書局中人。便笑迷迷的。把一座價值四五十元的風琴。給他有意陪笑說道。足下好運氣。給你一摸。就摸到四彩。那人也裝出很得意的神情來。將風琴車回去。其



實。不。過。取。諸。中。府。藏。諸。外。府。一。般。眼。見。的。顧。客。們。那。里。知。道。大。家。艷。羨。不。置。書。局。中。店。夥。還。有。意。說。道。諸。君。快。摸。頭。二。三。彩。五。六。七。八。九。十。彩。都。在。箱。中。誰。有。福。氣。誰。摸。去。了。顧。客。聽。他。們。這。麼。說。法。信。以。爲。真。互。相。競。摸。摸。了。好。久。只。有。牙。粉。日。記。簿。其。他。就。沒。有。分。兒。這。樣。子。好。幾。日。見。生。意。清。淡。了。再。行。如。法。泡。製。只。是。頭。二。三。彩。無。論。如。何。只。說。存。在。箱。中。顧。客。連。幾。天。上。了。當。有。些。明。白。他。們。的。秘。密。了。其。中。有。個。工。於。心。計。的。人。便。想。出。個。方。法。來。對。付。那。家。書。局。他。在。摸。紙。捲。的。當。兒。多。摸。一。個。夾。在。手。心。裏。帶。回。家。中。仿。照。原。樣。做。了。三。張。還。刻。了。個。圖。章。刻。得。絲。毫。無。二。然。後。寫。着。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字。樣。用。圖。章。蓋。上。和。真。的。一。色。一。樣。然。後。夾。在。手。心。裏。往。那。家。書。局。中。買。了。一。塊。錢。書。伸。進。箱。子。摸。去。摸。的。當。兒。將。兩。張。二。三。彩。塞。在。角。子。裏。第。一。號。隨。手。帶。出。自。己。不。看。一。看。授。給。店。中。夥。計。看。夥。計。看。到。第。一。號。三。字。措。着。眼。睛。還。道。是。眼。花。仔。細。一。認。絲。毫。不。錯。不。覺。呆。住。了。一。響。不。響。那。人。笑。道。難。道。又。是。一。包。牙。粉。麼。夥。計。不。敢。答。應。授。給。老。闆。老。闆。究。竟。有。見。識。得。多。便。笑。盈。盈。的。道。老。兒。運。氣。真。好。頭。彩。竟。然。給。老。兒。摸。到。了。留。聲。機。一。隻。唱。片。一。打。請。老。兄。取。去。就。是。小。店。裏。說。一。劃。一。絲。毫。不。肯。欺。騙。主。顧。可。是。頭。彩。當。

真有的。那人也。不和老闆說話。搬了就走。老闆這時伏在櫃子上。好不心疼。然而打掉牙齒。只有向自肚裏嘸。怎好說半個假字。如其說這是假的。顧客誰不要動公憤。只道那請你給真的。我們看看。老闆不好說真的。沒有在箱內。所以那人得頭彩的成功。都在意計之中。那人得了頭彩之後。不肯就此。休托兩個朋友告知他們。二三號在那邊一角。你們趕快去摸。那兩個朋友當真依他吩咐。摸去。這時候老闆因為出了這個亂子。特別戒嚴。顧客伸手進摸去的當兒。都要驗過手心底。那兩個朋友袒袒然給老闆驗過。伸手到角裏一摸。第一摸。雖然摸不到。接連摸去。摸不滿十捲。第三號第二號先後摸到了。只驚得老闆目瞪口呆。眼見他們將兩座風琴槓去。一句話都說不出口。真好比啞子吃黃連。說不出苦處。老闆等他們走了。心中發急起來。恐怕箱裏還有不知多少頭二三彩。連忙宣佈定止。摸彩將彩箱槓到裏面去。檢驗一檢查。並沒有毛病。心中疑惑。那三個人竟是神仙第一人。也許夾在手心裏。那第二第三人。我清清爽爽見他們伸進手去。怎麼給他們找到第二第三號的呢。又從自己屨子裏取出頭二三彩紙捲來相對之下。圖章相符。字顆筆劃有些不同。雖說是他假造。只不懂他怎樣摸。

法獨自揣摩了一回。想不出原理。只有自認晦氣以後。也就不敢再弄狡獪。曉得世界上人狡獪的。還有狡獪正不能小覷一切……這件事。你們想有趣不有趣。那偽造紙捲的人。不能不算他心細如髮。匪夷所思。咧一佛復生等聽說都嘖嘖嘆賞。一佛道莊子黃雀捕蟬的譬喻。好像爲他們設的空冀說對啊。也好算得『作法自斃』。那偽造的人也好說他『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一佛又笑了一陣。那時大菜各已吃罷。空冀會過鈔相。率下樓。空冀替一佛雇了一乘街車。知照車夫送到東新橋裕德里。弄內一佛坐上街車。點首作別而去。空冀分別了復生。璧如也回轉家中安宿。第二日老友吳漁公來訪。漁公常熟人。一向在環球書局擔任編輯。思想靈敏。作事誠懇。品性也很端方正直。和一批洋場才子。涇渭不同。空冀和他認識了多年。只因彼此有職務碰面的機會很少。現在漁公已不在環球書局。辦九福藥局的汪初益先生。慕他文名。聘他做藥局經理。那九福藥局是汪初益一手創造的。局中製造一種藥品叫做『百齡機』。據說這種百齡機藥片。經許多中西醫士化驗過。其中含着充分的滋養料。功效能夠有病治病。無病補身。不論少年。中年。老年人服了。都有處益。自從發行以來。却也

風行全國功效卓著算得是中國最近新發明的一種良藥。吳漁公幫助汪初益推銷這一種百齡機的藥片煞費苦心一切廣告發行等事務都要他悉心處理那一天來望空冀也並沒有別種事情約空冀去參觀百齡大會當下空冀問漁公怎麼叫個百齡大會漁公道這個會倒也是上海空前未有的創舉因為我們公司裏發行百齡機自從發行到現在雖只有三四年三四年中已不知賣掉多少萬打現在我們要徵求一批常服百齡機的長者問他們服了這種藥片覺得身體究竟怎樣究竟有多少成效所以發起開一個百齡大會登報請常服百齡機的長者年在六十歲以上的人（年老取其不說誑話）出席到大千世界共和廳同他們討論一番徵求他們的意見現在報名出席的已有一百多人多半年在古稀鬚髮斑白的開會時候一定好看正是聚百老於一堂開千齡之大會老哥不可不來觀光這是不易容見到的空冀聽說果然好奇心發問漁公幾時開會漁公說便是今天下午一點鐘空冀問可要入場券的漁公道不消入場券我借你一張大千世界的長券就是說着便從袋裏摸出一張長券授給空冀空冀接了說下午一定到漁公便興辭而去空冀吃過飯匆匆徑到大

千。世。界。剛。敲。一。點。鐘。只。見。一。批。蒼。顏。白。髮。的。老。者。紛。紛。到。來。共。和。廳。上。陳。設。得。典。麗。堂。皇。百。十。位。老。翁。團。團。坐。下。空。冀。遙。望。着。只。見。有。長。髯。過。腹。的。有。面。色。通。紅。的。有。頭。髮。雪。白。的。有。笑。可。容。掬。的。各。人。扶。杖。攜。塵。從。容。談。笑。真。好。像。瑤。池。西。王。母。蟠。桃。果。熟。開。羣。仙。大。會。當。時。先。由。吳。漁。公。點。數。簽。名。簿。上。出。席。的。會。員。竟。有。一。百。另。四。人。年。歲。總。計。有。七。千。八。百。十。歲。好。算。得。千。載。一。時。的。盛。會。當。即。登。臺。報。告。開。會。宗。旨。并。歡。迎。的。盛。意。然。後。由。藥。劑。師。演。說。百。齡。機。藥。片。製。造。的。成。分。大。致。說。這。一。種。藥。片。其。中。包。含。着。多。量。的。『維他命』物質。這。一。種。物。質。在。西。洋。藥。物。學。上。公。認。爲。很。有。益。人。類。的。一。種。彷彿。是。五。穀。的。精。華。傳。佈。到。腸。胃。裏。清。補。不。膩。並。且。能。夠。幫。助。食。物。的。消。化。所。以。吃。了。這。一。種。藥。片。有。百。利。而。無。一。害。這。一。種。藥。片。在。我。們。中。國。好。說。是。近。世。紀。以。來。偉。大。的。發。明。今。天。在。座。諸。位。父。老。伯。叔。對。於。我。們。發。明。這。種。藥。片。諒。來。都。已。嘗。試。過。效。力。怎。樣。成。績。怎。樣。我。們。不。敢。自。誇。要。請。諸。位。公。開。討。論。詳。實。報。告。說。畢。下。臺。接。着。有。海。上。好。幾。位。著。名。醫。生。絡。繹。登。臺。演。說。大。致。報。告。化。驗。的。經。過。說。這。一。種。藥。片。經。我。們。許。多。醫。生。的。化。驗。絲。毫。沒。有。毒。質。吃。了。也。不。會。有。癮。這。可。以。保。證。的。接。着。有。一。位。九。十。八。歲。老。翁。登。臺。演。說。

精神矍鑠童顏鶴髮真像一位老壽星那人口音還很高朗說道鄙人服了百齡機差不多有兩足了每天總要服三次早上一次飯後一次晚上一次當初服了兩三個月不覺甚麼只覺飯量增加每餐增加到一淺碗並且很易消化大小便也覺得有了次序吃下一年之後又覺寒冬不怕冷走路不吃力晚上睡眠竟沒有一宵睡不穩到現在精神益發好了年紀這麼大終年一些沒有疾病好像三四十歲的那時相彷彿出門竟用不着鳩杖這都是實在的報告我所受百齡機的好處說畢走下臺來空冀見他舉步輕鬆毫不像九十八歲的人接着又有一位八十四歲的老翁演說道鄙人向來每年總要吃補藥不少膏滋藥人參還有醫生合的丸藥不下三四百塊錢假使不吃或者少吃一點一冬就不能起床十月裏起了西風總須要睡過十二月正月半邊才得起床自從這里有了百齡機出售我每天服三回一年化不滿一百塊錢竟抵得到三四百塊錢其他補藥因爲不喫其他補藥冬天不會得上床而且比較往年來得康健這是爲經濟起見很感激百齡機的說畢下臺以次絡續不絕的有人演說無非是含着感謝的意思空冀直看到垂晚散會才走出大千世界路上碰見尤璧如告



知情形說道我在上海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半見識過這種百老大會到也是眼睛嘗新我今天第一件佩服的就是一百多位老翁都能夠守時而到這是不容易的在這上面就可以見得古時候的人能守信約含有誠實不欺的心假使今天約下一百位少年都是二十來歲的人我可以決得定到兩三點鐘還到不齊風俗日薄一日人情日趨於不忠實在這上面就可以見得到我今天雖然無緣無故去參觀這一種集會心中却很有所感觸壁如聽說也以為是說世界越文明風俗人心越澆薄這是一定的道理此種敦厚的風尚中國將來怕不能再見了空冀聽說悲嘆了一回當下兩人回到介眉里大公書局空冀忽見沈衣雲從家鄉發來的信說別後時常臥病一個月中到有半個月上床心境十分不快樂回想到湘林前後的事真像做了兩回春夢不過一回兒夢境悠久一點一回兒夢境急促一點夢中悲哀沉痛的地方沒有甚麼兩樣真是值得痛哭流涕的兩回事好說無獨有偶使我畢生忘不了的但是現在又有人替我作媒詳情壁如兄大概已告知老哥目今事成不成還沒一定也許因此又要重尋春夢只是感想到我生有涯再遭不了恨縷情絲的磨折願老哥有以見教小弟

過得冬天也許再來海上……空冀見了給璧如看道你看衣雲又在那里發牢騷了。璧如讀了一遍說此公總是春夢婆一般的只說些不着落的話我真不懂他甚麼意思……空冀聽說也不在意了光陰如箭再快沒有眨眨眼又是一年春季二月初上空冀想要換換上海惡濁的空氣到杭州逛逛又因時光太早湖上還不十分好玩璧如說我們還是到蘇州住一夜再往鄧尉香雪海看梅花吧今年天氣晴朗氣候溫暖這時候香雪海的梅花一定盛開了空冀聽說十分贊成隔得一天便同璧如匆匆地到滬甯車站買票登車這一班是特別快車在車上不到兩點鐘已到了蘇州車站空冀璧如蘇州差不多是家鄉地方再熟沒有當下走出車站忽地圍上一批車夫驢夫來拉拉扯扯的把兩人扭作一團空冀把手中的克當孫行者金箍棒一般掄駛車夫驢夫見了嚇得一個都不敢近前璧如說此刻時光尙早好在我們沒有行李還是先叫車子到觀前逛一回然後到閭門住夜空冀說也好璧如當雇兩部街車那車夫見璧如上海打扮望着天討價說到觀前每輛五角小洋璧如還他五毛錢兩部那車夫只是搖頭空冀道你們眼睛張張開我等不是外路人也不是這里劉先生（劉先

生有足疾不能行走。故云。車夫聽得劉先生三字，知道空糞不是外路人，便說三毛錢一輛，最少的了。空糞壁如便跳上車子，誰知那車夫只拉到大路上，便同時停了下來。轉賣給另一車夫，只兩毛錢，叫空糞壁如坐到另一車上去。空糞覺得那車夫太取巧，不勞而獲一毛錢，情理不合，跳下車來，情願步行。壁如也以爲然，說我們剛到蘇州，就給車夫做豬仔，販笑話，不笑話說着。一路前走，那兩個車夫失跟，將上來，嗷嗷不休。空糞火發，掄起司的克來，要打壁如，勸住了，不睬他們。只管行走，那個車夫追趕不上。竟至於謾罵空糞。壁如也不和他們多拌，一路步行，到了齊門，再叫街車化兩毛錢到觀前，到觀前又聽得一片叫喚之聲，好像說妮子要嗎……妮子要嗎……一我的……一我的……空糞壁如不覺呆住了，正是。

吳中風月原無價 鄧尉梅花舊有名

不知那叫喚的是什麼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